

蕉風

PP69/12/86

*ISSN 0126/6608

月刊

一月號

*M\$1.50

Bulanan Chao Foon 399



編輯筆記

西洋文學劄記

古典文學

戲曲

一紙亂墨

電影

藝錄

人物言談

說書評書

天涯書

小說

散文

新葉篇

詩

文藝專題

廿八佳人——艾慧娜

鍾嶸其人及其《詩品》

散談戲

大理石譜成的長恨歌

與漿聲舫影裏的納金湖——北天竺快餐式之旅

到大馬出外景

參加電影會看好戲

最豐厚的色彩——雪裏花的繪畫世界

記一頓晚餐

純粹的自然——訪雪裏花

也談萍水相逢

書呆子的書

文學批評

心牆

創作

洪泉極短篇

季嫵

卡普晶娜・咖啡鄉愁的錯覺

鄉棄

家貧莫論親

風/玻璃球

冷霧翻飛

三哥

星雨/感恩節/聖誕櫥窗/聖誕樹/舊日曆/巴卡狄

聞笛

飛揚的髮

守夜

一陣雨

矛盾

小窗口

日子

花樹街道/遠行

難題/叛變

家室樂

城市流言/楓

編者 01

陳墨 02

郝毅民 04

邁克 12

完顏藉 15

公羽介 22

公羽介 24

簡真 25

韻兒 26

簡真 28

簡真 30

阿安 31

阿胡 31

蘇眉 32

洪泉 34

喬晚筠 38

喬晚筠 42

炎復陽 45

劉紹銘 46

羽歆 49

子桑鹿 50

無眉 52

邁克 54

阿細 56

林極 59

也流 59

李國七 59

李國七 60

蘇于則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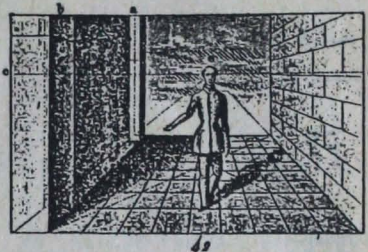
張寶瓊 60

林若隱 61

傳承得 62

方昂 63

王祖安 64



□本期《蕉風》完顏藉把我們帶領到印度的泰姬陵及納金湖去了。泰姬陵是印度莫臥兒王朝第五世雄主沙查汗為其寵妃蒙姬所建的陵墓。完顏藉把他們的戀情與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戀情相提並論，因此泰姬陵的展現，就成為了「大理石譜成的長恨歌。」至於「槳聲舫影裏的納金湖」，到底如何詩情畫意，要請讀者跟着完顏藉的文字重遊了。

□《蕉風》的專頁部份，除完顏藉的「一紙亂墨」外，其他的都不是專欄，但眼看現在的「電影」和「西洋文學割記」都由陳墨捉刀，「電影」從頭到尾由公羽介包辦。

公羽介倒寫得閒哉悠哉的，催多幾次就乖乖交稿，但陳墨因為還有許多雜務要忙，老早就喊救命，要我們邀多幾個人來輪流寫；這樣也比較好，多幾個人寫就多幾種風格，而我們其實很樂意把園地公開，接受任何人的來稿，讓大家都機會齊齊來寫。

□「散談戲」是邁克從香港寄過來的，原文分三期刊出，現在《蕉風》一期登完。希望沒有看過大戲的人也有耐心讀完這篇文章，因為寫得好。而邁克另外的六則散文，是陳強華轉來的，我們又原文照登。

邁克現在人在香港，文章散見香港各大雜誌。前天有小讀者欲寄賀年卡給邁克，居然找到蕉風社來，他們還記得邁克的生日日期。我寫信給邁克（邀稿，公事），他覆信說：難為你們還記得。呵天，幸好不只我們記得，還有別人還有別人也記得。

□雪裏花又聰明又有才氣，又紅又出名，她的畫可便宜，又不簽名又賣得出，多麼好——努力會帶來成果。我們希望見到更多的作家、畫家、陶藝家、藝術家在他們有生之年就紅透半邊天，讓世人只可羨慕他們，不准妒忌他們。

而雪裏花難得的是根本就沒架子，視一切名利為理所當然，

所以氣度格外從容大方，淡淡定談笑自若。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雪裏花照樣辛勤工作、作畫，活得愉愉快快，又平凡又不平凡。

□洪泉說近來很忙很忙，所以暫時只可以寫極短篇。

□商晚筠人在新加坡工作，但散文、小說照寫，我們會繼續刊登她的散文和小說。

□《蕉風》的詩頁越發好了，主要是寫的人越來越多，越寫越進步，我們越編越高興；這是很樂觀的想法，可以這麼樂觀得謝謝陳強華助一臂之力。希望寫的人也越寫越美妙、快樂，而讀的人可以越讀越起勁。

□炎復陽、羽歆、阿細、也流都是新人，表現不俗。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寫稿給《蕉風》，而那些有知名度的作家，還盼多多賜稿，這樣大伙兒打成一片，可大大的熱鬧一番。

*編者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葉國暢

出版、印刷：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malaysia.

編輯部：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tel: 7572455.



贈閱

二
八
佳
人

艾慧娜

D·H
LAWRENCE
The Lost Girl

艾慧娜醒來時，心中便有了主意：把握有生之日、搏鬥到底。

* 陳墨

艾慧娜，年二十八，未婚，見老家破落，爲自己茫茫的將來驚惶失措。她驚恐自己也同其他老女人一樣，像一朵未經攀折的花，逐漸可恥、醜惡地枯萎枝頭上。因此，她惶惶然想找個情人，結不結婚倒在其次。況且，她要的並不是淺嘗即止的婚姻。把婚姻比作波濤起伏的大海罷。一般涉水的人，將褲腳捲至膝部，僅拿腳趾在水裏濕一濕。艾慧娜卻像投奔大海的海神。誰願與這樣的危險人物常相守呢。

她看中有婦的粗漢，亞瑟。偏偏亞瑟不解風情，只顧賺錢。她把注意力轉到亞瑟的弟弟艾爾伯身上，卻很失望地發覺艾爾伯像一尾扁平的比目魚，看着他就和看着玻璃缸裏的魚沒兩樣。缸裏的魚游到她面前，瞪着她，張大咀巴說話，而她一個字也聽不見。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一個季節一個季節地過去。她忙着洗洗刷刷、團團轉地採購食品、上教堂唱聖詩、拜訪朋友、談笑玩樂，骨子裏頭儘是空虛，花容也逐日衰敗。她想工作，卻又驚覺，若毫無選擇的餘地，自食其力原來是件可怕的事。嫁給艾爾伯罷，總比出外工作來得強。一

想到她和他生下的小孩，也像一尾尾半冷血的小怪魚，她立即感到不寒而慄。

勞倫斯筆下的景物，妙趣橫生。替人裝修水管的亞瑟，坐在教堂裏以謹慎的目光打量艾慧娜，彷彿她是一管急需修理的煙囪，一面估計價值若干、划不划算。勞倫斯也很刻薄。艾慧娜見亞瑟爬在洗滌槽底下檢查水管，禁不住笑起來。她聯想到頭部鑽進狗舍內，屁股留在舍外的狗兒。艾慧娜的爸爸詹姆斯，和經理梅先生計劃辦戲院。兩人一同去找場所。衣衫襤褸、高瘦的詹姆斯，走起路來身體彎向前方，趕路趕得很急似的。胖而圓的梅先生，胸部搶在前面，頭往後仰，衣著整潔，像一種鳥。交談的時候，梅先生像一隻興緻勃勃的灰鳥，紅着臉仰頭專注地聽詹姆斯說話，偶爾拉拉詹姆斯外套上的翻領，徒想打插。而詹姆斯興奮地搖頭擺腦，不停地說，一邊繞着梅先生移動腳步。

梅先生獨自去探視場地的描寫，也十分生動。只見那個戲棚，又破又舊又髒，似乎不堪一擊，周圍長滿了高高的野草。梅先生蹲身探個究竟，用小刀這兒刺

刺那兒刮刮。村裏的警察，頭上頂着像奶壺那樣、高高的鋼盔，看見了。他悄悄地從腳踏車上下來，推着車偷偷地越過草地，站在梅先生背後，大聲的責問：「你在找甚麼？」嚇得梅先生幾乎中風。

戲院開辦不久，梅先生請一隊藝人來助陣。意大利人希西歐是其中一員。艾慧娜的情人終於有了着落，她迷戀美麗的希西歐。光顧戲院的人，都是礦工和工廠的女工。他們喜歡看電影，而熱衷於綜藝節目的梅先生偏偏不喜歡電影。梅先生並不了解，這些人喜歡電影，是因為這不會令他們有被操縱的感覺。看藝人表演則不同，他們會心生妒忌，因為心胸的寬度不容他們接受本身所做不來的事。這都是艾慧娜的見解，梅先生卻覺得不可思議，笑艾慧娜過於鄙視人的本性。

後來詹姆斯去世，留下一大筆債務，她只得用房地來抵償。清算到來，艾慧娜一無所有。戲院也賣了還債。她加入希西歐的藝團，跟着他們到處走。人人都說艾慧娜墮落了。他們的行踪被人偵查，艾慧娜以為這都因她而起，而自動離團，到一家醫院當護士。希西歐視她的離去若無可無不可。

醫院裏有一年約五十四的王老五醫生，米契爾。一日，米契爾醫生堅持送艾慧娜回去。路上他們見到沿街叫賣黃瓜的小販。米醫生對着小販喊道：「把你那車毒藥推去埋掉罷！」小販先生不明所以地細察他的黃瓜，有一些的尾端的確有點發黃了，不過

，不失新鮮呀。米醫生照舊大聲地說：「不管新不新鮮，吃那些黃瓜就等於吃毒藥！」小販先生結結巴巴地告訴米醫生，他從不知道吃黃瓜有何不對，向來把黃瓜當蘋果吃。說着，隨手提起一根黃瓜，咬掉一頭，當場咀嚼瓜兒，嚼得瓜汁四迸。然後他舉起咬過的瓜兒說：「有甚麼不對？」米醫生忙說問題不在對不對。他是醫生，夏季裏半數的人內臟有毛病，都與吃黃瓜有關。小販先生說那他們兩人是搭檔。他黃瓜賣得多，米醫生可得的外快也多，沒有甚麼不對呀。黃瓜！又新鮮又好的黃瓜！統統新鮮又多汁、統統便宜又好吃！小販先生如此大喊。

這個米醫生的攻勢逼得艾慧娜無計可施，勉強地戴上了他的訂婚戒指。就在這個時候，艾慧娜再度遇見美麗的希西歐。希西歐所屬的藝團已因戰事爆發而解散。他打算返回家鄉，並且要求艾慧娜跟他一起走、別嫁米醫生。「他太老了，不健康。」艾慧娜受不了這老少二人的夾攻。她逃去史卡保羅。到了第四天，雨下個不停。她夢見第一任情人。他責怪她誤時，致使兩人都上不了船。艾慧娜醒來時，心中便有了主意：把握有生之日、搏鬥到底。於是，她打電報給希西歐，約他相會。

她同希西歐結婚，隨他去意大利。船駛離英國時，她站在甲板上遠眺。英國的崖壁是灰色的：有灰燼的灰，也有屍灰。英國本身也像一具灰色的棺材。她的

國、她的家，都像是很久遠的事了。希西歐帶她回到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那裏房舍簡陋，生活清苦。希西歐下田耕種，她做家務。他很沉默，擔心她過不慣那種生活。後來她懷了孩子，意大利宣戰，希西歐也被徵去從軍。艾慧娜未來的命運，就在希西歐答應她，一定會回到她身邊那刻，成一凝點。究竟如何，這本書的原名 *The Lost Girl*，或許可提供一點線索。至於戰後歸來的征人，有異於春閨夢裏人否，是另一個故事了。勞倫斯的交代留在「瓢蟲」。

艾慧娜忠於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地走自己的路。她本是中等人家的兒女，家道沒落之後，不屑默守一般「良家子女」的常規，遂隨心所欲地加入了希西歐所屬的藝團。她對婚姻的選擇也是隨心的。米醫生有錢有勢，嫁給他的話，她的身分將比詹姆斯所能給予的高。她卻選擇了身分低微的希西歐。艾慧娜的堅毅，正是勞倫斯本人的堅毅。他的一生並不長，死時只有四十四歲。在窮困的歲月裏，他寫小說、寫詩、寫散文、寫遊記、寫戲劇，也翻譯別人的著作。艾慧娜叛逆的性格，也是勞倫斯的性格，如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禁，畫稿也被沒收。他有許多憤恨。憤恨之聲在他的小說裏、散文裏清晰可聞。後來他旅居數地，都為尋找更合意的生活方式。勞倫斯非常鄙視社會上所謂的「紳士淑女」。艾慧娜的言行只是勞倫斯憤恨之響裏，小小的一聲抗議。

□

鍾嶸其人及其《詩品》

* 郝毅民

前文已經說過鍾嶸用條舉法列出了十三種情境，「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這正是鍾嶸的時代，一切親見親聞，親身所受，他非常生動的描述了這個時代的詩好風氣：

「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

這一句說明了學詩與啓蒙教育相結合，一方面對詩的未來立下基礎，同時也推動當時的人心對詩的愛好，鍾氏接着說：

「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

這種情形不能說壞。詩的接觸面增大了，又從這種風氣中產生另一種現象。

「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

這種向直接相承的時代學習的風氣，大概古今相同。看看現

今有多少人在學填詞學作律詩，不難找到因由。因此這種現象的本身並沒有必然的好或壞，還是看學得的高低與情志是否光大真誠。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這又說明了當權派中，隨着自己的喜好，各下判語。個中當然有爲政權服務的成分在。正面的東西不是全無，只是體系與標格都不能令人滿意。例如：

「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

接在下面一句的一段話是：

「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歐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

看了鍾嶸這篇七十五字頌聖文章，與詩品序全文二千餘字作比，它不是輕易的筆墨。也使我们聯想到他的同代人沈約的經驗。下面是從南史沈約列傳中摘錄出來的片段：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

也。」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得免。」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文惠太子。……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玕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稱得人。」

「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歸，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

這時候正是齊朝中樞衰亂，所謂「永元肇亂」的時候，也是蕭衍的「勳業既就」的時候。沈約與范雲是最初參與密謀的中心人物，當時蕭衍曾說「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這裏所謂「二人」正是沈約與范雲。

人際關係，結合與分離是會變遷的。稍後，蕭衍成了梁武帝，沈約成了他的近臣也是重臣了。

「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

「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

「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及壯，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祝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

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及疾，上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獎以聞，乃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南使，沈約傳》所佔的篇幅與內容，與其他非帝王的傳記相比，沈傳是屬於較大較多的一類。把沈約的家世與人生經驗，記錄得十分生動，引起讀者多方面的聯想。上面所引出的各節，可見他的人際關係在奪權時期的結合與政權以後的推拒；感情因信賴與猜疑而有親有仇。

至於「問栗事多少」在知識



上爭勝負君臣不相讓。（沈約當面讓一步，背後說他「護前」，「羞後」聯攻兩步。）這種風氣影響到作詩的「用事」（用典）傾向。在詩的發展上過份地重視用事就成爲負累、缺點。然而「上有好者，下爲甚焉」，影響是必然的。

我引出了沈約傳記的這些部份是取他個人爲例，參見他的行動與感情，對於人生的體會和對詩風的影響，配合起鍾嶸對他當代詩風氣的四個層次的描繪；可給我們多一層親切之感。

上面陳說的對「斯風熾矣」的各項也正是鍾嶸執筆作這「詩評」的實際環境，並且又從沈約的經驗看出前引的鍾嶸所寫七十五字「皇頌」背後的恐懼。這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它不僅壓在臣

民的心頭上也壓在帝王的心頭上。若不是壓力大，人是不會動手殺人的。帝王也是人嘛。這壓力來自那裏呢？是競爭，是個人與客存的矛盾也是人類精神勞動演出的異化所致。詩所服務的是人的感情的抒發，因爲各人的立場不同，詩所服務的對象也不相同。從鍾嶸提出的十三條詠唱情境看來，鍾氏應該意識到這個方面了。也爲宮體詩的時代背景安下了伏線來作解說。

詩的形式與韻律

從詩歌的大體看，四言、五言、七言，可以說是從《詩經》開始發展下來的次序。依時代說，是從衰周春秋、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

從文句的多少來看，有四句的「絕」，有八句的律體，再多上去有長律，歌行。

加上平仄的規律，把詩分作未按平仄規律的古體與對照平仄格式的律詩。因爲它是後起的，所以又稱爲新體。

當然，無論是依時間或體制，在四、五、七之外，還有三言、九言以至更多於九言的詩句存在。

我們現在所掌握着的，只是些現象，對於詩的形式發展的內在推動力，還摸不着頭腦。我們能不能詢問一下：詩句字數的增

人世的難危已經很莫測，又何必在詩國裏也加上許枷鎖？

加與我們應用語文的能力習慣發生關係麼？又再問，與我人對客存對情感的感性、理性有關係麼？這都很難說，但不能不令人思索。在此時，似乎還沒有一定的落案。

清人劉熙載在他撰著的《藝概》中的「詩概」部份曾這樣說：「嬰孩始言，唯『訕』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環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乎？」

「五言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平澹天真，於五言宜；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蕩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為鸞歌軒舞。」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

；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牀』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

劉熙載根據他對嬰兒學語的認識來推斷四言、五言、七言的發展。從「發展」這個概念論是可能接受的提法。不過「發展」這個概念却須要進一步的分析與驗證。然後才能反証這種提法的正確同時把發展的機轉，力學地認識到。

其次劉氏利用他博大的詩的視野，提出了「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這個總結是很精彩的概括。同時也給了我們人類應用語言能力這種聯想閃出了火花。

在引出來的劉文中，也提示了感情的因素，如親、篤、平澹天真、豪蕩感激、安恬、揮霍這些個概念，也就觸及到我人對客存對情感的感性、理性問題了。據劉氏的說法，詩句的字數和感情的強度與方向是有關係的。劉氏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根據他對即存的「詩的材料」觀察感認的結

果。它自然受了資料的限制。若把後來的長短句詞也收納在詩國裏（何以不呢？），這條總結就有些動搖起來。但是無論要保持它或推翻它，都須要另一番研究

鍾嶸當時認為：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

鍾氏在這裏提出「文約意廣」與「文繁而意少」批判四言詩的句子。前面的「文約」應該是指句子受了四個字的「約束」，對於賦詩情意的廣大，頗有不勝負荷之苦。每一句子受了四個字數的約束又容納了較多的情意，這是古典佳作，一旦到了學習者往往不得不增加句子的數目來補足單個句子的弱點，於是便有「文繁而意少」的現象。「故世罕習焉」，在這裏鍾嶸很有重視現代一般大眾的傾向。接着提出「五言居文詞之要」，因為這種句子「指事造形」能夠「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鍾氏是以句子形式的功能來推崇五言詩的形式。

鍾氏的提法是「直尋」法的陳述。今日北京大學教授王力先生在所著《漢語詩律學》一書中，却從詩句文法的結構上提供了

有力的側面支持。王教授所用的材料唐詩五言近體，是在鍾嶸之後更加發展起來的東西。這樣只有更全面些。在該書的第一章近體詩的分析論說中，王先生用了第十六、十七、十八共三節，三十四面來分析討論「五言近體詩的句式，分爲上中下三節。上節分析『簡單句』，中分析『複雜句』，下分析『不完全句。』」

在簡單句式這一類中，句子所用的詞性組合共有二十九個大類，六十六小類，一百零八個大目，一百三十五個細目。

舉簡單句第一大類的細目爲例：「前四字爲名詞語（名詞仿語之簡稱，下同），末字爲形容詞或不及物動詞。」

「1.1第三四字爲平行語者：

1.1.a. fN-nN-V

舊國雲山在，新年風景餘。
（頌，送人歸。）」

這種 fN-nN-V 的形式——

「形容詞修飾名詞，它們所構成的仿語又修飾後面的平行名詞，例如『歸國雲山』。」V—動詞，繫詞。

再舉同節的另一例看：

「12;1.a. fN-nT-V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維，山居秋暝）」

這一句式主要的「第四字爲方位詞」，例句中就是「間」與

「上」。

所謂『簡單句』主要是由名詞加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組成的。至於「複雜句」，大致說來，就是具有兩個以上的謂語的一種句子。其中有一個句子形式或謂語形式是完整的，再加上或包孕着另一句子形式或另一謂語形式，甚至只加上簡單的一個動詞或形容詞，它既在句子形式或謂語形式之外，就算是另一謂語，而它們所造成的句子就算是一種「複雜句」了。分析得到四十九個大類八十九個小類，一百二十三個大目，一百五十個細目。引兩個句式爲例：

「31.1a N-V-nN-F

鶴巢松樹遍，人訪華門稀（
維，山居）」

「37.2a N-F-NNF （或 V）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甫，春望。）」

另外一種王先生稱曰「不完全句」，「所謂不完全句，如果是複雜句，其中有一部份是沒有謂詞的；如果是簡單句，就全句都沒有謂詞。本來，在判斷句裏（例如「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人」），雖沒有謂詞，也可認爲完整的句子；但爲歸類的便利，也只好歸入本節裏。」舉例：

「81.1a nN-bN-F （或 NF）

秋風楚竹冷，夜雪峯梅春。
（甫，送孟十二。）」

「93.1.6 fN-nnN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
（甫，中夜。）」

這一類「不完全句」分析出了十七個大類，五十四個小類，一百零九個大目，一百十五個細目。『不完全句可以說是近體詩所特有的句法，古體詩一般沒有這種句法，散文一般也沒有這種句法。』

爲了理解鍾氏所說五言「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我們引用了王先生的分析統計來作爲一種支持，王先生的分析正是利用科學方法研究文學的一個最佳例証。因爲文長，不能全引，請讀者參考原書。

當鍾嶸的時代七言詩句還未充份發展起來，王力先生在今日也分析研究了七言詩的句式。王先生在論「七言近體詩的句式」時有這樣的總論說：「七言在平仄上是五言的延長，在意義上也可認爲五言的延長。多數七言詩句都可以縮爲五言，而意義上沒有多大變化，只不過氣更暢，意更足罷了。」這樣也支持了鍾氏所說的「五言居文詞之要」的觀點。

詩的形式有韻調，句式整齊，字數一致，形成古、絕律、長律等等。這些條件不僅古今如此，中外也基本上有類同的傾向（注），中文是方塊字，在排列上

人的情感要協同意與志來整體求得滿足，陶潛歸田園去了，但是，不能大家一伙兒都搬下鄉或爬上高山去……

比拼音字更顯得劃一。在句數上以偶數為多。四、八、十二，這個許是與它的發源於歌唱有關係。陰法魯教授對於「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唱和形式」的研究說：「音樂和詩歌的唱和形式，即領起部份與應和部份互相結合的形式，採用這種方法，或抒情，或敘事，都能造成活潑熱烈或深刻厚重的氣氛，可以充份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有強烈的表現力，因而也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陰先生又指出一種唱法是「唱和——對唱」，一種是「唱和——幫腔」。無論那一種基本上是對偶的。

歌唱與言談不同，前者注重韻調字數整齊，後者以清楚明白為主是兩者顯然的區別。韻調其實也屬於形式問題。從「形象」論，形象來自感知，而感知就包含着五官與體感在內。音樂與圖畫雖然基本上是時間與空間的主流區別，但是音調的快慢之外還有強弱之別。我們若把一個聲音用震動記錄下來它會有兩個項限：一是橫行的時空聯續，另一項是高下的差異這就接觸到空間的範圍了。在這裏提出來時空與形象也順便說明我國傳統文化中實質上所包含的對形象思維的資料（雖然傳統中沒有這個詞），若論形象思維，應包括視覺以及其它的感知在內，方才全面。

鍾嶸「詩評」關於韻律的主

張引起了不同的反應意見。鍾氏反對把平上去入作成框框套在詩歌上。

原來中國對於言語的發音早在《春秋》中就有「急讀」與「緩讀」的不同。也就是一種「併音」與「分音」的讀法。至今民間還有這種跡象，如「不用」讀成「甬」是急讀法。要發展成爲一種「學問」，根據文獻記載最早的是魏李登編的《聲類》和晉呂靜編的《韻集》。據《隋書·潘徽傳》的記載，聲音的判別清濁，宮商分開是由李、呂二氏開始的。

詩與宮商四聲的關係，鍾嶸確費了不少筆墨。鍾氏本人正處在這新事物潮流的浪頭上，沖擊與反應自然是強烈的。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二，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

。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鑾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間裏已具。」

鍾氏用了三百多字說明他對詩與音韻的主張，有兩個最基本的觀念：第一是詩與歌分了家，因此在歌唱中必不可少的宮商音律也就減少了重要性。第二是對於詩文韻律「務爲精密，鑾積細微，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鍾嶸當然不會完全抹利詩的「諷讀，不可蹇礙」。鍾氏主張「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

了解鍾氏對於詩的音律的主張應從他人格與思想感情的整體中去探求。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樣：基本上他是南渡士人，深厚地接受了儒家用世的精神。一方面他擺脫不掉本身階級的局限，同時在出身的局限下還能對時代有一定程度的領會。經濟上鍾家不是地主豪強；政治上未能

取得發展抱負的職位。這樣，在對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上，比較有主動性。在前一段討論詩的形式中我們已經看出來鍾氏很有重視當代與一般大眾的傾向了。現在論音律的時候他筆下的「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的一撮人，在搞這種玩藝兒。過份的講究形式，作耳目的享受，藝術基本精神的「真美」就被忽視而趨於削弱。這種說法也從另一面批判了「宮體詩」。前面在「斯風熾矣」一段中，我們見到了沈約的遭遇，也讀到了鍾嶸七十多字的頌聖文字，我們掌握着這種情感前後貫穿起來，我們會覺得鍾嶸的反對在詩國裏架上四聲的格律是有積極性的主張。人世的難危已經很莫測，又何必在詩國裏也加上許枷鎖？

我們今日來評論鍾嶸的反對給詩加平上去入的框框，至低限度要把鍾氏的當時代與此後的發展分開來論。在鍾嶸所見的當時詩風是從曹劉文章之聖的建安風骨傳下來的局面。詩風在衰變之中。詩的「美刺」功用，變得只能有「美」帝王的作用而少有「刺」、「諫」的骨氣。再從這個局面發展下去，「美」的格調也墜落了，所剩的只有供帝王玩弄的「幫閒作用」。正在這個時候，聲律的格局說興起來，有利

於「貴公子孫」有閒階級所把持，助長了惡劣的傾向。

至於詩國的本身，有格律的加入，終於發展成爲一種新體。這個發展要到唐代比較有爲的中央集權時代才得到了新的滋養。新體的律詩只是整個詩國中的一部分，詩三百的究讀與古體詩的創作並沒有因爲有了新體出現而衰退。永生的詩國在有了新體以後還是繼續不斷的發展着。長短句的詞曲與近代發展起來的近代新詩。長遠的看來，鍾嶸所主張的「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越到近代越多地被擁護哩。半世紀之前五四時代所指爲死文學的「古、絕、律、詞」也並沒有因一時遭到反對而消失。詩國宏大！

淵源流別

讀鍾嶸的詩評，整體的貫串着一個概念那就是：詩的歷史發展觀念。這個觀念或顯或隱的在全文中躍動着。所謂「發展」就有變化與歧異。詩的功用對象，形式韻律，技巧表現，等等無不「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

在詩評總序文的結尾處鍾氏已提出了「敢致流別」的企圖。在上中下品中又時時地提「其體源出於」某某。統計一下鍾氏心目中的源頭有：國風、小雅、楚辭、古詩這四大類。古詩自有源

頭出於國風，而古詩本身又被鍾氏認爲源頭之一。在個人方面，李陵源出楚辭而李陵的詩體又被認爲自成源頭。「流別」提到了詩的比較研究法。

在國風的源頭下出三支：一支爲古詩、劉楨、左思、袁宏。鍾氏評古詩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使讀者「驚心動魄。」對於劉楨的詩鍾氏說：「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氣過其文，彫潤恨少。」至於左思，「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降至袁宏「鮮照緊捷，去凡俗遠矣，文體未遒。」

另一支就是陳思王曹植，在鍾氏看，植詩「骨氣奇高，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踵跡陳思的爲陸機，鍾氏評陸機的詩是一種多面而又整體的看法：「才高詞瞻，舉體華美。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美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

另一支爲謝靈運。鍾氏認爲其源出于陳思，「雜有（郭）景陽之體，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富爲累。然……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

小雅是個源頭，在這個源頭下有阮籍。鍾嶸評道：「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

詩國的永生不在模擬，而在以反應時代而創造新品。

，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怯言其志。」

楚辭這個源頭發展下來最為複雜。直接繼承楚辭的是李陵。而從李陵起又分支下去了。鍾氏指出李詩其「文多悽愴，怨者之流。」直接下去是兩個女性一雙夫婦：婕妤班姬，「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詩評卷中開卷秦嘉與嘉妻徐淑。「事既可傷，文亦悽怨。」把個人、婦人、夫婦的事、情、文提出來。

另外直接李陵的有王粲、張華與張協、魏文、嵇康，而王粲本人的詩風又成源頭，「發愁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劉琨、盧諶，「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潘岳，鍾氏引用李充翰林論：「潘安仁之為文，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殺」認為「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在李陵與王粲一系列裏有兩人是突出的：一個是由應璩的「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華靡可誦味焉」的詩風，由陶潛繼承發展成為「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愴，風華清靡」的「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另一個是郭璞，「文體相輝，彪炳可翫。」是郭氏「始變永嘉平淡之體，中興第一。」會合道家之言而讀之。

鍾嶸指出來，李陵詩的源頭出自楚辭。鍾氏所說時「楚臣去境」，指的是「屈原、名平，為楚懷王左徒，被讒，放逐於江南」的作品。分析起來看，這正是矛盾。它發生在人主與臣佐之間，因為兩者之間所持的觀念或也是方法上的不相容。在權利，統治的個人獨占私欲下，矛盾必然要見出正負來。進一層，個人與觀念或方法是在現實上（政治，社會）結合着。使得矛盾的發展又不可能用二分法，一刀兩斷，非黑既白的結束。矛盾從前一個衝動發展出下一個衝動。人在追求個人的靈肉統一過程上，情感有了滿足與失望，喜樂與哀愁。從這個角度來看「楚辭」的「情意節」也大致可以了解到這一流派、李陵、王粲以來，在魏晉六朝中的成為主流。

鍾嶸給李陵詩所下的八字評語：「文多悽愴，怨者之流。」前者「悽愴」出自對本人理想的落空，人際關係的失敗，寒索孤獨。後文「怨者」是對衝突對手的反擊，但是動力與立場都不夠堅強。這是一種屈抑（Depression），轉化成為藝術創造中的「昇華」。向後來，王粲「發愁愴之詞，」劉琨、盧諶「善為悽戾之詞……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基本上是同流的情與意。

鍾氏又指出來同一根源的應

璩，「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由此引出來了「古今隱逸之宗」的陶潛來。從鍾氏的源流陳列暗示着詩歌流派的升降主末現象來。在評品應璩詩中，鍾氏提出了「激刺」兩個字。它和「悽怨」，「感恨」是不相同的。「激刺」偏於陽剛是外在的，而「悽怨，感恨」近於陰柔是內感的。換句話說：在情意志的矛盾上（主要是君臣之間）依然有衝突，而表達的方法變了調子。人類對於感情的表達有幼稚與成熟的區別，詩對情意的表達雖然不能簡單的用幼稚與成熟來分，但它是層次差別的。因此，鍾氏在提出「激刺」以前，先要從文字技巧上說它「善為古語」，對事物的指謂描述上「指事殷勤」，而文化修養要深刻而誠懇——「雅意深篤。」通盤看來「古語」，「指事」，「深篤」乃是血肉一貫的向新方向的動力。

陶潛的詩風被指明為源出應璩，不僅只是語文應用一個表象；情意矛盾的發展從偏於陽剛的趨勢，獨立起來，不再「以心為形役」與政權分手，「知今是而昨非」，「溪愁悵而獨悲」呢？這正是陶淵明的情志上的「金剛怒目」。他整個的人格、宇宙觀使他的詩成為「古今隱逸之宗」，而不是李王以來的末流詩人。

人世畢竟是實際的人生。人若只有一種生物性的情感是「非人的」，它要協同意與志來整體求得滿足，陶潛歸田園去了，但是，不能大家一伙兒都搬下鄉或爬上高山去。人世的矛盾（政治社會的）還要在不拋棄現實的情態下進行鬥爭。一種哲學思想在現實中發動起來。老莊、玄談、佛，與人世的喪亂結伴而生。老莊思想滲入了詩國。郭璞的詩風正好肩負了這個任務。這樣的詩，理多於情，「建安風力盡矣！」

可是楚辭以來的演變流別也不是二分法的，另有以華美如「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的詩風出現。顯然的，成為形式主義發展的先聲。

綜觀鍾嶸在「流別」與「源出」的標明之下，表現了他詩評思想中的「詩的比較研究」的心得。本文只取了其中最為顯著的楚辭一派來說明，是可以概括全體的，我們可以據此總結出鍾嶸「比較研究」的哪幾種項目來。

第一，鍾嶸是掌握着社會的現實、政治鬥爭的焦點，以詩人的社會性，政治立場都反映在詩中。

第二，情感與表達情意志的強度看個人的矛盾，如陶潛與應璩。

第三，詩的風骨在感情；詩的表現在個性。

第四，詩國的永生不在模擬，而在以反應時代而創造新品。

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當是比較研究而分開來的先例。鍾嶸在詩國中用「比較研究」提出了以上的題示是創造性的。我們再回顧到鍾氏的三品論，也是以感情為歸旨，與現在的淵源流別是前後通貫的思想。

（三）總結詩評精神

本文開始，探索「鍾嶸其人」，我認為鍾嶸南渡士人的品質，是本着儒家用世精神的積極者。

在「詩評與詩品」章中，我採用了十二條小標題貫通鍾嶸的思想。這十二條細目是最初運思的時候寫下來的大綱。在寫作中，時停時寫，這是因為現實生活關係，不得不如此。現在初稿到此寫完，重讀一次，並暫時把我當初的設想放在一邊，只就現時的視讀看看能得到甚麼樣的印象。然處再把此時的所得與當初的設想來核對。這樣作法，大致上前後兩者基本相同。只是在寫作實踐中，把原來思維中不太清晰的地方，整理得更確切了些。把比較散漫的部份拋棄了。總結起鍾嶸詩評的思想精神可以有以下的幾點：

第一，他掌握着歷史的行程，用批判的眼光看詩國的發展。從「氣之動物」，「形諸舞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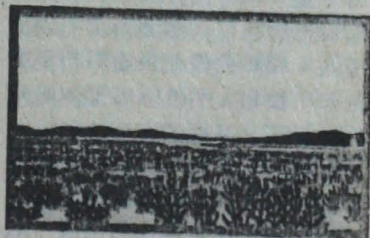
，「照燭三才」，「動天地，感鬼神。」繼承了中國古代的「三才論」唯物精神與思維體系。

第二，他顯示了重視當代，傾向大眾的情趣。在顯隱評詩經中，特別提出了「國風」，主要是民間「勞夫思婦」的咏唱。把納入詩歌的事物情境，從春風春雨的自然現象，到「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的故事，枚舉十三項之多，而單純為歌頌帝王的卻一條也不見。

第三，在他記述他本身所處的時代，時代的詩風氣的行文中他引述了「詩可以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的話，並加上「今之士俗」，愛詩的興趣非常熾熱。正是他「現代」與「大眾」的傾向。

第四，他創建地提出了「直尋」與「補僞」兩個術語來，分別藝術文學與理論奏議。他實踐着正反相輔相成，互斥互砥的思維辯證法則，從正反面面統一出理性認識來。這一點是應該注明的一項。

（全文完）



散談戲

*邁克

小時候不喜歡看武戲，獨愛那大人以為聽不懂的纏綿哀怨。是接觸得不夠，一來廣東大戲雖也揮拳動腿，着重的終究是文戲，舞刀弄槍是「打北派」，離了宗的。況且初時聽多看少，自然對只打不唱的武戲感到生分。到某一個程度，下意識簡直瞧不起刀馬旦和武生，視之為唱功欠佳的雜技表演者，走投無路才選這行當，縱柳暗花明也已矮了半截，難以超生。偏偏還又發現了越劇，就更拋了身迷迷浸在膩搭搭的世界，顧不得風花雪月之外那片錦重重的熱鬧奢華。

確是熱鬧奢華。在外地，偶爾有京劇團演出，戲碼總以武戲為要，大紅大金洒在台上，柴米油鹽併上去只顯得寒酸。碰巧當時自己習舞，兩廂各有所本的嘈切竟有相通，遲雖遲，倒也還算一見鍾情。正因為在外地，目眩心悸之餘不免惆悵，散戲的一刻只覺得惶惶，生怕一切就此湮沒，風流雲散之際打個照面，徒惹相思。聲聲鑼陣陣鼓都像在催發，台上刀劍舞就的流光，罩住操縱兵器的大將小卒，閃身遁入時間的荒原，「霍」地連影也不留。

那晚看遼寧青少年京劇團演《穆桂英下山破陣》，也不知是因為剛開鑼，接踵尚有數不盡的搬演播弄，還是因為坐在新光戲院，只感到穩貼舒然，唱到轅門斬子也還是喜孜孜的，記起《王老虎搶親》裏戚雅仙放下心頭大石的一句「沒有死哇」，安心地看下去。只奇怪戲裏那固執的楊延昭怎麼在這危難關頭還不住打瞌睡，糊糊的像個長途飛機上的旅客，被眾人的喧嘩吵醒便唱兩段，繼而又尋他的周公去了。

他扶案數說不守軍紀的兒子，只管唱，卻有焦贊孟良二人，以誇張的動作演繹他的憤懣。老

孫尚且要拔根毛方才吹出蹦蹦跳跳的大孫小孫呢，不似戲中人說變即變，霎時就分了身。我是不明白他究竟為甚麼都怪在楊宗保頭上。要斬也該斬穆桂英，是她擒拿楊宗保後逼婚，怎麼反而殺無辜的受害者？當然有欺善怕惡的成份在內，不敢惹那在山寨粗生野長的女強人，唯有單拿膝下承歡的兒子出氣。然而氣是一回事，不至於嚴重到問斬。莫非楊延昭是個走火入魔的禁慾主義者，非要斬草除根不快？戲裏不是沒有暗示：末了，他同意釋放楊宗保，皆因穆桂英低聲下氣獻上降龍木——得到一件形態上接近男性性器官的寶貝，氣也就平了，抵償了心理上楊宗保失身失去的陽物。

京戲正是適合男人看的戲，迂迴處也還是透過男性為本位的角度管窺，無意間透露出來的，儘是小男人的隱憂和大男人的主見，虎虎吁着陽氣。穆桂英擒拿楊宗保，見他俊偉而執意要成其好事，分明是男性幻想的放大。帶點被虐待的意味，他被綁住，她原可以不必得到他的同意便為所欲為，但是她被他美色所迷，他願意娶她，她就放了他。也不一定是美色，可能是較實惠具體的原因——被擒後他的外衣被剝掉，在戲台上等於赤條條，她當

然一覽無遺。我是直至最近才醒悟戲中人也有裸體的時刻，譬如《御果園》裏的尉遲恭，便大言不慚「赤身露體手提鞭」，版畫見到法場上的竇娥，也是赤着身子。

《香羅帕》原本想是閨秀戲，思春女兒大胆的狂想，京戲演來卻是齣為自古憎厭岳母的女婿出氣的黑色喜劇。男主角背着人進入未婚妻閨房與她敘話，聽得外面人聲，慌忙間躲在箱裏。半夜無人爬出箱來，輕着腳走向牙床，驚覺睡着的不是他的意中人，而是千般阻撓好事的未來丈母娘。這種妙想天開的玩笑只可以是惡作劇，只有長期與岳母處在敵對地位的男人才想得。他在閨女房中渡過一宵，已經令岳母無從選擇，唯有應允他儘早迎親。也不說共處一室的除了閨女還有岳母，簡直有《畢業生》的亂倫陰影，她就算不顧女兒的名譽，也不能不顧自己的名譽，男主角於是全盤勝利了。

然而戲終歸是戲，循規蹈矩的觀眾也無暇顧這類旁驚。穆桂英大破天門陣，殺得片甲不留，只見勇將頭上插的雉毛撥風也似的轉，觀眾再也忍不住，驚地裏丹田一股氣化作一聲深遠的「呃」，不約而同的，就如某些男人高潮時情不自禁的呼吶，痛快之外帶着神秘，使人猜不透平日沉默寡言的人怎麼也有這一吐為快的時刻。但是他們只覺得這是他們的本份，就如唱戲的全神貫注地在西皮原板在四平調裏分花拂柳，誓要以最善美的步伐走完一道一道幽徑。未上場的家兵番將擠在舞台兩翼，戲中人的尊卑貴賤失去了意義，肩並肩等待適合的時機，飛步上台擺起陣勢，精猛的，就為那一片空間，那一段時間活着。

除了《穆桂英下山破陣》和《鎖麟囊》，遼寧青少年京劇團這次演出的都是折子戲。於是散戲前的總謝幕便出現一幅幅人頭湧湧，時空倒錯的奇景：不但含冤受辱的寶娥和曾在冀州殺個沙塵滾滾的馬超笑盈盈攜手行起現代禮儀，那司鼓操琴的以及在幕後擔任調兵遣將職責的無名英雄也一併人前亮相。坐得近只顧着好奇探視面譜沒能遮蓋得齊全的一情半慾，坐在大堂後因為隔得較遠，倒真有一種具體的「一台戲」的感覺。一切的功名利祿富貴榮華固然在落幕的一刻煙消雲散，棄婦的呼天搶地也不再迴漾，圓滿結束的故事和惘然悻然不得善終的遺憾都只好就此打住——觀眾席的燈亮起來了，喝采的和打瞌睡的都必須轉移陣地。

就算是以前人得勢為結局的戲，那了斷也是乾淨的，明快的一刀，戲與觀眾從此兩相分。只不知道演戲的是否在卸了粧之後便把台上的恩怨忘得完完全全。場刊介紹演穆桂英的王玉蘭，《下山破陣》之外還演過《楊門女將》——寡婦征西的時候，會記起另一齣戲裏的綺艷風光嗎？牽腸掛肚的，當不只情長的觀眾罷？

然而記得再詳細，畢竟也是從前的事。休提另一齣戲的綾羅綢緞，事過情遷，披上身發覺顏色減褪，倒不如永遠鎖在箱底，記憶裏要多光鮮有多光鮮。《打龍袍》的李后得遇包拯，沉冤昭雪，前呼後擁回朝。不錯守得雲開，但是二十年過去了，大仇縱使得報，卻沒有一絲痛快。既補償不了寒窗數不盡月圓月缺的苦，並且滿朝文武人事全非，當年陷害她的奸妃和不辨黑白的昏君都死了，吐氣揚眉給誰看呢？難怪她把一股怨氣全出在當了聖上的兒子身上，於事無補的，不過為了一口氣。因此包拯舉棍象徵



式打打龍袍，她也就心滿意足了。這幾乎是我看過的最淒酸的喜劇。

古時婦人的恐懼真多，無孔不入，養在深宮的妃嬪和小胡同的民女面對同樣的難題，有一種近於諷刺的平等。因為顯著地扮演生育機器的腳色，存在價值與生殖能力成正比例，心思不得不繫在兒女身上。母愛的本能不能一筆勾銷，但是很多時候帶着逼於形勢的實惠色彩，終生事業成敗的關鍵，不得不倍加留神。過了門沒生養可以成為足夠的被休棄的原因，弄瓦而不弄璋一樣不成。一索得子更加踏入危機四伏的甬道，不說別的，在旁虎視眈眈的妒婦首先就會用隻狸貓把初生嬰兒換掉。有一次見人吃菓子狸，窩裏伸出一隻隻滾圓的貓手，非常噁心。餐桌上已有這麼戲劇性的效果，可想而知場面換成戲嬰圖會有多驚人，怪不得成了一條屢試不爽的毒計。《打龍袍》有細緻的描寫：「金絲狸貓皮尾來剝定，他倒說為娘我產生妖精。」特挑金絲狸貓，可能因為掉換的是太子，總不能太離譜，金光滿身大幅度增強可信性。剝了皮尾的細節，正好解釋我一路

來想不通的一環：活生生的動物，總不會安份睡在搖籃之中。卻原來是死物——不知道「食死貓」一詞的流行與狸貓換太子有沒有直接淵源。

逃過掉包一劫，還有其他苦難接踵而至。輕微的如《三娘教子》教個心力交瘁，較嚴重的如《失子驚瘋》，乾脆慌忙間把孩子弄丟了。那胡氏原來是知府夫人，也是遭毒婦所害——女人最大的敵人老是女人——逃出家門，產下一子，把他置於路旁，轉眼間不知所踪。有些人慣性丟失身外物，譬如打火機，想起來尋也不尋，瀟灑地揮揮手。胡氏失子未免誇張一些，多少有揶揄味道，雖是亂世，沒理由大意若此。經此一役，她連理智也喪失了。換了英瑪·褒曼電影的女主角，這類痛楚少說要醞釀十年廿年才找個藉口觸發洩露。但是中國婦女不講究悠遊，尤其在戲裏，說時遲那時快，即刻扯破臉皮。平日壓抑在心裏的實在太多，經已在瘋狂邊緣徘徊多時，看似借題頓成瘋婦，其實籌備經年，只待那恰當的一刻。

《失子驚瘋》是尙派名劇，演胡氏的嚴鳳雲水袖功夫十分了得，兩塊不禁風的衣袖霎時化作兩把凌厲的刀，在空氣中狂斬一輪。使人想起「剪不斷理還亂」，一切感情上的糾纏，都有勞水袖正法。戲是有這種利便，處理失當，至多匆匆落幕。《鎖麟囊》有兩個閒角，也不知何等樣人，只見臉上塗成猪肝紅，像圓光時狼狽不堪的作了虧心事的人，避開了迷信的揭示，卻在現實裏敗露無遺。在台上見到，越發有無可遁逃的感覺，而且滑稽：戲本來也是一則謊言，感情受傷者躲風避雨的港灣，卻偏有這等尷尬人，期期艾艾露出馬腳。

《太平春》劇照



有一部桑弧導演的《太平春》，三十多年前的老電影，最近才有機會看到。開頭男女主角是青梅竹馬的一對，兩小無猜，扛張長板條木櫬去看露天戲。先坐在前排，權勢的爪牙兇霸霸把他們趕走，好讓紅人坐。後面看不清，唯有站在櫬上瞻望。鏡頭拍他們兩雙腳，輕描淡寫一個溶鏡，許多年過去了，兩人還是站在那裏看戲。這時女主角成上官雲珠，她顯然有心事，台上唱得滾滾辣辣還是不能集中精神，一臉不悅抱怨道：「今年的戲沒有從前好看。」那男主角童年頂登樣的，老實憨直，長大後不知怎樣卻變得笨頭笨腦，很教人爲上官雲珠不值——自小至大眼前有可能的男人只有這一個，勢必要嫁他。可他也有曇花一現的機靈，咧開嘴笑道：「戲還不是一樣，是你不好看了。」頗有種「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意思。

從前的人過年過節才有戲看，興高采烈走上幾里路去，只爲了滿足對別人的生離死別的好奇。好不好看都是一宗大事，回去加鹽加醋說幾個月，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慾念，不止吹皺一池春水，連肝腸都倒貼了。來年再看，假如可巧演的是同一個戲碼，恍如重逢舊情人。日盼夜望，真的在老地方遇到了，卻覺得總有些不對路，手勢沒有記憶中的溫柔，嗓子不及綺夢裏的嘹亮。但是馬上又有空前的體諒，因爲沒得選擇。

戲曲裏的人物也明白這層，所以不在乎誇張，誓必把喜怒哀樂深深烙在觀眾心上，就如購買電器不可或缺的一張保用券，担保一年之內操作正常。像《鎖麟囊》的富家女，爲了表現自己的嬌生慣養和無懈可擊的品味，花了一整場時間挑剔嫁粧，紅的嫌

艷藍的嫌素，累得通家上下走馬燈似的轉。婆子丫環任勞任怨，沒敢露出不耐，我只覺得這小姐可恨，作風像透了所謂美國猶太公主，持着家底豐厚，把人不當作人，嬌縱得與現實完全脫節。因此下半齣戲她的落難特別大快人心，儘管劇本着意表揚善有善報的正確道德思想，風水輪流轉這一環真理卻比正題更受落，觀眾沒有不暗暗稱快的。

義正詞嚴的理論文章喜歡讚美以勞苦大眾的願望爲題的藝術作品，認爲這條路是唯一的正途。年輕的時候看不懂，很討厭這種論調，近年才聽得出弦外之音——儘管可能是不自覺的弦外之音。好的戲確實與小市民相呼相應，鳴的冤訴的苦調的情，都是擠在觀眾席縮頭縮腦的大眾欲鳴欲訴欲調的，碍於種種原因，沒真能付諸於行動。戲中人淋漓盡致爲他們實踐，雖然沒有親力親爲的爽快，可是出了差錯不必負任何責任，疏隔一點也是值得的。

就連《賣水》裏，小彩旦爲他人作嫁衣裳的焦慮也引起意想不到的快感。她有心當紅娘，安排小姐與意中人在花園相見。偏偏小姐尙被蒙在鼓裏，耽了一陣就要走，眼看遇不到姍姍來遲的落魄書生。丫環急了，爲了挽留小姐，提議表花名，好拖延時間。每個月開不同的花，每種花引出一則故事，一個月一個月數，數完十月，不爭氣的書生還未出

現，丫環手足無措，「十一臘月沒有花採」，只好表松柏。然後手忙腳亂，見花就數，不理天時氣節：「甚麼花姐？甚麼花郎？甚麼花的帳子甚麼花的床？甚麼花的枕頭床上放？甚麼花的褥子鋪滿床？」意識越來越明顯，先前較含蓄的比喻變成明目張胆推小姐與書生上床。但我想觀眾眉開眼笑或者是因爲還有另一種感應：她的穿針引線除了撮合戲裏才子佳人的好事，也提醒了觀眾他們來看戲的目的，而她將會不辭勞苦，耿耿扮演媒人的腳色，傳遞現實與幻境之間的音訊。

像《小上墳》般一心一意供給觀眾討小便宜機會的戲，可想更受歡迎。那小寡婦上墳祭夫，毫不見悲容，反而前蹦後跳的，猶如到郊外旅行的女學生，看到甚麼都起一陣騷動。寡婦本來就兼備了黃花閨女和已婚婦人的優點，男人對她們的淫念基於不必像對前者的負責任，也不必擔憂後者戴了綠帽的丈夫找麻煩，是美滿的調戲目標——而且成事的可能性較高，因爲她們嘗過甘露，又遭逢久旱，男人心目中如狼似虎的蕩婦。於是她們萬劫不復，淪爲意淫對象。《小上墳》更有幽默的扭轉：與寡婦糾纏的，竟是她未死的丈夫。唱詞譜入單調的小曲，重複又重複，兩人唱一大段，繞個圈兜口兜臉碰個滿懷，重新又唱起來，唱到地老天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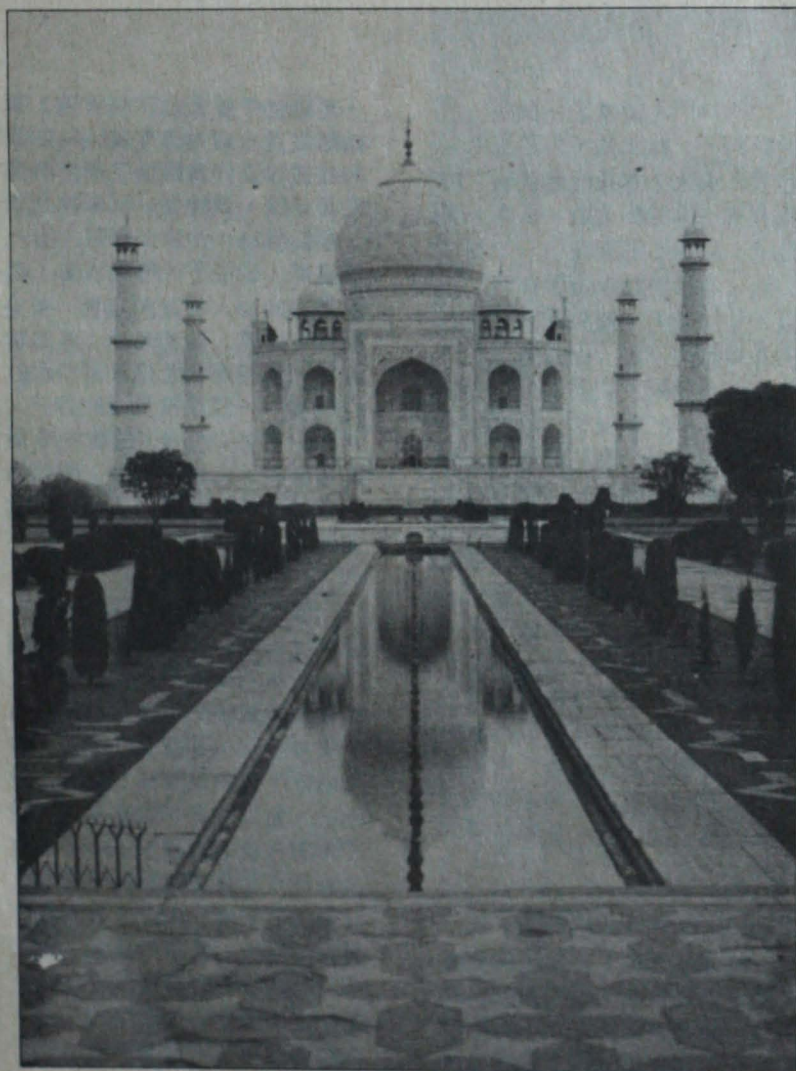
戲中人的生命力非常強，如野火般漫漫燒下去，一代又一代，他們大概也不覺得在歷史上的地位有甚麼微妙之點，只是那跑龍套的，反而瞭解自己舉足輕重有影響大局的作用：大將上陣前脫下的披風，小姐不慎抖落的翡翠流蘇，都有賴他們捲雲似的飛腿踢走帶走。

大理石譜成的長恨歌

與 漿聲舫影裏的納金湖

— 北天竺快餐式之旅 —

* 完顏藉



泰姬陵。

五小時的飛行，兩個異地的夜晚和兩個下榻的旅館、加上數百公里的汽車路程之後，我們一行七人（新航代表，印度政府旅遊局代表和五名新加坡報人），來到印度的阿格拉（AGRA），來到阿格拉的泰姬陵（TAJ MAHAL）。對着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我想起白居易的《長恨歌》，而泰姬陵正是大理石譜成的一首立體的長恨歌。

白居易的《長恨歌》，唱的是楊貴妃和唐明皇哀婉悱惻的戀史；泰姬陵則訴說印度莫臥兒王朝第五世雄主沙查汗與寵妃蒙姬感人肺腑的悲劇。兩個故事發生的時間與空間盡管不同，但異曲同工，一樣使像我們這些後代的聽衆和觀衆蕩氣回腸。

泰姬陵集天下珠寶於一身

爲了裝飾泰姬陵，各式各樣的珠寶，紛紛由世界各角落運至；來自西藏的綠松石，阿富汗的青金石，甘貝爾的碧玉鐵岩石，中國的玉和水晶玻璃，印度洋的珍貴貝殼、珊瑚與貝珠，巴格達的黑雲母糜棱角頁岩，埃及的貴橄欖石，戈爾康達的鑽石，喜馬拉雅山的石英、瑪瑙、帶紋玉髓、

肉紅玉髓、紫水晶和黑大理石。精緻的白大理石，則是打從印度本身的拉查斯坦州（rajasthan）的石山載來。還有紅砂岩，是由莫臥兒王朝的附庸都進貢的禮物。據說，構成泰姬陵的寶石，單單種類，便有四十三種之多，可謂集天下珠寶之大成。

在這座有「大理石之夢」美稱的泰姬陵前，我不但想起唐玄宗和楊玉環，也想起W.H. Hudson的小說《綠厦》中的妖精麗瑪。麗瑪的膚色，是隨着她的情緒變化；而看來像是浮在大理石基層上的泰姬陵，則好像利用天色化粧：晨光熹微中，它冰肌玉潔；中午，它容光煥發，白裏透光，使人不敢正視；在暮色裏，它容顏如珠、如琥珀、如胭脂、如紫羅蘭；但據說泰姬陵最美的時刻，是在月圓之夜：漆黑的蒼空下，它一身銀白，連月亮也相形失色，退而成為它頂上的一個淡藍色的花環，此情此景，活像夢境，「大理石之夢」的美譽，可能由此得來。

泰姬陵本身佔地不廣，穿過

入口的拱門，便進了一個四方形的花園。一條水道，坐落正中，多個小噴泉，水花此起彼落；兩側各有一排柏樹甬道，引你上泰姬陵，陵前的那面鏡子——那口方池，泰姬陵長年倒影在這口池裏。基壇四周，矗立着四座稍為向外傾斜的尖塔（據說是為了預防塔倒時免禍及陵墓）。陵的左右，有一個回教堂和一個賓館陪襯。陵的圓頂，高高隆起。圓頂下就是雕刻玲瓏滿目的圖案的大理石所包圍的宮室。你脫下鞋子，踏入室中，只見兩口大理石棺槨并列：沙查汗的在左，蒙姬姬的在右。棺槨上鑲着無數珠寶，給從室的四角窗櫺中溜進的陽光照得閃耀奪目。但這兩口石棺，只是複製品，沙查汗和蒙姬姬的真墳，却在室的下層地穴內。這對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情人的遺體，就葬在墳下七尺處。

蒙姬姬之美不可方物

蒙姬姬之美，美到如何地步，至今仍是個謎，原因是她的真面目，並沒有留傳下來——西施的美，足以使吳王亡國；海倫之美

，可能使千艘戰艦沉於大海；蒙姬姬之美，則使印度莫臥兒王朝的雄主沙查汗為她造了舉世無雙的泰姬陵，為她在一個來復之間，鬚髮盡白。沙查汗宮廷內有一位畫家，曾留下一幅美人畫，據說畫中的美人便是蒙姬姬。那美人雍容華貴，美若天仙：黑的雲鬢，一個帶着稚氣但又深情款款的臉龐，一雙柔情萬種的眸子，彎月眉，長長的睫毛，皮膚白晰得像百合花，宮廷詩人說；蒙姬姬一露面，連一輪皎月也自慚形穢云云。

置身泰姬陵中，一時不能自己，遂神馳物外，恍惚之間，到了1607年的阿格拉宮廷市集。這是皇親國戚別具一格的專用市場：貴族子弟，蜂擁來此光顧；宮廷婦女，打扮成販商，兜售各種物品，並以和男子討價還價為樂。年方15歲的庫蘭王子（後來的沙查汗），就在這裏和阿君曼（後來的蒙姬姬）邂逅。他一眼瞥見這位兜賣石珠子的少女，艷麗不可方物，一時驚為天人。她的攤子上，擺着一塊晶瑩的石子，他趨前問價。阿君曼刁蠻地說：

「這不是石頭，是稀有的鑽石，一萬盧比，你買不起的。」他毫不遲疑地伸手入懷，取出一萬盧比遞給她，把石子買下。他買到的不僅是石子，還有她的芳心。自此她的倩影，在他的內心，再也無法磨滅。

庫蘭王子和阿君曼5年後舉行大婚，是年他20歲，她年華19。父王查翰格親自把珠環掛在兒子身上，並封阿君曼為「蒙妲姬·瑪哈爾」——皇宮的至寵。

數年後，為了爭奪王位，庫蘭王子殺了他的兩個哥哥。1627年，查翰格駕崩，庫蘭王子登上王位，是為沙查汗——「世界的帝王」。

自此沙查汗和蒙妲姬行影不離，甚至沙查汗每次出征，蒙妲姬都隨行。她既是他的行軍顧問，也是王國的掌管人。在19年內，她替他生了14個子女。當她在營帳內分娩第14個嬰孩時，她突然病重垂危。沙查汗趕到營帳，跪在蒙妲姬的床前，她附着他的耳朵，低聲求他：在她死後，為她造一座美麗的陵墓，紀念他倆不朽的愛情。說完，才閉上眼睛。



畫家筆下的蒙妲姬

沙查汗一個星期閉戶不出，不食不飲，拒見任何人。那些候在門外的人，聽到門內無休止的痛苦呻吟。第8天，沙查汗由室內走出，鬚髮盡白，愁容滿面，連背也弓了。他下令舉國哀吊兩年：嚴禁一切娛樂，禁止音樂、禁止人民佩帶首飾珠寶、搽香水、穿華麗的服裝，違者處死。

沙查汗花了22年，動員了2萬工匠，在雅慕納（YAMUNA）河畔，完成了泰姬陵。他原想在河的對岸，用純黑理石為自己造一



畫家筆下的沙查汗

座陵墓，然後築一道銀橋，與泰姬陵相通。但此心願終究落空：他的兒子奧蘭茲比篡位，把他囚禁在河對岸的阿格拉堡裏。在被囚的8年中，他只有借助一面鏡子，通過堡內的窗子，遙望着泰姬陵的倒影嘆息。死時（74歲），床頭一角的牆上，正掛着那面鏡子。

神馳至此，突聽得印度名詩人泰戈爾吟道：「沙查汗，生命與青春，榮華富貴，他們全在時間的流水中流逝。因此你盡力只

我一抬頭，只見這顆淚珠，果然在陽光下閃耀……

想使你內心的愁不朽。嚴似雷霆的帝王權勢，可能像落日餘暉那樣沉沒……且讓鑽石、珠寶、紅寶石的光彩，像彩虹的神奇繽紛那樣消失；只須讓這一顆淚珠——這座泰姬陵，在時間的臉頰上，永遠永遠地無瑕地光輝閃耀。

我一抬頭，只見這顆淚珠，果然在陽光下閃耀。其實，它光輝閃耀已有三百多年。

阿格拉和泰姬陵，是我們一行此次北天竺七天之旅的中站。在此之前，我們到過齋浦爾（JAI PUR），在齋浦爾之前，我們已身在新德里。

天竺（印度）幅圓廣大，人民生活多姿多彩；單單是印度北部，要在區區七天內跑遍是絕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行程，便局限在德里、齋浦爾、阿格拉和斯利那加四個地方。盡管如此，這168個小時，三分之一耗在奔波的路上，餘下的，只能在這四個地方走馬看花或快餐式地游覽。

行程的起點是新加坡，乘新航班機晚上8時起飛，抵德里時，是當地時間晚上11時左右。下榻於離市區極遠的人馬座（CENTAUR）旅館。這一夜，遂在旅館

中虛度。

次日遊德里——這個把新德里和舊德里摺在一起的雙子城。在這裏，現代化的堂皇建築，搭配着多個世紀前的城堡遺迹和城堡的斷牆殘壁。市容美醜雜陳，連機場大廈外與華麗的戲院餐館前，也有許多衣衫不整的人，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過夜，這正是印度人不尚掩飾的特點。印度人誇言：德里是古老而又摩登的大都市，一磚一石，都有歷史；古迹之多，不亞於中國云云。

德里是由三個單位組成：人烟稠密、空氣混濁的舊德里；市街寬闊、建築宏偉的新德里；使館林立的新拓區（Chanakypuri）。

舊德里有5多：人多、蒼蠅多、垃圾多、乞丐多、烏鴉多。新德里的商業中心是康諾德坊，馬路圍成三道圈，四通八達，據說這裏要買甚麼，就有甚麼。

印度咖哩

淡米爾語咖哩（Kari），就是香料醬。在印度，香料醬不止一種，因為每一道菜餚，需要的醬料與另一道菜不同。醬料式樣之多，可與法國醬料和意大利醬料媲美。

印度各種香料的混合體，名稱為瑪沙拉（masala），是紅辣椒、黃姜、大蒜和洋葱的結合。印度餐桌上的肉類醬，是丁香、肉桂、小豆蔻、納螺、肉豆蔻搭配而成。

據印度古藥經典：你餐桌上充滿香料的食物，有利健康、刺激胃口、催動消化系統。黃姜對肝有益；丁香補腎、解熱、強化心臟；芫荽鬆便秘、治失眠；小豆蔻除口臭、醫頭痛、咳嗽和痔瘡云云。

印度的食，大致可分成兩類：素食和葷食。面餅（JAPATI）和煎餅很流行，一種叫作「南」（NAN）的頂不錯。印度餐大半以羊肉與咖喱為主餚。據說中國的餐館也不少，我們下榻的Ashok酒店，便有一個取名China Town的中國館子，主人姓蘇，是個來自錫金的華人，他有個廚師，還到過新加坡呢。

好丈夫

在古爾瑪茲山背的餐室樓梯處，我看到牆上掛着一塊小木匾，上書：「一個好丈夫，就是能夠賺比他妻子能夠花還要多得多的錢的男人；一個好妻子，就是

能夠找到這樣的丈夫的女人。

午餐後，觀光查瑪清真寺——印度最大的回教寺。寺基很高，須拾級而上。紅砂岩築成的圍牆，是沙查汗另一傑作。旁有一座高聳入雲的樓塔。隨後我們瞻仰莫臥兒皇朝君主胡默雲（HUME YUN）的陵墓。它是胡默雲的愛妃哈密妲芭諾（HAMIDA BANO）在他死後為他所造，是一座白雲石圓頂的紅砂岩王陵。據說泰姬陵便是以它為藍本。

胡默雲之死

人人以為，莫臥兒王朝第二世君主胡默雲1555年結束波斯流亡生活回返印度時，已經戒了鴉片。但有一天，他在他的圖書館內研讀星象學，耐不住偷偷地抽了幾口。之後，他走下圖書館的梯階，人覺得有點暈。只聽到附近回教堂中誦經者放聲叫信徒祈禱。這位大君主顯然當場下跪。誰知這麼一跪，便從梯階上摔滾下來，跌破頭而死。

遊了這兩座古迹之後，時已入暮，大名鼎鼎的紅堡（Red Fort）遂失之交臂。還好，晚餐過後

，驅車趕赴紅堡欣賞「音響和燈光」節目。這是純粹利用音響和幻燈設備，演述印度歷史，此一聲色享受，差強彌補了錯過一睹紅堡面目那份遺憾。

次日一早，乘車直指齊浦爾。中午抵步，只見這座粉紅色城市（Pink city）的色調已然褪色。使我驚奇的是：市中心一片人潮與車潮，街道上，車擠車，人擠人，在酷熱下，真個揮汗如雨。人山之間，車水馬龍穿梭。車的種類奇多：汽車、貨車、牛車、馬車、駱駝車、三輪車、腳車，街道變成了車種展覽場。據說除了中國之外，齊浦爾是腳車最多的地方。路兩旁擠滿狹窄的小店，擺賣着各種齊浦爾的特產：銅雕品、藍色的陶器、瑤瑯寶石，色彩鮮艷的紡織品。

奔馬定疆界

印度大君齋星（Jai Singh），趁莫臥兒王朝瓦解之際，繼承他先人的遺風：放出一匹奔馬，其隨從跟在馬後，讓馬兒任意奔馳一年，所到之處，便是王土，任何隣近大君如有不服，必須一戰以決是非。這馬奔波一年，

所獲得的犒賞是：與王妃們舉行象徵上的婚禮，婚禮過後，便遭分屍，成為王宮宴席上的美點之一。

下午逛印度大君的市宮、月宮和大君齋星（Jai Singh）親自設計築造的天文台（Jantar Hantar Observuatory）。行程至此，阿格拉的泰姬陵也就在望；迷人的、漿聲舫影裏的納金湖自是不遠了。

從德里機場起飛，不消三小時便到喀什米爾的斯利那加（Srinagar）。秋高氣爽，正是此時此地的氣候寫照。我們下榻在納金湖（Lake Nagin）畔的船屋內。船屋是靠着湖邊水上造的船形小旅館，內有鋪華貴地氈與精緻佈置的客廳和餐室；二、三間客房，冷熱氣設備，還有熱水裝置的洗澡間兼廁所。氣氛和情調，十分羅曼蒂克，置身其中，頗有古代帝王的感受。

在夕陽無限好中，船屋主人帶我們遨遊斯利那加的舊城。我們在兩側盡是古老店鋪的蛇腰般曲折街道巡遊，即使風中有沙塵、有牛糞、駱駝糞的氣味，我們

也不在乎，因山城的魅力已經使我們幾乎忘我。

第二天是登山遊湖的大好日子：下午上山，黃昏玩水。這一天，對我來說，是此次旅遊節目中的壓軸好戲。在船屋上用過早餐，在陽光燦爛、清風徐來裏，我們驅車上拔地約2700公尺（9000英尺）的古爾瑪茲山（Gulmarg）。

。一小時半的蜿蜒山道汽車路程，車子爬上約2000公尺的山背。至此直上山頂，汽車已無能為力，山勢筆直，唯有靠雙足、或電動椅、或坐騎，才能攀上峯頂。

三者中我選擇坐騎。在山背一家餐室用罷午餐，我和一位同行，各僱了一匹馬，花30盧比僱費和15盧比貼士，跨上馬背，一手持繮繩，一手抓鞍，在馬夫陪伴下登山。馬蹄踐踏着崎嶇凹凸的山腰開步，馬背此起彼落，使第一次騎馬的我，心跳心驚，深怕摔將下來，不粉身也得碎骨。數秒鐘過後，總算摸定馬性，興緻遂油然而生，於是在的答的馬蹄聲裏，馬夫低哼聲裏，扶搖直上，到了高峯。只見腳下一片翠

綠，四周山巒彷彿還睡在淡淡的淡淡的薄霧裏。風中有草和泥土氣味，城市中的塵埃與俗氣，幾乎統統留在山下了。

當馬負着我下山時，日影西斜，回到船屋，接近黃昏，連忙更衣，是乘畫舫游納金湖的時候。斯利那加的畫舫叫作詩家拉，名字蠻有詩意。每艘詩家拉可載三、四遊客。像船屋一樣，詩家拉船身都有雕刻，且畫有各色各樣的圖案。在夕陽下，納金湖上

半段水清見底。微風過處，湖波蕩漾，畫舫倒影湖中，船夫揮動劃槳，入水沙沙作響，這正是一幅槳聲舫影裏的納金湖的生動山水畫，詩情畫意，恐不亞於朱自清與俞平伯筆下的秦淮河。

湖的中段，湖面浮滿水草，綠油油的一片，畫舫過處，如草地行舟，別有風味。

下段的納金湖，湖的兩旁漸有商店與人家。此時人聲、孩童笑語、鷄啼鴨叫牛鳴犬吠之聲，

納金湖畔船屋側影



由遠而近，遂想起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裏的世外桃源。此時身在其中，乃不知有秦、漢，無論飛彈與美蘇峯會矣！

暮色漸濃，只見膚色微黑的喀什米爾人，劃着小舟，由四面八方挨了過來，打開包裹，掏出各色寶石珠鏈，招徠生意，出盡推銷解數，討價還價，死纏到底，從一條人工寶石手鐲子，由700盧比開價，然後樓梯式地討價，慢慢地、半推半就地減價到250盧比成交。此中樂趣，似乎不在所購之物，而是在你來我往、無數個回合的口舌過招。

夜的納金湖，更加嫵媚。風中稍帶寒意。湖面迷蒙一片。岸邊船屋，燈眼閃閃，湖像在夢中、像在詩中、像在畫中。不，它就是畫！這畫要是添上一輪皎月，秀氣必會增添幾分。可惜今夕無月，納金湖只好醉在暮色蒼茫的夢裏。

我就是小心翼翼，把沙查汗那顆不朽的淚珠——泰姬陵和醉在夢中的槳聲舫影裏的納金湖，裝在記憶內帶回新加坡。 □

在浮滿水草的納金湖上劃着畫舫，有如陸地行舟



由阿格拉布開往德里途中所貼的印度式家庭計劃標語“兩個就夠了”





到大馬出外景

*公羽介

說到出外景，近幾個月和馬來西亞發生最密切關係的，自然要算是今村昌平(Shohei Imamura)執導的日本片《村岡伊平治傳》(The Life Of Iheiji Muraoka)了。

這部由緒形拳、倍賞美津子，以及台灣的柯俊雄等人演出的片子，乃根據一本同名自傳體原著改編而成。

村岡伊平治，原籍日本長崎，曾浪跡於東南亞一帶，或經商或在黑社會中打滾。而這也是本片內容的重點：

村岡伊平治二十八歲那年前往香港，目睹許多日本女同胞在該地出賣靈肉，心下黯然。

後來，他替一些日本妓女贖了身，結果自己竟也經營起這門皮肉行業來了。

甚至離開香港，遠赴馬六甲，亦不忘繼續這項營生，而和當地的另一家大妓院老闆結下了宿怨。

人到中年，村岡伊平治經富甲一方，可偏偏人生多波折，他只好逐漸淪為吉蘭丹州哥打峇魯的一名理髮匠。

當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時，日本皇軍登陸吉蘭丹入侵大馬，村岡伊平治方能有機會和日本人再次聚首。

然而，經過長年的離鄉背井

，七十歲高齡的他，似本地人多過於像日本人，他已無法運用母語和同胞溝通了……

今村昌平說，影片的實際時代背景是從一九零一年開始，前後達四十年。

「故事起始於香港，但是由於香港早已面貌大變，我需要向東南亞其他地方打主意。今年四月開始進行探尋外景地的工作，先後到過馬來西亞和台灣等地。

「現在主要外景除了馬來西亞外，會在台灣北部拍攝，還有澳門和香港。」

馬來西亞的外景地，雀屏中選的就是聞名的古城馬六甲和馬來半島東海岸的一些地區。不過，因為本片在大馬的拍攝期間，適值季候風季節，東海岸部份的外景很可能被取消掉。

《村》片在馬六甲拍外景的戲，已於十月廿三日正式開鏡。

想來好笑，今村昌平歷年來完成的超過十五部片子，例如《人類學入門》(Jinruigaku Nyumon/The Pornographer)或《我要復仇》(Fukusiu Suruwa Wareni Ari/Vengeance Is Mine)等片，十年前的基於手頭沒有資料，我不能確實，十年後至今的，我卻敢肯定一部也不曾在國內電影院推出過。

他一九八三年榮獲法國坎城

影展「大獎」的《檣山節考》(Ballad of Narayama)，倒在本地上透過日本大使館舉辦的「日本電影節」，上映了一場。

而《村岡伊平治傳》今次既然大事在國內出外景，或者以後在本地上片的機率也跟着相對的而大為提高吧？

其實，外國外景隊拉隊前來我國拍電影，《村岡伊平治傳》絕對不是第一部。五十年代時，香港片和美國片都曾不約而同的前來本地「捕捉」良辰美景。

關於香港，一九五三年張活游和紫羅蓮便曾南來拍攝黑白片《馬來亞之戀》。

不過，上述兩片皆是規模很小的獨立投資，香港電影公司真正以堂堂正正陣容，群星出動，大規模南來拍片的，還是秦劍領軍的光藝公司起的頭。

一九五六年六月，秦劍親自擔任總導演和總領隊，率領導演陳文、偕同影星謝賢、南虹、嘉玲、姜中平、江雪、胡茄六人，另外攝影隊一行十餘人前來馬、新二地拍片。

這次光藝「大軍」在馬新一共拍了三部影片，即為《唐山阿嫂》、《血染相思谷》，以及《椰林月》。

《椰林月》一片，主要描寫一對年輕男女教師的愛情故事，



在《伊》片裏演出的本地臨時演員

大部份外景集中在檳城本島，而談戀愛嘛，又怎能少了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於是，檳城沿海、新舊關仔角海濱的椰林、極樂寺的石級，以及萬佛寶塔等景皆一一攝入鏡頭。

而學校的實景，則借用當地韓江中學和檳華女中的校舍；檳華幾百名中學女生，也統統上了銀幕，充當臨時演員呢。

其他兩部電影，《唐山阿嫂》和《血染相思谷》，前者大部份外景和實景都在新加坡拍攝，姑且略過不提。

後者呢？因為主要戲場集中在怡保的錫礦場，吉隆坡反而現身的機會很少。

到了六十年代，就是那個「邵氏出品，必屬佳片」的邵氏當道年代，何莉莉搭配林冲、林嘉，以及陳厚搭檔紐紐等影星，又分別前來馬、新拍過《椰林春戀》和《南海情歌》兩部影片。

八十年代時，王晶執導，由鍾楚紅、張曼玉、鍾鎮濤，以及陳百祥等演出的《青蛙王子》，則明明是在檳城出的海濱外景，可是一旦在片裏出現，卻硬硬被「編排」為夏威夷的海邊。

除此，也是由鍾楚紅演出的《雪兒》，片末時她為了逃避兩個令人生厭的無恥男人（梁家輝

《村岡伊平治傳》在馬六甲出外景



和楚原飾演），從馬來半島東海岸的地中海俱樂部，游泳游到別個外島去，同樣是胡亂編排的笑話，因為依據真實情況，地中海俱樂部附近應該沒有那麼「近距離」的海島，可供即使是具有「超級泳技」的鍾楚紅游過去的。

還有一些在本地草草出外景，連馬、新兩地也分不清楚的「降頭片」，像《蜈蚣咒》（苗僑偉、李殿朗等人主演）之流貨色，則不提也罷。

至於前來我國出外景的美國片，完成於一九五八年的耗費巨資的歌舞片《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可以說是為獨具慧眼，由於它的導演查舒亞羅根（Joshua Logan）早在五十年代，就看上了直至一九八三年，才被外國譽為世界上十大最美麗的海島之一的刁曼島。

六十年代時，也就是一九六三年前來我國拍外景的《第七個黎明》（The Seventh Dawn），則根本就整個背景發生在馬來半島，敘述五十年代初期時膠工和

游擊隊的故事。

該片由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卡波辛（Capucine），以及蘇珊娜玉（Susannah York）等人担綱演出，也該算是一部不小的製作。

綜觀上述各片，真正耐得住時流的滌洗的，恐怕不剩下一部；《南太平洋》只能勉強歸為還有一點殘餘的娛樂價值而已。

希望最新到大馬出外景的《村岡伊平治傳》，將是一部傑作，好讓外景地因此沾上一些甜頭，乘機風光風光。

附：刊於《蕉風》三九六期的《關於藝術節、電影節，電影會》一文，本在文內有「×××」符號將全文分成三個部份，後來不知怎的竟在刊出時失了踪，因此讀起來怪怪的。

雖然有點多餘，仍在這兒特此補上：第一個「×××」符號該出現在「我在等着。」（頁廿八倒數第四段）和「若你住在吉隆坡……」（同頁倒數第三段）之前；第二個「×××」符號則該出現在「才三部子……」（頁廿九中間那排倒數第六段）和「上面稍為談過了……」（同頁同排倒數第五段）之間。

此外，《椿十三郎》和《深淵》乃為《椿三十郎》和《天國與地獄》之誤，謹此致歉。 □

參加電影會看好戲

* 公羽介

一年伊始，愛看電影的人士，當然又是考慮參加「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之刻了。想要成為普通會員的方法很簡單，只要繳費六十元（學生尚可優待僅交三十元），即可全年每月按時三至四次，前往指定的地點觀賞名片佳作了。

如果成為普通會員，有被「綁死」之感，那大可選擇去當每四個月劃分為一期（即一月至四月、五月至八月，以及九月至十二月），或是每半年劃分為一期（即一月至六月，以及七月至十二月）的預備會員。前者每人每期收費三十元，後者則四十元。

一九八七年第一開張月，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選映的四部影片，包括了：

1.《複製人》（BLADE RUNNER，一九八二年，美國）

公元二〇二〇年，人類的科技已發展至大量生產假可亂真的機械人，並將之「充軍」至外星球開拓新天地的階段。

而五名「複製人」，就是因為不想只「活」四年，故逃回地球要求延長「壽命」。可是機器又怎准造反，於是組織強召警員戴卡（哈里遜福特飾演）歸隊去消滅複製人。

就在戴卡追殺複製人的過程中，影片展示了真人和假人之間的界限是何其的模糊。最後戴卡甚至愛上了「第六名」複製人。

本片的美術指導精采絕倫，另外梵奇里斯的配樂也不容被輕易忽視，其引人入勝之電子音樂，可以像子彈一樣的放射出去，然後幻化成滿夜空的烟花，或是流星雨。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六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2.《心上人》（ONE FROM THE HEART，一九八三年，美國）

本地譯名原為《風流冤家》，不喜歡就不採用了。

本片故事簡單，就敘述一對平凡的戀人，如何鬧翻了，結果各自分頭去尋找開心，臨到末了還是覺得「青鳥」就在家裏，於是把新歡拋棄，重溫舊夢。

導演法蘭西斯福特哥普拉導法一流，但問題卻是，精心設計的技巧，竟然用來表達一個瑣碎無奇的破愛情故事，也實在像大費周章使用夜光杯品嚐白開水，叫人空留遺憾。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十一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

3.《火海決死戰》（

GALLIPOLI，一九八一年，澳洲）

本片是截至當年為止，澳洲投資最大的電影。此片透過一場澳洲為其殖民地主英國在土耳其所作的戰爭，反英之餘，亦譜就了一首為青春告童真的死亡而哀悼的輓歌。

片中有一段戲是我十分喜愛的：衆新兵乘船乍抵作戰的海邊，一眼望去，多麼美麗的岸邊城市，閃爍着迷人的燈光，可是隨後發生的隊友死亡事件，緊接上長官在戰地夜晚聆聽歌劇，那往上移昇的鏡頭，活像是美夢或魂靈變作歌聲，飄上高空，再一次的觀望美極了的城市燈火，然後消失掉了——請注意攝影機一改初次觀看夜景的不動，今次是在輕輕的擺動着的，那份依戀的心情，實在令人低徊不已。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十六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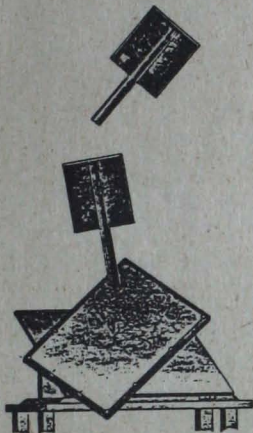
4.《彼岸花》（EQUINOX FLOWER，一九五八年，日本）

小津安二郎執導的影片，千萬不可錯過。

這是他的第一部彩色片，故事主要描寫女兒希望嫁給自己所愛的人，遭到父親反對，但是母親和朋友都支持她，最後父親被說服了。

也秉持了小津安二郎的一貫作風，本片雖然含蓄的批評了日本的家庭制度，可並不曾中場它。因此，我們根本無法說年老的一代和年輕的一代，那一邊好，那一邊壞。這是一部平衡的日本家庭生活電影，乃以含着愛心的諷刺心情拍出來。

放映時間地點：一月廿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一月廿三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禮堂。



最豐厚的色彩

——雪裏花 (SHARIFAH) 的繪畫世界

她說：「我要畫鳥兒飛翔的自由精神，而不要畫它飛翔的羽毛……。」

* 簡真

色彩的定位，在繪畫世界裏大體上已有了普通共識的界定，然而畫上的顏色與「畫上之外」的顏色，是否能彼此相通呢？若能，那麼我們試該想想：是如何？若不能，那麼則該問問顏色本身是否空無內容？

雪裏花的繪畫，色彩極盡豐富，顏色與顏色之間彼此相互應証，交接之處實不可分；一層一層的添加手法，及特殊的筆觸處理，將色彩本身獨具的亮度，彩

度，以交融的姿態，導引出最大的可能。我們看她的原畫時可以發覺，她那層層加色的獨特筆法，和利用帆布粗糙的質感效果，營造出一份類似萬谷深淵的厚度，深度，顯得畫面的色彩內諫性極強。此外，她清楚並充份的使用顏色；從畫中，很難發現最初的色彩。一層與另一層的添加交融，使原本彼此相應的色彩，於她的形式下，充份得到對揚。就色彩本身而言，她以為每一色彩都具有一定的獨立內容，色彩本身就存有一定的意義不容外在添加削減，而是透過色彩本身相輔相成的關係，突顯出色彩本身

的美。

她說：「我用深、淺，對比，和諧色調來表示有、無，正，負 (Positive and Negative)

；我使用這一個去強調另一個，我相信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主體與客體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依賴另一方以求突顯……。」

雪裏花對色彩的定位是：自然。對她而言「顏色即是世界」，她除了對顏色本身有純粹的肯定之外，對現象界的關懷，她也運用色彩給於人的感覺，和人對色彩的感覺，以超越且內在的精神方式，抽離形式的表露出形上空問 (Metaphysical space)

。她說：「我要畫鳥兒飛翔的自由精神，而不要畫它飛翔的羽毛；我也畫創生的成長與喜悅……。」色彩所能表達的，絕不是平面的直覺感受，而是透過心靈的收攝作用 (Subsumption)，毫無間隙 (gap) 的全然溝通。然而毫無間隙之所以可能，則是要追問於二者的同質性 (homogeneity)；表達與被表達的二者同質，那麼就能全然的收攝，雪裏花對色

彩的定位即是「自然」，對世界的觀點便也居於「自然」，她用色彩解釋說：「青色是水，是希望，豐碩；藍色是宇宙，冷靜；黑色是自我消滅，但不是對生命的否定，是回復原來的內在生命 (inner life)，是內心的寂靜空間……是生命所必需的，我們不能否定……」這樣的理解角度下，人間所謂的「和諧」其實都只是人類的用語，和諧與否似乎只被界定於一般人類的觀點及態度，但若反觀宇宙大化，一切生滅喜樂，都不是任何理論可以爭論的，就如她說：「……黑暗是生命所必需的，我們不能否定生命……」一樣。她理解「自然」的態度，是站在完全如實朗現的立場，以超越的態度真實的接受萬有現象，以喜悅的情懷面對一切相反相成，看一切因對立而得到最美善的對揚。

雪裏花的繪畫畫如其人：穩健、冷靜、豐厚，極強的生命力及內諫性，時時露顯其謙謙君子的風範，也妥善的傳達了宇宙萬有，無聲無心的大化流行，及「自然」泱泱無限的大氣度。 □

記

一

頓

晚

餐

* 韻 兒

看來曼滋跟她頂熟的，電話通過去，得到的答覆是：雪裏花說星期五我們可以和她一塊吃晚餐。畫畫的人就是畫畫的人（有時她們說：請別叫我畫家。）我們計劃在星期五要輕輕鬆鬆到雪裏花家去邊吃吃喝喝，邊東南西北聊聊天，然後自然而然地，我們的稿子就會出籠來。

星期五的陽光是那麼的炎熱，多虧曼滋駕着她那輛又古舊又沉重的「阿花羅蜜歐」來接咱們下班，然後直驅下吉隆坡；一路上陽光逼人來，古典鋼琴音樂滿車飛，我們今天的盛會是要去見一位當今很紅的畫家。

雪裏花長得嬌小玲瓏，很有氣質和神韻。她的氣質是那麼的優雅、從容，臉上是一種看淡世間滄桑的淡然。我們笑：是個好女人，而且漂亮。然後走樓梯上國家畫廊的某一層樓看她的第一幅大大張掛着的真畫：《風中的玫瑰》。

我們匆匆把雪裏花接上車就溜之大吉。車子漸漸遠離大塞車的城市心臟，朝蕉賴前去。路進一間迷你超級市場，我們停車買些晚餐的食物，雪裏花要煮晚餐給我們吃！我們受寵若驚，忙道

：「那真太麻煩了，我們買現成的吧。」一點也不麻煩，我隨便煮一些，很快就行的。我們只得分頭拿了大包小包往車後廂放，然後又以車代步齊齊上路走。

雪裏花住在蓮花村，曼滋笑：是爲了其名字才住在此地乎？是的。大伙兒哄堂笑。雪裏花和其弟弟住一幢雙層排屋房子。

一踏進雪裏花的家就見到屋子裏的牆上掛滿了她的畫，有膠彩畫和她在英國留學時做的版畫。而其中一幅還未完成、約有半壁大的畫靠牆站；這幅畫雪裏花畫了約一年多，不知該怎樣再繼續畫下去，太大了，又搬不上樓上的畫室去，唯有放在哪兒，也不曉得此畫幾時可完成。雪裏花的畫室很大，二樓除自己的睡房，她全打通了拿來當畫室。屋子的牆上到處掛了她自個兒的畫，雪裏花的家很有藝術家的氣氛，客廳其中一張小几上擺滿了小小的陶器、瓷器和其他一些古靈精怪但又漂亮的擺設，非常趣緻。連她廚房裏用的碗碗碟碟、杯、茶壺、煲和小鍋都很可愛，由此可知雪裏花是個懂得生活情趣的性情中人。

我和昭諭在客廳讀有關雪裏花的剪報，雪裏花把自己的資料都收集起來，足足有三大本書這麼厚。曼滋和雪裏花都喜歡一種又酸又辣的暹羅湯 (Tomyam)，於是我們的晚餐有魚有菜有豆芽有一大鍋的酸辣湯。雪裏花煮晚餐的手法敏捷迅速，但她並不天天開伙食，反而有時是她的弟弟燒飯。雪裏花笑稱其煮飯水準時好時壞，就像繪畫一樣，而有些時候她繪畫畫來畫去畫不好，就走去睡覺，一切等睡了再說。多麼平實的一種方式，有些人遇到這種情形說不定就跑去喝酒、吸煙和「痛苦的掙扎」了，雪裏花不，她去睡一場覺。

我們邊吃晚餐邊說說笑笑，吃了晚餐，洗了碗碟才坐下來談「正經事」。雪裏花是那樣的肯定自己，她從沒想過她要從事別的行業或在畫壇上「混」，她認為自己不去做一個認真的畫家，對她來說是一種浪費。她年少成名，在國內國外唸美術課程都表現出色，很早就肯定了自己要走的路。在英國她本來唸美術歷史，但有一天她醒悟這課程並非理想，於是她對其教授說：「……

當我回到故鄉時，那兒可沒有一個大師可讓我向他學習了。」那時是一九七三年，後來他們給她轉系去純美術，最後她以一級榮譽生畢業，並奪取了該校的大學獎。她說這可能受她的祖母所影響，她的祖母是個虔誠的回教徒，而且做事一是一，二是二，態度堅決，而雪裏花是祖母所帶大的，也因為這種「清醒的性格」所致，雪裏花堅稱她的畫風沒有受任何人或任何畫派所影響。

當我們談到她的畫如何如何時，雪裏花的一雙眼睛變得水汪汪跟普通美女的大眼睛有分別，因為你會感覺到其眼睛裏另有世界，另有靈魂。

看來雪裏花永遠曉得自己在做甚麼，她的畫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內涵。她平時聽各式各樣的音樂，閱讀許多書本，而且是速讀。她的畫已經不用簽名了，人人一看，都曉得那是雪裏花的作品；她的個人風格很強烈地展現在畫中。

我們帶着一顆夢遊似的心離開雪裏花的家，有一些些感動有一些些惆悵，我們見到一個默默在努力的人，我們變得有必要去

反省一下，問一問自己的靈魂：現在我們到底在做些甚麼？時間是倉促的，我們的時間是那麼的有限，我們有好好過日子嗎？

據說宇宙還是美麗的，而許多時候生活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要做些甚麼嗎？快點努力去做吧，遲了就很可惜了。雪裏花的精神在告訴我們：不執着是不行的，如果你認為那是你的方向，那麼就排除萬難，勇往直前。

在藝術的道路上，我們往往要準備付出很多，得回可能是零的結果。而雪裏花已經長成沙漠裏的仙人掌，這是長期不斷付出許多心血所換來的安慰。看來我們都得堅信努力會帶來成果，並作為活下去的力量泉源。 □



雪裏花小影



純粹的自然

——訪雪裏花

(SHARIFAH)

訪問：簡真

照片：雪裏花提供

像當日的天氣一樣：明亮、耀眼。

一腳進入國家畫廊，就看見她——雪裏花 Sharifah

Fatimah Z. Syed Zubir，一看見，就知道她就是 Sharifah，在這之前我只見過照片上的；她背對着正門，忙着指揮工作人員安排佈置下個展覽會場，所以沒察覺我們來到。當時感覺很奇妙，刻意懷着戰戰兢兢的心去見她，卻先見着背影，我站老遠不敢驚動她，只見她手依着一件大號的黃色的立體作品站着；一身紅色連衣裙、和配套的同色涼鞋，上身加披白色長衫子，一種屬於她特有的亮麗色彩，整體、和諧，映出整個會場生氣勃勃。

一路上烏雲密布，似雨非雨；望出車窗外去，天空青青紫紫，烏雲後面竟然還閃着亮光，陽光一些些的透着烏雲迸出來，光華四射，像是背後還有一個世界，也像掩不住甚麼似的，看得叫人開心，有一種詭異的興奮及喜悅。

車來到蓮花村，她說喜歡這名字，所以來這裏住，我們開懷的笑着，心底暗道，不愧是性情中人；不過雖說如此，我們還是期待着等會兒到她的家，她的花園會開滿整池並蒂蓮花。

雪裏花是國家畫廊的館長，也是當今西洋畫壇最傑出的女畫家之一；她於一九四八年出生於吉打州阿羅士打 (Alor Setar, Kedah)，一九七一年以年度最佳學生身份畢業於瑪拉工藝學院 (MA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一九七六年畢業於英國大學 (Reading University England)，一九七八年畢業於紐約不拉特學院 (Pratt Institute New York)。一九六八年起至今已於世界各地開過數十次個人畫展，並得過數個美術大獎，是位實至名歸，才學兼備的藝術大家。

- 在妳的繪畫中，顏色的使用似乎非常重要；請問妳，顏色在妳的畫中，妳給予其甚麼樣的定位？
- ◎自然。顏色是表達自然。
- 自然界的自然？
- ◎嗯！像我們可以看見到的。這世界上所有的顏色。
- 是這個世界上可以給於我們感官的顏色或有另外一層意思？比如：紅色表示快樂、喜悅，黑色表示哀傷等等。
- ◎其實是一樣的，一切都是依靠我們看見的，而有所感發的，就是表達一切自然的事。
- 那麼感覺對妳而言是很重要的事？
- ◎是的。
- 妳認為妳的繪畫是一種甚麼樣

的存在形式？

- ◎繪畫是一種表達。一種對生命、生活的詮釋。我不喜歡用一種類似摹擬的態度去面對繪畫。比如：有隻飛翔的小鳥，我寧可願意繪出他飛翔時的自由，快樂，而不願畫他飛翔的羽毛。
- 所以妳選擇用抽象形式，顏色。
- ◎嗯！抽象和顏色都是一種表達，是我喜歡的表現方式。
- 妳既然較喜歡表達精神面的感受，那麼妳對人性的喜悅或憎恨是否亦以一貫的繪畫方式表達出來？
- ◎沒有。繪畫只是詮釋宇宙界的自然，沒有要去刻意表達甚麼。
- 那麼妳覺得世上最美的事情是甚麼？
- ◎繪畫，顏色。
- 現實生活上呢？
- ◎嗯，其實甚麼都是好的，像吃飯就吃飯，繪畫就繪畫，沒有想甚麼最美的問題，都是要認真做的。
- 那麼妳在甚麼時候想繪畫？甚麼動力讓妳感覺想畫？
- ◎事實上，每天我都畫，除非是有那一天特別的累，才休息不畫。
- 那麼，除了繪畫之外，其餘時間妳做些甚麼？
- ◎讀書。繪畫是我覺得最快樂的事，除此之外，就是讀書。

- 讀那方面的書？
- ◎很廣，東西方文學、哲學、詩等等，很廣泛。
- 較喜歡那一類？看了那麼多書對妳的繪畫有甚麼影響？
- ◎沒有，在繪畫上一點影響都沒有；讀書只是一種興趣及純粹增加知識的途徑，不會對我的繪畫意識有甚麼影響。
- 喜歡那一類的書呢？
- ◎讀得很廣，大致上文學性較強的。
- 妳那麼肯定，讀了那麼多書；甚至思想上的書，都不會影響妳的想法，而更甚影響妳的畫嗎？
- ◎不會的，我知道。我很確定的知道。
- 妳個人認為一位藝術家所持的態度應該如何？
- ◎誠實的表達出來。
- 能否談談妳在三個不同國度裏的學習經驗，以及這不同經驗之下給予妳的啟發或不同的影響？
- ◎繪畫上是沒有影響的。
- 在不同的國度裏竟然沒有引起妳任何的衝擊嗎？
- ◎沒有。繪畫上沒有。
- 在任何時段，妳皆那麼自覺嗎？
- ◎是的。我相信是因為自小和我的曾祖母一起長大，受了她的影響之故；因為我的曾祖母是一位非常堅強的人，絕不輕易受環境或個人影響；我有些像她，從小受教育以來，我都非常相信自己，不太會因為老師的教育而輕易改變我的看法。
- 那麼妳如何能在完全不同的國度裏，得到三個年度學生的榮銜？
- ◎因為藝術是具共通性的。其實那些我都不在乎，得獎與否對我毫無影響，那些獎還是他們自己寄來給我的！
- 能否談談英國及紐約的經驗？
- ◎二者比較，我較喜歡紐約。因為紐約的整個氣氛較開放，較前進，承受較多衝擊，有前衛的激進態度。英國則較保守，封閉；比如：那裏的天氣，民情等等，都顯得較無紐約那麼有生氣。
- 那麼有無受紐約的影響？
- ◎沒有。繪畫上沒有。我只是喜歡它的氣氛而沒有受影響，我可以接受它的，並且，在紐約，我發現有些從世界其它各國送到紐約展覽的作品，和我自己的作品有些接近。
- 那份氣氛上的接近？
- ◎嗯。
- 是否在學習過程中曾感覺或遇見過甚麼困擾？會影響繪畫嗎？
- ◎不會，繪畫過程裏從沒有過困擾。我覺得沒有任何事物是我所不能掌握的。對我而言繪畫是件很容易的事，就是表達。
- 那麼反觀整個繪畫歷史，妳較欣賞那些畫家？為甚麼？
- ◎沒有。我不太信賴那些成名的畫家，基本上，我只視他們為美術史上的一位畫家而已。
- 較偏愛甚麼派呢？
- ◎表現派我較喜歡。
- 問了那麼多關於影響妳繪畫與否的問題，妳皆以非常確定的口氣答「對於繪畫上沒有影響」，為何妳會那麼確定自己？難道讀那麼多書，妳真能肯定說一點影響都沒有？
- ◎嗯！（稍深思）應該沒有，我很清楚。不過如果是有一大概也是一種非常潛意識的吧！
- 那麼可想而知，妳的繪畫過程非常順利吧？
- ◎嗯！是的，我的家人從不反對我繪畫，並且我自己覺得沒有甚麼困難。
- 能否再請問妳一次，為甚麼以顏色來做表達？
- ◎因為最接近內在感覺（inner

feeling）。

- 為何妳選擇膠彩（Acrylic）作畫，而不採用其它材料？試過嗎？
- ◎以前我也畫過油畫，不過油畫使用上不太方便，氣味又不好，不易乾，所以最後放棄油畫。我曾經做過多種材料。比如：粉彩、版畫製作、素描、膠彩等。目前我用膠彩作畫，因為膠彩使用方便快捷，帆布的質感又較容易表達出我要的層次效果。
- 過去妳從事過教職嗎？如果妳是在教學立場，妳以甚麼樣的態度去教導學生？對後進有些甚麼建議？
- ◎我曾經短期教過書，對於學生的學習，我視其程度的不同給予不同程度的自由，我較注重學生的自由發展，絕不要求學生要和我一樣。但是若是基本課程，比如：素描，我則是要求嚴格，因為那是基本教育，沒有甚麼應不應該自由可講。
- 對後學的建議呢？
- ◎三個字：做自己（be yourself）。
- 是否介意告訴我，關於妳的畫的標價問題？是如何決定？因為妳的畫價相當高？畫賣了以後會不會心疼甚麼的？
- ◎不會呀！別人拿走我的畫沒有關係，一向我都沒有收集任何東西的習慣。其實甚麼東西都不會久留的，順其自然嘛！標價！沒甚麼一定，有時候很小幅的畫價格高過大幅的畫，其實標價的時候也沒想過，這樣的價錢沒有人買，我決定價錢是依照那幅畫給我的喜悅程度而定的，不是依照甚麼特別的原則公式。
- 妳對於妳自己的一切，都非常肯定，明確？
- ◎是的。我還是覺得在一切能力範圍裏，沒有甚麼是我覺得不能掌握的。 □



也談萍水相逢

簡真

書名：萍水相逢
作者：蔣勳
出版：爾雅出版社
定價：新台幣九十元

爾雅叢書152
萍水相逢
蔣勳



「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同是身處異鄉怎不彼此心生憐惜。

一本集子起這樣的名，大概能知道得七、八分，若識得蔣勳，更可確定這本集子名喊得貼切。

蔣勳是筆者一面緣之師，我們曾同屬一個系，他是講師，我是學生，當時無緣受教於他，後來他轉任美術系主任後，才偶得一機緣聽過他二小時講演。蔣勳是出名的美男子，曾留學法國，風度氣質並佳。台灣文壇暱稱蔣勳「萬人迷」，這話倒不誇張，見過他的人，大概都不會否認蔣勳那份嚴肅中帶有從容而瀟灑的氣質。「萍水相逢」是數篇小品組合的散文選，作者取材甚廣，文中篇篇皆顯出作者心意，而又不露痕跡，文字寬柔流暢，氣味典雅，十足蔣勳風格。

「……散文常常是一種心情，燈下獨白，不做任何掩飾，有點直見性命的況味。……有風格的散文，便常常是文如其人；甚至不覺得是在讀文章，倒有幾分面對面，在細細咀嚼，品味一個人的風度、氣韻、性情與品格。

」作者自己對散文做如是觀，所以我們也不必以一般的要求拘限他，因為他的重點是以他不慍不火的筆法，以他欲「點綴人間善意」的態度，去傳述他的愛生哲學。法國詩人紀德（Andre Gide）曾說「我所希望的，並不在於多看看一些新的事物，而是使自己和一切不必要的事物訣別。」就像蔣勳自己說「生活的蕪雜反而給人實在的感受。」及他痛心的吶喊「我們真的對生活毫無辦法嗎？」一樣，現代人的生命態度及心靈空間已經狹小到整日閉門看自己的肚臍眼的時代了，更別再提能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的人性本質；工商並進的大時代，使人類失去了所有生靈，然而，透過蔣勳這類人的善意，試圖一片一片的捨回去，一點一點的還出人的本心。

「萍水相逢」作者取名取撇手就去，不牽掛，無粘滯之意，再次與紀德於「地糧」一書中的引言相互呼應，他說：「但願這本書能教你：比關心我這本書更關心你自己；要比關心你自己更關心其他的一切！！」

書呆子的書

*阿安

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

西西



書名：《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

作者：西西

出版：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定價：一百廿元台幣

書友問：「咦，西西有出過一本這樣的書嗎？」有的，就叫做《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

這本書在這裏不難找到，但這本書裏頭提及的書就很難找得到，甚至根本就找不到。於是有人告訴我：「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可以在新加坡找得到……。」講的人口氣很興奮，聽的人取笑曰：「撿到寶乎？」也不曉得這是不是也叫生活情趣。想一想，還是覺得有點傷心，真是文化沙漠得可以，簡直接近於莫名其妙。可是也真是沒辦法，唯一能做的是努力的找一找，努力的讀一讀。

如果你有興趣讀一讀英文書，《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就是一本不錯的購書、讀書指南，裏頭提及的書都很有趣，而且寫作

技巧不老套，很值得一讀。西西喜歡拉丁美洲的作品，所以這書裏就介紹了不少拉丁美洲的好書。其實我們都應該讀一讀外文書，讓自己的世界擴大一些，內容豐富一些。是的，《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是一冊很個人的閱讀筆記，而且提及的書以當代外國文學為主，而且幾乎都是小說，喜歡聽故事、編故事、寫故事的人簡直沒辦法抗拒這本書和這本書裏頭的「石頭」。（西西說……這書陳述的，的確祇是一塊塊石頭……。）

讓我們齊齊找一找這些「石頭」吧，大家就回到原始時代，你找到了通知我，我找到了通知他，他找到了通知大家，大家又再通知大家，o.k.？

文學批評

*阿胡

爾雅叢書161 龍應台評小說 龍應台



書名：《龍應台評小說》（評論集）

作者：龍應台

出版：爾雅出版社

定價：一百元台幣

其實我們做人就是這樣：有人彈有人讚，我們寫文章也是這樣，有人彈有人讚。文章是千古事，好或壞，日子一久，自會有答案。如果能接受這一點《龍應台評小說》倒可以一讀。

我比較着重於文壇要有開放的風氣，好好壞壞、不好也不壞或還不能肯定是好還是壞的，都有機會排列展出來，讓我們選一選，挑一挑。也只有經過魚目混珠之階段，我們才學會辨別魚目和珠之別，沒有見過「魚目」是危險的，因為世上的魚目無處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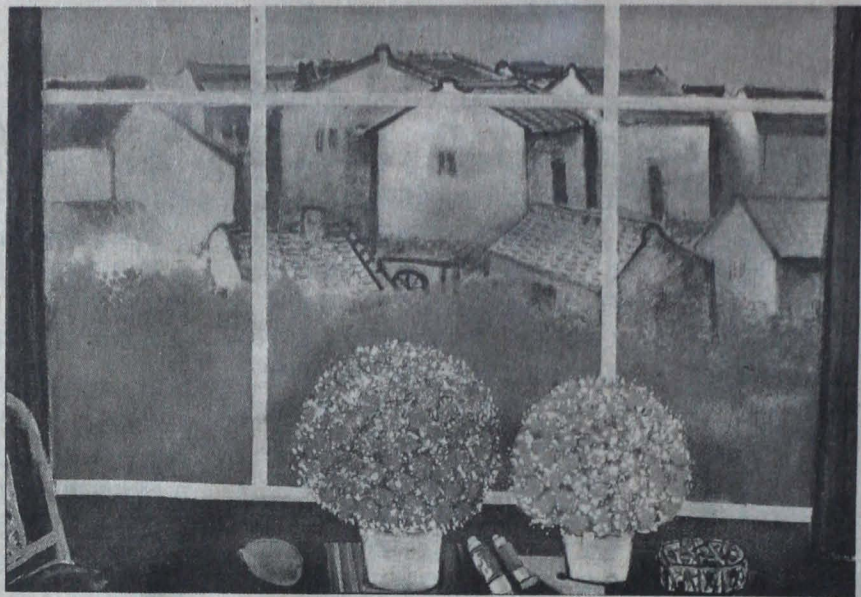
《龍應台評小說》基本上做的就是挑撿魚目和珍珠的工作，至於挑得準不準確，或有沒有錯把魚目當珍珠、錯把珍珠當魚目，或有沒有在雞蛋裏挑骨頭，那

就需靠個人雪亮的眼睛或其他人的雪亮眼睛來辨別了。

《龍應台評小說》在台灣引起驚動，主要是龍應台拋棄台灣文壇上傳統的批評方式，改用他在美國吸取到的養份來檢驗手頭上的魚目珍珠。但凡稍為反傳統，且來不及說好說壞，總是引起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可是也只有打破舊框框後，我們才會從安全或破爛的舊框框裏走出來，看到一些外頭的風景。

寫批評文章可以從許多角度去寫，《龍應台評小說》是其中一例，我們不應該消滅《龍應台評小說》這一類文體，我們應該問：「還有其他的嗎？我們應該閱讀其他不同文體的文學批評。」

□

心
牆

潘朝森（粉蠟）窗外的心靈世界

* 蘇眉 寄於倫敦

來到這裏許久時日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仔細看過這間房子；甫出房門，映眼而來的是那片每日走上幾回卻不曾留眼的牆；今日懷舊驚見，忽然油生荒涼的夢魘感；實在不能相信自己已經到了這麼不着心力的地步。

其實這片牆是很好看的；淡青藍的底面，配着淡紫藍的天花板一路接着，交接之處或青或紫的很難以分得清楚。夢幻般的顏色本已孩子氣了，牆緣上的大窗口還隔掛着透色白輕紗薄簾子，粉粉淡淡；每每應着初乍晨曦或夕日紅霞，這些牆自又是另一番領會；時像瀰上迷離的青光，灑着滿屋浮漫稚氣，時又像過燒後凍結的釉色，青不青紫不紫的，浸得滿屋沉沉着着。

向來一換新屋，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房，尤其是壁上的着色最是叫我費心計較，而這回卻不同了；像是忘了？

原來心頭最計攀附的心事，這回真忘了！今偶然抬頭相見，

心眼一盪，如實一脚踩空的跌入萬里深淵，不復自救。

記得珠珠的牆也是青藍色的淺淺做底，上印着碗口般大的嫩黃花。一樣是稚氣的色調，不過少了紫，放了點鵝黃，像就踏實了些；也許是因畫花的觸感；粗粗的，簡簡單單的，樸拙死心的印在那裏，一種跑不掉的安份，老實，叫人看了十分安心。

珠珠說她愛這片牆，我們欣然同意。當然是懂得的，怎須多問甚麼？

Wendy 的牆倒不一樣；第一次去時是晚上，也是和珠珠一同去的；一進大門顧不得招呼其它同住的人，只是一逕死盯着房門；是她放着一幅畫；抽象的；我們看了啞口，她則是訕訕的傻笑說是自己畫的，聽得我們滿心滿臉的開心。

進房見着了牆，我同珠珠學着訕訕的笑着說：「就知道是粉紅」她忙辯「白的」說是夜裏點了燈，走了色。倒也是，見桌上

一盞小燈本已是昏昏了，天頂上的燈泡也讓她圍上了白色燈籠紙；一樣照不亮的黃光，多打着一盞多散一層暈，映量得整屋像抽掉神經一樣晃晃盪盪的。珠珠還是一味開心的問。「也是自己做的呀！」「這回可不是了」她答，是聖誕夜學校裏買來的。「怎也不通知一聲呢？這樣東西挺好看的」Wendy 說忘了；說後依是一臉咪咪的笑。

昏黃的燈色最善渲染，釀着整片，老覺得遠遠近近，樣樣東西都襯浮着黃底，像是對不準焦距；亦如聽蕭邦的夜曲，那種不能鬆心的吊着、懸着、戰戰兢兢，硬是塞給你一份悲中帶喜的感受。

珠珠來信告訴我，每次收到我的信，總是保留回到自己的房裏拆，因為搬回家後的房感覺還像以前學校外租的那間；我好高興聽她這麼講，原來大夥記憶裏最鮮明的，同是那整壁碗口般大的青底黃花牆。

……小小雛花可以看得見它的綻放，一點一點的，似無似有的……

應該是屬於我們一起的；因為租得最近學校，所以最方便去。記得大家都愛花，每每去之前，總會帶點花；Wendy 有錢，從不忘精巧的帶一捧，整捧仔細挑選過的花花綠綠，配得相當好看；她的一把花兒踏進內，除了送來花香外同時還添進一份喜悅，熱熱鬧鬧的在房裏怒放；我不捨得費那麼多錢，沒錢故也難得帶花，然而有時在書報攤見了枝小雛菊也會買了去，因為貪求菊類耐放，久久不衰，只須勤換些水，它還是依然綻放如鮮。

珠珠自己買花最少，但每買必是大批的來，各種名目的，水仙、紫蓮、星辰、海芋、鐵菊、波斯、太陽花；嚇人的手法滿屋的擺，而我和 Wendy 是絕對有份的。珠珠是個粗裏帶細的人，總會分明恰當的說誰該拿水仙，誰該拿鐵菊。

記得有一回該是我得整把的向日葵，但為自己缺了一禮拜的課而錯了手，過後聽說花早已謝

了，心底自此掛念着該屬我的花，亦常是死命的捉着重買；然歲月悠悠，由始至今尚無緣見着本應屬我的，一想來心總呈汎然。今日思念更怨早已斷隔萬里重洋，一切皆遠；朵朵的向日葵也只夠幻成回憶裏最鍾愛的那片牆色，安安穩穩的坎藏心田。

異鄉的日子從來是忽略自己的過，不會再有過花兒，不會想過如何保守自己；起初的時日倒也刻意的買花點裝，但還是守不住；愚笨如我，竟不知自己的心力該是如何自處，小小的花兒，那堪負得起深重的情愁？罷了！幾日過後，可憐的花兒還是罷了手。

今日起首乍見這份青紫藍牆，映得透色白紗窗滿屋清亮，其實日日是如此的，只是心離了心，空委曲了它。

是誰叫我今日抬起頭來？本是匆匆忙忙的心，從不留點空隙給它，今且一眼怎知這麼好的牆色竟是屬我，怎道它如斯奇妙的牆色竟會映得通屋清明，靜瑟得

恍如隔世。

就爲了那麼一點感動，出手拉開那輕飄的白細紗窗，也該放一點窗進點實光了！這樣青紫交接應會看得清楚些。誰說這麼般會好些？誰又能知是否能真的好些？不過自己知道的是可以不去管；試試有何妨；姑且就爲了那麼一點感動吧。

想想明日該買朵小雛花來了，不爲自己也該爲了不負清馨的晨光；小小雛花可以看得見它的綻放，一點一點的，似無似有的，就在那你已不耐的時刻。猛一抬頭才突然發現不知何時它早已全心怒放了。 □



洪泉極短篇

8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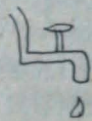
萬壽停下腳車，他的妻子已衝到面前。她想對萬壽報告急事的嘴巴張開了；舌頭和眼睛停在萬壽身後的腳車架上。萬壽轉身解開車架上的繩子，抱起大湯碗般的烏龜就往屋後走去，他的妻子跟在後面對他說：「你知道嗎？你的繼父死了！」萬壽把烏龜放在水泥地上，看了看妻子，說：「那屠夫這麼容易死嗎？明天才去走走。」「還等明天，人家都已經在今天做頭七了。」「那就算了！」萬壽蹲下身子，拍拍龜背。「你吃了晚飯送點錢去。」「拿錢去，爲甚麼？我父親的遺產都留給我媽，我媽留給他們了，還想拿錢去，莫名其妙。」「他到底還是你的繼父。」萬壽搖搖頭，拍拍龜背對妻子說：「他命是長了點，我十二歲就死了父親，十二歲就自己養自己，我二十八年來沒拿過他一分錢。」「你別這樣子，人情總還在，他的兒子還送來你繼父留給你的東西。」「甚麼東西？」「我把那個盒子放在小櫃子上。」「算了，不會是好東西，可能是兩根豬骨頭，你別理這些事。」

萬壽不理呆站在身邊的妻子，他開始提水找刷子，刷洗龜背

，不一會，烏龜刷洗清潔，他起身到屋內找工具，回來時候，看到妻子正對住那伸出殼的龜頭瞪眼，萬壽走近時，龜頭立即縮入殼內，萬壽拉了電線，通了電流，握住嘶嘶響的牙科電鑽走近烏龜，他蹲下身子，電鑽的小磨針在龜背上鑽磨，腥焦的味道撲鼻。不一會，龜背上刻出了一把刀和刀上的X，刀下一小行日期：31.8.1986. Muar。萬壽工作完之後對妻子說：「你把電鑽收起來，我去記錄，等會我送龜去蘇河放生。」

萬壽走到小櫃櫥，看到一個用草繩綁的紙方盒，他瞧一眼盒子，彎下腰從櫃子裏拿出一本硬皮簿子，妻子走過來又對他說：「你應該送點錢去。」「算了！別吵。」「你放生有好報嗎？你爸爸放了那麼多烏龜，還不是死得不明不白。」萬壽瞪了妻子一眼，打開硬皮簿子，第一頁第一行是毛筆字寫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永平。萬壽逐一翻了三十多頁，才記下今天的日期和龜的大小和地名。

「你應該送點錢去，人家還留東西給你。」萬壽看看櫃上的紙盒，伸手拿來解開草繩，打開一看，盒子裏有一個湯碗大的龜



殼，萬壽拿出來察看龜背，急忙翻開硬皮簿子，簿子上的毛筆記錄日期和龜背上的日期一樣。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永平。

8602

年輕的沈陽出海釣魚，那是東北風吹拂的早上。南中國海的浪濤把船覆了。

第二天，陽光照耀在亞細亞的海岸；南中國海的浪濤把破木和一個玻璃瓶拋上海灘。

入夜，月光拍攝在波浪上，沈陽從亞細亞的地上爬向海灘，他的白髮和枯槁的手足留下行跡，他一直向南中國海海灘爬去。陸地上風起雲湧，暴風雨驟，沈陽爬入海灘上的玻璃瓶中；隨波逐流。

8603

一．

我暗戀麗美，我們和阿宏同住在一間停止生產棕油的廠房裏。

二．

這件痛苦的事，必須從阿宏的繪畫計劃開始。阿宏想畫一幅《最後的晚宴》，不屬於宗教精神，但概念來自於宗教故事，也不屬於達文西的構圖，他想畫一幅熱帶風采的畫。

阿宏不是教徒，當他說出計劃的時候，我們的女友反對阿宏

的計劃，她是基督教徒，但還沒洗禮。

三．

阿宏為他的畫作《最後的晚宴》做了許多草圖，並且已經開始作畫。耶穌和十二門徒在香蕉和椰林的背景下晚宴，艷麗的黃昏色彩充滿熱帶情調。

我在畫中扮演了猶大，這個出賣耶穌的人，赤裸地站在茂盛的羊齒植物之後，注視盤腿端坐在香蕉葉上的耶穌，他是由一位長髮形如喜多郎的泰裔畫家扮像，他是阿宏的好友，麗美和阿宏自己也成了十二門徒之一，在畫中，還有狗貓、四腳蛇、變色龍，黑蛇和一隻鸚鵡。

四．

我和麗美站在這幅如客廳牆一樣大的畫前，我被畫中那氣勢懾住，精神恍惚，急忙找了椅子遠坐於畫的對牆角落，麗美坐在另一角落的睡榻上低泣，畫作近於完成，只差麗美的眼神。

五．

我暗戀麗美，但麗美對阿宏之情近於仰慕，在阿宏畫《最後的晚宴》時，麗美已對他近於熱情奔放了，我決定離開他們，況且我的儲蓄已用完。

六．

天剛亮，我提着行李離開廠房。回頭看看還在晨霧中的廠房，決定再回去看看《最後的晚宴》；踏入廠房，我被火光和火光晃照下的破裂畫幅驚呆，阿宏赤裸站在畫幅前，手中握着一把「巴冷刀」，麗美也赤裸裸坐於火光前，她還在燃燒手中一張張的畫稿，她手中畫紙上的火光晃動在豐滿的乳房和曲綫上，火光也在阿宏的肌肉上晃動，他握刀的影子落在破裂的畫幅上。

七．

我最後一個離開廠房，告別烏黑又破裂的《最後的晚宴》。

麗美嫁給牧師，阿宏去找他的泰裔畫家。

8604

商人黎南洋走出銀行大廈，千絲萬縷的雨在他茫然的臉上掠啄剩餘的毛孔，他動着步伐向街的對面移去，半途，他回轉身注視銀行大廈沈思；一會，他咬牙切齒，喃喃自語，你們這些極端份子，保護主義。黎南洋對着路旁的石頭衝去，附身拾起石頭，奮力向大廈拋去，那石頭是紙團，它在逆風中回擊在他的眼上，酸痛充滿他的鼻眼。黎南洋躺在風雨中的車禍血灘中。



洪泉畫

8605

心澄大師從喪家的法事場出來，雨意猶濃，他撐傘走在漉滑的鋪石窄巷；有一隻烏鴉飛掠過他的前方，風從巷口貫通而來，濃濃的寒意掛在他身上，龍鍾的身軀禁不住和灰袍一起顫動。心澄大師；手中的傘幌搖，鴉啼身後突然一聲，心澄大師連傘跌倒於地，米粒大的雨滴打在他身上，順着油光的頭皮流下浮淺的臉上皺紋而至頸項，心澄大師立忙拉起傘掩住自己的臉，順勢跨步，起身，雨打在傘上，像雷聲般響。閃電把巷子擦亮了。傘下的心澄灰袍濕透。巷口還在微心的巷口處，一隻寒鴉在巷子的牆頭上鳴鳴。心澄大師小心跨步在滑石上，水在滑石間流成波濤，心澄大師專意涉江而行。黑天再一次從牆頭壓下，閃光，心澄大師看到那牆上寒鴉上的火光，順着牆角滾下水中，一聲巨響，向巷口雷殛，心澄大師再摔倒水地上，雨水從他身上流過，手中的傘仍在握，又掩遮了他的頭臉，爬立起身子，再舉步，踉蹌。心澄

大師撐傘立在雨中，急水冲過滑石，巷口明亮的光映照在水石上，天已魚白，雨意猶濃，心澄大師撐傘行向巷口。

8606

我說這一隻鳥的故事。

精衛啣根白骨向南中國海飛翔，身後的亞細亞大地埋葬在迷濛的陽光裏。

我說這一隻鳥的故事。中國人在南中國海帆浪而來，他們是上一代的人，他們死在這塊土地上，我們生在這塊土地上。望南中國海歡呼，南中國海上又來了許多浮舟。他們，鯊和鷹相隨，還有海盜的旗幟，海鷗啣了旗幟之外的白骨向我們這塊土地飛來。

我說這一隻鳥的故事。

海鷗身後的亞細亞大地埋葬在迷濛陽光裏，精衛啣一根白骨向南中國海飛翔。

8607

我看屋外的陰影在楚均的臉上燃燒，屋外陰影中的火堆光影在楚均的臉上閃爍。

夜涼如水，黑水鎮的小山頭

上，我們坐在板屋的走廊上喝茶談天，風也在丘林間播送海濤一般的聲音。

楚均向小孩說飛簷走壁的故事；因為孩子問他從那裏來。我走了很多路，走過很多樹林，來到這座山丘下，我飛上來說故事給你聽。你教我這些功夫，快點嘛，叔叔。好！我教你在月光下走在屋頂上，然後你跳下來和我們一起喝茶。

我看屋外，陰影之外月涼如水，楚均焚燒的那堆畫的餘燼還在閃爍。

8608

林維平傾聽張牧師談上帝與人生。他覺得人生最個大洩漏，每個人都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生命，更對不起創物者——上帝。他回頭望望同伴，他自理不睬，寫自己的紙條。

「你聽好了，維平，他跟你一樣很會說教，你聽好了，阿門。」同伴對林維平說，又對張牧師說：「你剛才說基督的他力和佛教的自力，我不以為然，你要我們自力自拔離地三寸，證自我

之力處世，可惜我不信任何宗教，和尚也沒頭髮自拔，我看你現在就靠上帝的他力離地三寸明證一下萬能的你的主宰。」

張牧師對林維平的同伴瞪眼，隨即笑容可掬，溫和地說：「求主寬恕無知的人，我時時都感到主給我力量，我們來一起禱告，求主指引我們生命的真諦，給我們力量和智慧。」

林維平起立和張牧師一起禱告，他的同伴坐在他們身後傾聽。禱告之後，張牧師又向林維平談真理，生命和主的旨意，講着說着，林維平仍然一副不在意的神色，張牧師又說：「神和我們同在，我們的先輩都畏怕神，現在很多人的生命也是這樣，他們把神當了無上萬能的，把自己當成信仰者，神和人不能溝通，只有我的主，祂時時在我的生命中指引我。」

林維平不置可否，張牧師拿出紙和筆，他在紙上寫了神字和人字，然後在神人之間畫了一條直線。「世俗人都在神和人之間

造了一堵牆。」張牧師繼續說：

「只有主不離開我們，只要我們時時去親近祂，祂沒有在我們之間築上隔離，祂長存在我們的生命中，你看，這座橋，就是十字的真諦。」

林維平向張牧師的紙上看去，在神與人之間那條線上加了一條橫線，形成了十字架，他抬頭看張牧師的微笑，低頭再看那神與人的十字架。他在一次教會的佈道會上也見過這種構圖，感覺不妥。

「張牧師，這就是十字基督精神嗎？」

「主是創物者。」

「我覺得神與人之間是沒有這道牆，也沒有橋，更沒有你這種十字架，要記得柏林圍牆要消除而不是建天橋，摩西過紅海是消除海水，主沒給他築橋，十字是精神，不是宣傳品，有很多虛偽的傳福音的人都把十字當標誌，他們沒有十字基督精神，他們誹謗別人的信仰，侮辱人的另一種精神面貌，這些虛偽的人，他們不是主的兒女，而是魔鬼的奴

隸。」

「你是世俗人，不理解主的真理和偉大，你信了主，你就能看清這世界，求主寬恕你的無知。」

「張牧師，你錯了，我將來的志願是牧師，我的父親是牧師，我的祖父也是牧師，他們把一生奉獻於主，我也將是這樣。」

林維平的同伴從一個布袋裏取出一本破舊的聖經交給他，還向張牧師微笑。

張牧師站起身說：「讓我們來禱告，願主寬恕無知的人。」

8609

顏色海繁游水族。

我看到志道就想到《水族》。

那些不屬於海洋生態的水族游於志道的掌上。

那一年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是在黑水鄉。

我站在《水族》前告訴自己。自己。

寂靜的美術館有顏色海。□

季 嫵



是第十天。

我重回到這座城市，重新安排我一切生活起居。我答應媽，我會盡量過得更好。

已經是第十天，我總是，總是在寂寞和低落的夜晚看到季嫵。我無法制止心裏的悲愴。

這些天的調頻台歌曲極盡傷情，憂傷的曲詞柔美地撫慰着我底思念。

憂鬱，却原來是一種蠶食青春的病。無味無色無狀且無處不在，與夜纏綿不去。

晚洗後，我在一片蒸氣濃聚的霧中步出浴室，融入牆落一張鏡裏世界。背後地板上緩緩旋轉的三翼風扇，無聲地重複着從右到左，從左到右的動作。

鏡表濛濛濕氣凝化為數行水珠淌下，框着的世界是屋裏部份景物，且大部份是季嫵留給我的。

淌水的鏡表，明澈一如平靜的淺流。

我冷眼睺這紅塵小千，總也無法相信那是一個三十五歲的女子，裸赤中帶着一股無助和懦弱的蒼白。

但季嫵從來不是懦弱無助的女子。

長鏡是季嫵路過鏡莊時，發現鏡映女子明麗姣好，問了價錢便要下來。擱在這片鄰接浴室的牆落。走的時候嫌麻煩也就沒帶走。人間歲月，鏡子裏外，一般滄桑。

鏡子明澈中自有一番清新世

界，那是一個謎樣的小千。伊看到一隻盲目撲燈罩的飛蛾，不忍牠盲目愚昧而揮手驅趕牠。轉向牆燈不經心的立姿，伊看到季嫵，從錯綜的時空，破千重繭而出，步子施然。那柔滑的肌膚泛着流動的蠟光，一片溜蠟，是不肯也不會留住任何事物。流動的蠟光從伊脊背滑落，無止境地滑落，伊凹凸有致的肩膀，是更接近季嫵的形體了。伊幾乎無遺地表白伊內在的世界，那是一種刻意的浮雕，試圖表現伊內在的七情六慾。從伊蒼白的肌膚，那種未經世俗愛慾污染底最原始的女體，可以感覺到她軀體蘊藏着一股緩緩流動的憂悵，像一張糾結的網，禁錮着一朵待迸的情慾。

我把頭髮剪短，像季嫵那樣乾淨俐落地梳到腦後，額前不留一絲髮迹。背後的風扇緩緩地打着轉，擦落洄滴的水珠，落在頸項。水珠涼涼的，柔柔地洄滑過我脊背。像溫柔的指頭。

我打開一張集收着陽光鮮味的白床單，罩裹着身子，然後蹲坐在門後，一張放大的海報型黑白人物照之下。那是季嫵鏡頭下最滿意的作品。

「饑餓。」她說，「背景是一大片一望無際的沙漠，荒蕪、乾旱。這名非洲女子把自己緊裹在白毛氈裏。其實白毛氈並不白，這女子一身的黑色膚也不全是勻黑如日光浴後帶股潔麗的黑。她裹着幾處潰爛的傷口，她

底饑餓。她被族人唾棄，因為她底丈夫病死時她臉無悲愴，甚至她唯一的孩子餓死了她也不哭一聲。他們說她不肯流淚，她被族羣隔離。我把旅袋包的巧克力條全掏出來發，當時我沒看到這名黑女子，直至我環顧周遭，我發現她時她那無力的乞求眼神觸疼了我。其實她老早看到人羣中的我，我忽略了她，我常常在人羣圍繞着我那當兒忽略了人群外可能被遺棄的事物。我趨前去，身影幾乎可以整個地給她覆蓋。旅袋包的巧克力條全發光了，我把嘴裏含着的半條巧克力取出來，塞到她微張的嘴巴裏。她的族人咒罵她是一隻不值得同情的無淚的野獸，但此刻她抬眼看我時，眼眶裏盈着淚光。我整個人心頭一陣抽痛，驚震地呆住了。她一直捨不得嚼咬，盡含在嘴裏，待它慢慢溶化。在我們記者羣抵達之前，她就靠這張白毛氈的保護，強撐了一個多月。季若，我實在不忍心看到一個女子無親無助地受盡不公平的隔離，饑餓，我實在不忍心……」

饑餓。那樣的大標題和饑民取代了船民的故事成為一九八五年十大新聞之一。

「這個鏡頭觸發了我另一個念頭。不過，那得等到我回紐約。我這些天躺在睡袋裏，渾身又汗又臭。但是沒辦法，已經一個禮拜沒洗澡了，頭髮可能住了一窩頭虱，搔到我指甲全積了血漬

，奇癢無比。我一直睡不好，怕這些餓昏了頭的饑民看中我那一雙飽滿的手和大腿，趁黑把我宰了分享一塊肉。我右手握著槍，以防夜襲。老天，握著上了膛的短槍怎能睡得着？我便胡思亂想。其實是很好的構圖，我要安排另一個鏡頭，背景不再是極目的沙漠，而是一張紊亂的雙人床；一名女子抓着一張潔白的白床單裹着身子，濕濕的髮仍淌着水珠，臉容仍留着淡化了的晚粧。床單幅廣鬆散，那正好適度地裸露出一大片掩不及的肩膀。但這名女子必須勻麗得一絲不苟，肩膀、頸部和臉的天然顏色是刻意經過日光浴後勻潔的棕黑色。整個畫面的概念隱含着饑餓，也許是文明情慾後的不滿足，但絕不是非洲饑民裏憔悴不堪的年輕女子。」

「這樣的鏡頭、畫面、把我想瘋了。我不知道這個禮拜回得成回不成，不再給你錄話，待我回到紐約第一件事便是拍饑餓，第二件事給你寄一卷話帶子和文明摧殘下的兩種饑餓。」

季嫵回不成。她那卷話裏的饑餓竟成了我底夢魘。

我稍解人事，始曉得季嫵是我姐。

她白天店裏頭走動幫忙，傍晚總帶飯盒回去。她跟她媽住在爸的膠園，回教堂對岸一間福德正神廟旁，季嫵的媽常年吃齋拜佛，據說是從媽正式入門後，爸便把她們安頓在膠園那片半磚板

屋。

季嫻的媽是癆鬼。媽說。會傳染人的。媽不會讓我去季嫻的半磚板屋，也不讓季嫻在我們家飯桌上吃飯。

季嫻長我六歲，很乖靜。腦後成日盪擺着一簇烏黑馬尾。晨早，她媽給她梳調得秀秀麗麗，才放她來店裏。她媽很肯花時間把她調理得渾身白淨。

季嫻九歲才上學堂，我三歲。初初不習慣早上醒來見不着季嫻，而一向來也總是她到店裏之後便上樓催我起身。我整個上午抱着抱枕咬着奶嘴挨著樓梯口低泣，央人叫印度仔三美去學堂，幫我把季嫻找回來。我賴在樓梯，泣求着。店面忙，大人進進出出也沒理會我。俟季嫻放學，好話哄盡，我便終日纏着她。我五歲還猛咬奶嘴，凡事季嫻護着。媽拿我沒輒，逢人問起怎不給我戒奶嘴，媽總是說給季嫻慣壞的。

季嫻的媽，我從來也沒真正見過。偶有幾次，在河對岸，隔老遠的，總看到一名三十來歲的女子在採收膠汁或晾衣物。個兒瘦瘦小小，腦心挽隻大髻，膠園長年蔭鬱，她人長得是黑是白，也看不出。

待我上了學堂，央媽讓季嫻陪我睡。媽不許，她說誰擔保季嫻不跟她媽一樣，帶着癆病。爸不作聲，因為媽有充足的理由。

季嫻唸完高中，她媽跟她南

部的舅舅回去住。爸要留她在店裏做賬，媽不肯，一片薄店面能有幾本賬簿可以做的。那一陣，跑單幫的收入不壞，季嫻不跟爸商量便跟旁人借了一筆錢去跑單幫。我那時還在麵檔口碰到她。我很難相信她就是這樣的女子，她咬香煙灌啤酒大罵海關處的遲官員，一副俗相，與她同桌盡是撒胸膛趿拖鞋粗聲粗氣的單幫客。

季嫻是變了，難免引起一些不堪的謠言。爸掛不住臉，去找她吵。她脾氣發了，不由分說搬到暹村去租房住。爸不許我提起季嫻。他說，我沒有這樣的女兒。他連我也一道算賬。你就學她，她沒一處是好，你要是敢跟她學，我連你也轟出去，那個敗家貨。

我很少再提我姐季嫻。

跑單幫闖暹關的人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冒風險。我高二過農曆年之前，季嫻給攔截，抓了去。她的合夥人司機來店裏找爸湊三千元去保她，爸把那人轟出去。我於是勸她改行，她不聽，還要嘴皮，她強！她硬！就讓泰國警察把她關一、兩年。

我把積存了十年的三只特大美祿鐵罐子打開，五毛的銀角正好湊三千三百元，我親自交到她的合夥人司機阿劉手裏。季嫻出來後轉託司機，還我一張誌銀四千元的支票。她沒見我，那是她答應過爸的。她附了一張短信：你小時候我疼你、慣壞你，總算

沒白疼。簡短的一行字害我難過幾個晚上。

我羨慕季嫻，她根本不需要甚麼特別照顧，彷彿病痛由他，完全靠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長大的。

機緣並不虧待她。她玩相機，業餘性質，玩癮大。她在泰國邊鎮勿洞街頭攝獵時認識了美聯社記者肯尼迪。

她不跑單幫了。

緣份，如她常說的，她揹着相機跟肯尼迪北上清萊、金三角。不半年，她丟開一切跑去美國啃麵包。

至於她跟肯尼迪的關係，我只曉得他們的婚姻是她成為美國公民的基本條件之一，實際的情形我也不甚了解。

她不勤寫信，兩、三個月才寄一張風景明信片，簡單的兩句話。問她甚麼時候回來，她說你別一輩子都不結婚，你結婚那一天我一定到。真的？真的，我絕不找藉口，就算是必須客死他鄉也得留待你結婚之後，如果我在你結婚之前死去，我將不原諒我。

肯尼迪從北非飛菲律賓途中停在板城兩天，他約我出來見面。他劈頭第一句話：

「你有多久沒跟她聯絡了？」

「五個多月吧，她從不寫信，每次寄都是寄錄音帶。」

「她這一卷話或許是給你的吧，還有一張底片。」

完全不讓我有充份的時間準備。

「她出了事？」

「我很抱歉，希望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如果你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爲甚麼會是這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緊張過度，半夜開了槍。你曉得她向東睡覺的習慣，俯着睡，她拿槍睡覺，子彈從右頸直穿腦心。我很抱歉，他們說她只保持五分鐘清醒，她沒有信仰，她要求火化在該處，她要求把這兩樣交給你。」

「她的媽媽，她怎麼說？」

「她沒說，她只提到妳。她一直說交給我妹妹，一定要交給我妹妹，找肯尼迪，叫肯尼迪親手交給她，她只說這些。」

我不會原諒她。

我下柔南見了季嫻的媽。算是第一次面對面。她住在佛堂裏，眼神呆滯，形容清癯。

「我是季若。」我不懂該如何開口。

「哦，長得那麼高了。」

「照片上見過我？」

「唸書的照片。」

「我跟季嫻不像哦。」

「像，姐妹嘛，第一眼我就覺得你大概是季若。」

「我稱呼你大媽，可以嗎？」

「很好，很好。」

「姐她忙，她有常給您寫信？」

「沒了，最近都沒，而且信都是寄給她舅舅，我不識字，信上到底寫甚麼我看也看不懂。」

「哦。」

「她啊，上一陣回來過，好多年了，住沒幾天就又走了。」

「她工作忙。」

「她就是喜歡那樣忙來忙去的工作，到處跑動。」

「她工作是真的忙不開。」

「我哪兒管她，隨她愛怎樣便怎樣，她應該懂得照顧自己。」

「她忙，不過我會常來看你。」

「那很好，常下來南部玩嘛。」

「大媽，你說我長得像季嫻？我是說我們姐妹倆長得像？」

「是啊，我第一眼就以爲是她，我是老眼花了，她要黑些，她小時候白白淨淨，長大了沒想長得那麼黑。」

我當天便趕回北馬。

我重回到城裏，終日不言不語。媽總勸我，人死了天註定，活着的仍要活下去。

「我懂。」

「你懂？你瞧你自己，成日愁悲着臉，難過誰又不難過？」

「我懂，只是，如果我還有其他姐妹，或者兄弟，該多好。她不在身邊，我一直不曾感覺到孤獨，因爲我知道她在地球某處，終有一天她還是會回來的，可是她不會再回來了。我只有一個姐，就算有其他姐妹，也不可能

會有第二個季嫻。」

「以前我就說了，別讓她把你慣壞，她不聽，什麼都讓着你，慣着你。」

我小時候她有多疼我。

「媽，你還記得，她長得什麼樣子，你還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你啊——好的不學她，專學她壞的。」

「其實她一點也不壞，爲甚麼你們總說她壞？」

「哦，她不壞，她甚麼都不管，去跑單幫，然後又跑得老遠的。見了人也不愛說話，你還不全跟她一樣，甚麼事都悶在心裏，見了人也不主動打招呼，不說話。」

是嗎？我都學了她？

也許。

這一陣，跑單幫的收入不好也不壞，勉強還混得過。爸不高興，但還是不得不順著媽順著我，把膠園那幢破落的半磚板屋翻修了一部份，讓我住在那兒。

我想像季嫻一個人獨居的樣子，與外界隔絕、孤僻、冷漠。偶爾我也到店裏跑動，給媽三、兩百塊。爸突然間老了许多。

他總也愛這麼說：「風聲抓得緊，少跑兩趟。」



卡普品娜·咖啡鄉愁的錯覺



這咖啡取了個美麗的名字，只可音譯，不可意譯。

初嚐，猶如與絕色女子相遇，竟生驚艷，總讓人叫錯名字，對我這種世俗而言，她不該具名。付賬離去之後，這不具名的女子竟成了心中牽掛的思念，折醒夢迴的午夜。

應該怎麼品嚐呢？她具有名牌的驕傲，不能胡亂調味，加了砂糖她必淪落風塵，降為街角的次品。她底氣質溫柔恰好，不允許調牛奶。那仿若 Opium 香水精心研製，要能獨沽一味始公諸於世。她自有一股醞釀已久的風情，即使不經意掉在空氣中，也寧可自毀自絕，不願流為印度茶檔口或茶店伙計胡亂調打出來的奶咖啡。她豈肯任由一口濾袋流傳千口迎合一般消費，或一世紅塵輾轉沖茶間。

我乍聽那名字，錯愕地聯想及灰姑娘在舞會掉了一隻玻璃鞋，那隻鞋子改變了她坎坷的命運。而這一杯咖啡極品，午夜十二點化在唇舌間會否仍還是極品？即使一夜蛻變成蝴蝶，蝴蝶之後又將是怎樣的一個輪迴？

傳說，在東方古國，蝴蝶是一則淒麗的愛情故事化身世間。神話，在古希臘，水仙納西塞斯是美少年自戀的結果。而這名少女，介於蝴蝶和花之間，如許溫柔脫俗，居然不傳說也不神話。

蘊香的咖啡極品，不輕易竄香蕩失。乾淨體面的侍者宛如在

伊斯坦堡藍色大教堂做完最虔誠的膜拜步出，淨潔嚴肅地端着咖啡托盤來。富具傳奇的宗教信仰，迷人的中東古國，精巧地盛在土黃色陶杯裏，漫久的咖啡歷史，宛如風沙裏不經心揭揚的一張面紗，那女子面貌姣好，一襲輕縷，行踪不定，她底去處風沙巷路漫天迷霧。是咖啡見不到咖啡。卡普品娜表面慵懶地駐留一簇柔白的泡沫，間中仔細地停了幾隻剛孵育出來的小毛蟲，是可口的巧克力，在溫柔地假寐，要在唇間輕巧地蛻變成斑斕的浪蝶。

輕品泡沫的時候，我底幻想豐富兼且荒謬。童話故事裏但凡精緻的杯子盛着誘人的泡沫，多半是夜晚鷹鉤鼻巫婆的傑作。她精選的咖啡是計謀好了的一杯午夜毒藥，是一片 mirage 頗使尋找歇腳的駱駝商旅錯失方向。既是咖啡却見不到咖啡。小毛蟲精緻地蜷睡在泡沫上。即算是趕不及蛻變安眠死去，今夜音樂如許溫柔，應不會有知覺的痛苦。每一則神話的背後，蛻變是一篇愛情故事，迷信是最美的藉口。從一個生命化身另一個生命，臨死和臨生之際當有輕微的的震撼，微且柔。連死亡也極奇溫柔安詳。整個抉擇的歷程是未知的謎，一切爲了輪迴而延續。

在明閣入口左側，要繞個大圈子進入咖啡座間，始發現那是個不怎麼引人注意的梯口。夜晚它底角落間停駐一叢燈光，柔和

明暗恰好。四人組的小提琴手施然歸隊調絃整音，連那架白晝獨自悠揚的鋼琴，也忙着找搭子在角落處演繹北國風情。或許是一把蕭邦的波蘭鄉土，一泓西班牙情人放逐的眼神，一襲波多黎各的浪漫，加勒比海灘女郎嫵媚的搔首弄姿，法國香檳酒後挑逗起的情調，而那個角落最豐富，最最風流浪漫，夜夜回溯作家的愛情和遭遇。

午間那名琴手十指觸撫過的每一支琴鍵，幾乎把每一首曲子演繹得格外好，一首如情的愛竟令我感到不曾有過的震撼和欲哭。或許那是因爲不會再有其他樂器霸道專橫地穿插其間，在它漸落漸瘖瘡時，沒有其他音符可以扶撐，它必須獨立兼且表現得更好。琴師知道白天不會有掌聲，夜晚的掌聲也不會是知音，所幸酒店琴師不靠掌聲生活，他儘管做好他分內的。

夜晚的琴師只是小提琴手的配角。我有點狂恣，居然拿他與年輕鋼琴家里察克勒迪門甚至捷克的天才伊伏·波里列里奇的殊異天賦比較。

如果這名琴手是出自名門

A Comme Amour 或 Lettre A ma mere 或 Amour Interdits 的古典吉他變奏，當可在他十指彈舞間表現得極出色。然而他不是。他居然對着我點的曲子 Concerto Pour Une Jeune Fille Nommer Je Ta'ime 皺眉頭，久久不能彈奏，他甚至放

棄了，我猜他彈得不好。

咖啡是精選，夜晚這段時間是精選。正如那廳堂正中央枱面上的康乃馨底年華，奔放一如妳的年華。今夜的話題和幾句無傷大雅的輕佻玩笑，都是精選。今晚唯一的缺憾是每一支曲子的彈奏者不是我狂愛的「調琴」手，不是克勒迪門修長的手指，不是揮發自如的精選。鋼琴本身不懂情調或愛情，她需要調情聖手把她本底溫柔觸撫成愛的語言。恰如女人本身不會有愛情，直至塵世間的緣分把她帶到一個可以與她「彈」情說愛的男人跟前。甚至愛不需要語言的刺激，笨拙的琴手往往使她變成性冷感的女人，永遠承受不到愛的無形魅力，也不祈求愛或被愛。多麼糟糕的性冷感！鋼琴原是一名可以訴愛及承受愛的女子。

換了幾支曲子我遂想起把樂匠胡捧爲樂師或鋼琴家，太糟蹋了這堂皇的名詞。這一轉念，逾分殘忍。聽那支音樂多痛！他居然不解風情，十根指頭硬繃繃、副業化、「外快」化地敲疼每一個音符。敲疼天才作曲家最珍惜最完美的符號。

每一支音樂被他彈「打」得多痛。我只能假想，整個晚上他已全力以赴。所有的掌聲只有五分之一歸他，而五分之四盡歸小提琴手，他在角落那兒顯得委屈，這股委屈斷喪了一支如情似愛的音樂。那樣的音樂竟令我的咖

啡憂傷冷卻。

迷戀咖啡，始知咖啡原就帶有一股濃烈的鄉愁。我底咖啡鄉愁始於脫奶的最初接觸。全世界的咖啡鄉愁始於非洲衣索比亞的 Kefa。

咖啡跟着咖啡醇香飄得老遠老遠，這一股不肯收斂的魅力令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許以終身，矢志不移。

精選的咖啡宛若精選的茶品，要一爐慢火煮出味道，但又不教咖啡香全散跑了。要一點閒情可以獨品，至多三、四好友，人雜了咖啡情趣盡失。

點第二杯咖啡是為了解渴，為了每一次的離去思念篤深。

傳說約在公元八五〇年，阿拉伯牧羊人卡爾第 Kaldi 為今日的咖啡道友品嚐了歷史第一杯咖啡，咖啡的魅力從此公諸於世。咖啡在十五世紀傳入阿拉伯南部，從原始的野生進入文明的農業種植。在成為回教徒飲料之首，曾屢遭回教司禁制，甚至一度在可蘭經內出現咖啡禁飲條例。幾番波折，咖啡飲品仍還是水銀般無孔不入，且很快便成為最受阿拉伯人歡迎的飲料。咖啡在十六、十七世紀始傳入歐洲國家。這非洲女子一生多難，但不肯輕易屈服，她底雄心不亞於埃及艷后克里奧派屈拉。基於咖啡的宗教背景、政治因素和醫藥上咖啡因的發現，她竟成了歐人欲飲還拒的外來飲品，歐洲市場不由分說

賞她一記閉門羹。無奈咖啡騷動十足，歐洲國家復又禁不起誘惑，開了卷後一扇側門。從此，咖啡壺從西傳遞到東，由南跨北，牽動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日常飲料。不論 Cafe 或 Coffee，每一種文字都提醒她血液中遍流不盡的鄉愁，那個最熾熱最風沙的貧瘠國度。

一六五二年，咖啡品風始於倫敦首家咖啡館，咖啡館業漸興，為騷人墨客、政治分子和商界人士洽商聚會的場所。及後歐洲各大都城，藝術重鎮，掀起文人雅士鑽咖啡館的熱潮。美國波士頓、紐約和費城的咖啡館，也在一六八九年爭相蓬勃。自此，阿拉伯商旅和歐美人士足跡所及，帶動咖啡飲風。濃醇的咖啡，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送懷不絕。

咖啡——巴黎十九世紀的附雅·涅夫的咖啡坊諸如 Riche & Tortoni，已經成了畫家、詩人和小說家紀事的流連片段。城中著名的露天人行舖咖啡館子 Aux Deux margots 曾經風光明媚，飲者不絕。而誰曾在那兒品嚐人世間的滄桑寂寞？那會是海明威的在巴黎的第一杯咖啡嗎？

咖啡，攔在托盤端入年輕海明威的小說裏，他的世界他的閱歷：印第安人的保護區，非洲狩獵者的探險世界，加勒比海島，西班牙內戰的地方分子組織，直至較後落居的漁獵為生的古巴港

灣。咖啡為誰而煮？一壺緊於一壺，一杯熱飲，漫野飄香。把年輕的海明威引進文壇，將他扶撐。他受聘多倫多星報派駐巴黎任外國通訊員，巴黎坊間咖啡安撫了他年輕且富冒險的心。爾後幸遇小說家費諾羅和詩人龐德，備受賞識和鼓勵，年輕的海明威在咖啡坊一角開始了非新聞性質的小說寫作，輯印成書——「在我們的時代」。應是海明威幸得咖啡，抑咖啡幸遇海明威？如果咖啡未傳遞，如果年輕的海明威未在巴黎流連咖啡坊，如果坊間無咖啡；咖啡未曾輾轉世間，未曾跌入紅塵，這將是塵世間多麼大的損失。

所有巴黎咖啡坊名不經傳的昨日，竟成了今日的名家藝術家。品過咖啡，所有的昨日和今日，都得結賬離去。然無人知曉或記載，塵緣這一趟，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結的咖啡賬。

這個不具名的女子，自陶杯底夜色蛻變，然後步入夜的另一個世界，她選擇她底嚮往，終身不悔。而我，在分手後幻想她的去處，是為了解鄉愁之渴，赴一個不再之約，也許在中南半島海防的咖啡人行舖，也許印第安人帳篷紮營外一堆生着熊火的咖啡壺旁。她早熟的風沙國度。今夜為咖啡而咖啡的情調。卡普品娜，這不具名的女子成了我心中的牽掛，我竟不想就此結賬，不願就此離去。 □

鄉 棄

* 炎復陽

渡千出，越萬水，猶如一隻遠征的鴻雁，當時限已盡，我即飛回囊昔的蘆叢。

也分不清是第幾趟的歸程了。途中在某座城隅做了逗留，短暫的，因心裏總惦念着家鄉的容貌。城裏的五顏六色和火樹銀花映在心扉如雨後的那一彎虹彩。

漂泊在外的這些年頭，心緒一直風起雲湧。加上體力及精神上的疲累，日子抹着許多的失意。遂常不期然地憶起故居。那蕉風、那椰雨、那親情那鄉音，經常在落寞時疊成一組隱隱約約的影像，嵌在思潮的框框裏，響在心中。

其實我仍然清楚自己和家鄉的距離。想念可以飛渡南中國海，可實際上正如東馬和半島那般遙不可及。許多年前的傷痛，許多年前的藩籬，在我一路歸去時仍炙熱得燙滾在回想裏。年少時的苦澀和淌血，將延續在所謂的年青歲月之浪潮間。

家，還是最安穩的避風港嗎？家，還會是我日後歸往的方向嗎？舊時的支離不全，可又恒常如一，一絲也無變更？

然後，終站現了身姿，流浪的腳步暫告停歇。一切景物依舊，只是人事已非。所迎向的幾乎盡是一張張陌生的臉，沒有親切，沒有歡顏；我讀着深深的淡漠嚼着苦苦的湫遠，彷彿自己只是一個偶爾路過且又毫不相關的異

鄉人。

我太疲憊了。風雨和塵埃一層又一層地塗抹我年輕的心靈。我歸來是為慢慢洗滌久積的塵埃，或給傷口掃幾遍膏藥。於是在久別重逢的小鎮我睡得多，也讀得多。要自己好好歇息，最好甚麼都不去想，可是又想得長長遠遠，如江流綿長，如雲絮飄遠。

那天在水塔鐘下，我竟能以一種坦然的胸懷去傾聽吡叻河的鳴咽。父親的蒼老和恍惚，母親的哀慟和酸楚，兄長的怔忡和納悶，姐姐的黯然和無依，在四方迴響流旋着。多年來的夢想和溫馨，仍遭一種越發悲憤的實情所沉溺。如果不是因為學會了沈潛剛毅，我恐已成一尾鱗片逐漸脫落的魚了。

這麼的一粧家，雖已掉失過往的山山水水，如兒時玩伴，如空曠的院子，如許多親切的聲音，但仍有椰濤可聽，仍有布袋戲可看，仍有從年少到年輕的心路歷程可翻閱。於是我便平伏着心情住下來了。準備傾聽綠林的花香鳥叫，觀賞池邊的魚喋蟬嘶，並筆錄幾許跳躍的篇章。

唯暴風雨猛然起鬨傾瀉。氣勢如山洪。

摧毀了我先前亮麗的想望。我早該清楚，家在幾年前已不再是安穩的避風港了。今後，家更不會是我日後歸往的方向了。

不要怨我不依戀故土。不要，我記得那是我淌血成長的地方。

不要怪我遺棄了家園。不要

，我清楚那是我淚流涕破的天地。

不要責我背叛了親人。不要，我明白那是我刻骨銘心的血緣。

如今，我只有一個選擇。離去。是故土割切了我的依戀，是家園背棄了我的存在，是親人……唉！我已不懂措詞，故鄉竟要求我逸失踪跡。在一場忘卻親情和骨肉的戰爭裏，靜默的我被那激昂的聲浪刺着肺腑。至始至終，我不曾把衣袂沾在那道洪流的邊緣，卻得逃到水湄之外的那座離島去獨自過活。

以往我害怕失鄉，總在遠遠遠遠的砂州緬懷着故鄉的人情和事物。如今卻得面對遺棄，而遺棄我的正是我朝思暮想的故鄉。鄉棄，是何其殘虐的名詞啊！！

然我沒有怨恨沒有憤懣。自踏出故鄉的第一步直到五年後的今天，也無淚水也無血了。心縱然是一片一片的碎着，仍不忘給自己安排經已失鄉的生活，在遠離了家人久別了故友的那一座城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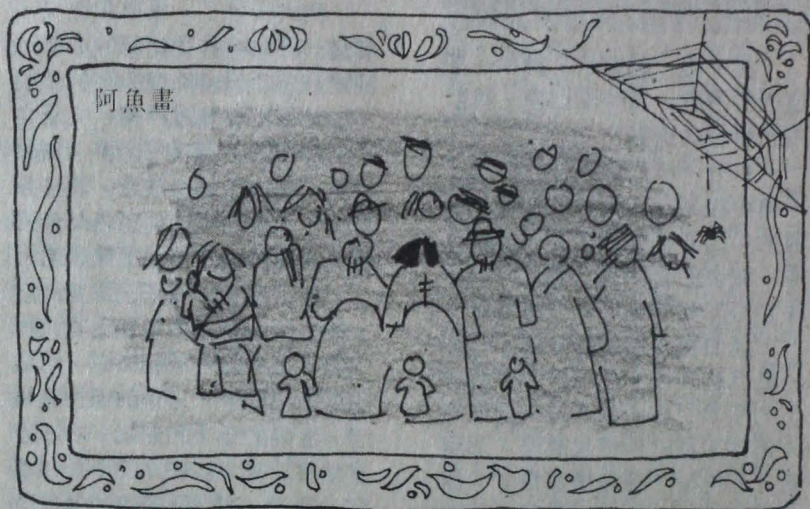
從此會不會成了不歸鴻，從此會不會抬頭望雲想鄉音，該不是重要的事了。只是將臍帶剪斷，聽不見半島的哭泣看不見故厝的破瓦，以及無法想像的支離不全，我還擁有甚麼？家，將永遠是「家」？還是「棵」？還是「挾」？

鄉棄，如野火侵襲蘆叢，鴻雁驚愕飛起，振翼遠離，頭也不回，或頻頻回顧，都一樣。

都一樣了。我已是個失鄉人。

家貧莫論親

*劉紹銘



除了在孤兒院長大的棄嬰，每個人總有親戚的。但親戚在個人生活所佔的地位，我相信在別的國家與文化中很難找到與中國宗法社會等量齊觀的例子。

劉姥姥拚命向賈府攀親，目的在借錢。她的苦心也說明了一點：朋友既有通財之義，那麼窮親戚更應照顧。如果她不牽強附會與鳳姐論親，怎好啓齒？

沈從文小說「蕭蕭」，傻丫頭被人誘姦成孕，男家不知如何處置，只好請蕭蕭的伯父來決定她的命運，看是沉潭還是發賣。

張愛玲的「金鎖記」，到兄弟鬩分家的時候，還是得由族長作主。

文學作品所記述中國姻親所扮演的角色，多得不勝枚舉。以前美國唐人街社會治安良好，無

青少年犯，親戚的制衡作用居功至大。「六親不認」可作兩種解釋：一個是你不認六親；也可說是六親不認你。在舊社會中，六親不認你不但使你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且斷絕了你窮途末路時可以投靠的門路。

這種制衡力量，等於封建時代的父權，是經濟的壓力高於道德上的裁奪。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婦女和年輕人經濟的獨立，父權和親戚的地位也因此式微。今天的姑婆叔伯輩，來到子侄家作客，若不「自重」，說不定被主人掃地出門。

但這些都是七八十年代才有所聞的變故。我做孩子時，是四五十年代。長輩吩咐一句，那敢說個「不」字？

父親的兄弟實數有幾人，不大了了，至今印象猶深的就是他一個哥哥、姐姐和弟弟。他的哥哥就是我在「童年雜憶」提到的伯父。因為我和自己的弟弟自小寄養在他家，所以也因他的關係體驗到中國親戚的各種嘴臉。

本來，伯父也是親戚。因自己的父親不成器，把兒子托管，伯父也只好替他的弟弟盡父職了。我的伯父應該是個有上進心的人。祖父把家財散盡後，無法供養伯父唸書。他在洋行當工友，自修英文。

伯父在甚麼情況下娶伯母的，那時我尚未出生，無由得知。不過，照我童年得來的印象重組再加上後來的推想，伯父這樁婚事，準是窮家子力求攀龍附鳳的結果。

原來我伯母是富家女，自小體弱多病，兼患重聽。她父母答應把女兒嫁到劉家，我猜條件之一是：讓她獨身的姐姐也跟著「過門」，終身看護她妹妹。

我的姨母（伯母的姐姐）是虔誠天主教徒。據說年輕時患過惡疾，群醫束手，眼看沒希望了——誰料及時「看到」聖靈顯現，跟著病也好了。以後立志在家

修行，終生不嫁。

稱伯母的姐姐作姨母，也僅是一種習慣。這等如今天港台老一派人的家庭，小孩子都叫父執輩的人為叔伯阿姨阿嬤一樣，並不計較血統關係的。我這個姨母在伯父家庭的地位，遍查中國文學作品，未見前例，只好由我道來。

抗戰軍興，她跟著我們到大後方。勝利後回到香港，她也以陪伴妹妹為名搬到伯父家。我的伯娘推說身體不好，一輩子沒有做過事。我的姨母是她終身的看護，也沒有為社會盡過甚麼公民的義務。反正她們姐妹二人享盡先人餘蔭，有自己的「私房錢」就是。

我想古人有資格享齊人之福的，應是小康以上，最少應有能力把兩個女人分成兩頭住家。我伯父沒有齊人的福氣，卻備嘗兩女「侍」一男的苦楚。原來這對「姐妹花」除了晚上不得不分手外，白天確是形影不離。她們兩人聚在一起，談的不是東家長就是西家短，總之題目與心智活動毫無關係就是。

伯父既接受了這種「護航」式的婚姻安排，每日要受精神上

的疲勞轟炸，刻薄點說是咎由自取。可憐的是我和我的弟弟。伯父為了躲開是非之地，除了晚飯和就寢時間不得不留在家裏外，整日不見影子。

姐妹花有見及此，「煮酒論英雄」的節目也就排在吃晚飯的時分。

「東家長」準是她們娘家的人。某某「舅父」怎麼春風得意了。某某「表哥」的生意又怎麼一本萬利了。

「西家短」，不必指名道姓，就知是衝著我伯父、叔父和我父親而來。剛好他們兄弟三人都是中小學教員，因此「教書無用論」一下子就成立了。

「讀書有甚麼用？還不如早日出來打工，說不定學到一技之長。」如果這是伯娘說的，姨母就在旁邊唯唯。

如果這是姨母說的，妹妹就會附和說：「阿姐，你說得有理。」

伯娘的娘家是生意人，難怪她姐妹倆瞧不起吃文字飯的人。

我和弟弟因為自小無家，心理特別早熟。她們含沙射影的話，句句聽得懂。於是我們一邊用筷子撥飯，一邊強忍著承在眉睫

的淚水。

我們兄弟倆只有在夜闌人靜時，蒙著被窩飲泣。

如果這是後母的折磨，那也只好認命了。可是我和弟弟受的苦，都是家貧強認親的惡果。好幾次，我想到離「家」出走——到孤兒院去要求收養也好、到街邊去討飯也好，總勝於在伯父家受精神折磨。但一來我不願意令伯父傷心，二來不忍讓弟弟更見形單影隻，乃作罷論。

「讀書無用，打工有理」的現實終於在我唸完初中一那年降臨。

伯母的娘家有開計程車公司者。她們姐妹說個情，我就在般含道的大行的士公司上了工（一年後我弟弟也輟學，在九龍的大來的士公司打工。大來大行都是余家的產業）。我這個老闆的「親戚」，負責的是接電話和記下司機老爺每次回到總站時報上來的路程哩數。

我的薪水與他人無異。看來「親戚」網開一面的地方是不以我年紀少而破例聘用。

這種大資本家的「親戚」，平日自然不會有幸見到面。可是我伯娘有一個姐妹確是明媒正娶嫁給我老闆的，因此每到農曆年，以伯父為首的拜年團就以朝聖

的心情「認親戚」去。

到了余家，我和弟弟循例善頌善禱一番後，就自動靠邊站。余家沒設簾子，但大老闆親戚的音容舉止，現今想來，確有幾分垂簾聽政的味道。他一個人大刺刺的半躺在沙發上聽稟。

「姐妹花」當然扯著「自己人」閒話家常。伯父呢，在旁有一搭沒一搭的應酬著。做生意人的家底你無法猜透，但中學教員身價若干是個透明的數字。

在余家那有我伯父說話的餘地。他攀龍附鳳的如意算盤，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說不定可以因裙帶關係一帆風順。但日本人一來，他苦心經營的關係也隨之中斷了。

可是與富家女成親的後遺症卻害了他一輩子。今天男女平等，也許再無門當戶對這種觀念了。但戰前的中國社會，「妻憑夫貴」確是天經地義的事。伯母有資格道東家長西家短，無非是她覺得真的「下嫁」了伯父。

做男子在家裏矮人一截，在親戚輩中自覺寒酸，實難想像怎樣去養「浩然之氣」。如果「女權主義」讀者看了這句話不舒服，我也沒辦法。我決不肯為了適合潮流而講假話。

伯母伯父先後作古，姨母進了修道院。二十年後思往事，猶有餘怖。平心而論，伯母姨母都不是壞人。站在伯母的立場說，她也許會覺得我不爭氣的父親把兩個孩子「寄養」在她家，是強人之難。事實也如此。

今天事過境遷，我和弟弟卻不會記恨。她和她姐姐給我童年所造成的種種創傷，都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沒有義務替別人管教孩子。

最不可原諒的是生而不養的父母。

我的母親是受不了我父親的脾氣而離婚的，至今生死不知。如果偉大的母親是不惜一切個人犧牲而護衛自己的孩子，那麼我的母親不夠資格。如果人生的目的是像美國憲法說的追求一己的幸福，那麼她拋棄了我們，也是情有可原，因為我父親一不如意就動粗的性子，實非常人所能忍受。

我和弟弟今天心理還能保持正常，多少是個異數。

「家貧莫論親」。強攀關係，自取其辱，這是我從我伯父一生取得的教訓。

（寫於威斯康辛州）

□

羽歆散文二則

風

朋友常說我走路好像要被風吹走似的，聽了不禁喜上心頭。不是因為說我身材苗條，而是我最喜人家跟我談風。每當說風的故事唱風的歌曲時，我不禁神采飛揚起來。

風真的那麼可愛嗎？你問。哦，當然。風啊！她是佻皮而狡猾的。在課室裏，當老師還在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時，我隱約地聽到，她正「沙沙」地給窗外的柳樹說故事，那一定是古老而淒涼的。

每當我們在那一片笑聲起伏的草場上追逐時，她不是陪我們一起競賽，共同歡笑嗎？

風，她的個性是爽朗的。尤其在我搭巴士時，她總愛輕快地竄進巴士的窗口在我耳邊嗡嗡兩句，我正忙着咀嚼她的意思時，她已匆匆溜走了。

她的故事是一篇寫不完的文章。令我想起小學的一位老師，每當學生求他講故事時，他總是這麼說：

「有一隻老鼠，在一個晚上溜進倉庫裏偷米吃。牠一粒、二粒的吃着。同學們，等老鼠把米粒吃完後，我才把故事說下去。

現在大家翻開課本第廿六課……。」直到小學畢業了，那隻老鼠還沒有吃完倉庫裏的米。

聽，她又在耳邊嗡嗡細語了。可是她又溜走了，她來得匆匆去也匆匆，是否忙着去給一個愛織夢的女孩訴說那說不完的故事，寫不完的文章呢？如果是，我真羨慕那女孩。

玻璃球

第一次見到你，其實我是感到很驚訝的。這麼大的一個人還拿着四粒的玻璃球，在掌心玩弄着。就在那一次的邂逅，你把那四粒玻璃球送到我的面前，說：「送給你！」這時，你的面孔已通紅。我就那麼糊裏糊塗地陪那四粒玻璃球和你從蘇格蘭路走到加馬百貨公司。有時，我們也無目的的乘巴士蕩完整個沒有天空的下午，然後鑽進電影院去看一個不完整的人生。

有一位同學，曾悄悄地告訴我，她有了男朋友。看她當時一臉的紅暈，我那時的心情是不屑的。這麼年輕，就把感情拴在心中，重疊疊的多累人啊！其實，我後來才發覺：我是害怕，害怕

受到傷害。我不喜歡不完美的東西，我的日記裏不要有分手。

你，來得太突然了。就像一場沒有天黑的小雨，洗滌塵埃亮了天空，卻撒了滿地我來不及收拾的情緒。和你在一起，四周的景物變得陌生起來。

我忘了馬路是怎麼過的，只會緊緊地跟着你的步伐移動。我似乎也忘了原本是喜歡散文的，從書局走出來，手裏拿的盡是一本又一本的詩集，就只爲了和你共享讀詩的情趣。

你是崇拜李寧的。一談起李寧，你總是喋喋不休地告訴我有關他的一切瑣事。你一向都慣以行動來替代語言，如今李寧的金牌、李寧的畫畫卻如紛飛的花朵，自你口中飄落。於是我悄悄的把我的偶像鎖進一個沒有鎖匙的抽屜裏，讓它逐漸被遺忘。這是一個秘密，我從沒向你提起。

你知道嗎，當我挑燈夜讀時，書本上的文字竟化成你的詩篇；舉筆做習題時，卻算出你臉上的輪廓。你說，我們是不是曾在一個逝去的朝代裏許下今生的諾言？

今夜，我守着玻璃球；守着電話。等你撥出鈴聲約我去寫下今生的詩。

□

冷霧翻飛

*子桑鹿

是誰，選擇了這一個冷冷午後，在空空的講堂裏讓我清楚的看見對岸的重重風霧重重。生與死或者樂與怒的圖案已混淆不清，皆有使人類迷惑的東西。在少年時期，我曾接觸過不同的宗教活動，使我此刻自然而然的想起人們傳說中的上帝，以及上帝的不幸與幸。我揮揮手臂，一切就化成了霧，化成了冷。

我曾在一個雨後的傍晚，帶着沉靜的倦意走進圖書館。白色的桌和深藍色的椅分佈成一幅我不鍾愛的圖畫。厚厚的書有的躺在桌上有的靠在架上，很安適的樣子。除了我，沒有別人坐在這裏，沒有話語亦無書香。那是幾年前吧，在我年少的時候；我常在疲倦了的黃昏裏幻想一座偉麗的圖書館。那時候的世界還很美；一如我的圖書館，一度我曾喚為家的地方。裏邊放着祖先流傳下來的書和歐美的書。我不擔心會有人把它們搬走，也知道不會有誰拒絕讓好的新書搬進去。在還不曉得政治、經濟和生活的那個年齡，這地上人間就白得像十五晚的月。後來，我逐漸發現和明白了些東西，人間便慢慢從我的靈魂深處湮遠去了。那一天不經意的回頭一望，四週的書籍像臂彎似的要把我緊抱過來。便是這樣驚然的發現人生有點像架子上的書籍；一整套的書總被分裝



阿魚畫

成幾本。我的人生是被我用光陰和愛恨，一段一段的走過去的，卻又不曾中斷的連續着。社會的演變，還有地球的演變，我想也一樣吧。

然而此刻我單獨坐在冷冷的講堂裏。沒有了少年時代的圖書館也沒有了鍾意的書，卻同樣的孤獨。做個孤獨的強者吧！尼采曾對世人狂喊似的提醒。但是社會需要怎樣的強者和多少的孤寂呢？尼采本身始終不會料到，到頭來竟會瘋癲的離開人間。死前說道：「我的時間尚未到來，有的人死後才出生。」

但是屬於人類和諧的時代幾時會到來，還是過去了呢？這座講堂很冷，許多大學生這樣說過；卻不知有沒有也說過這座城冷的。城是半島最繁華的城，裏邊的中央醫院及馬大醫院卻是教人最易感傷的地方。馬來亞大學就位於城裏頭的一座小谷裏，不同與谷外的是那漂浮着蓮花蓮葉的綠湖，以及一群群不同種族的大學生和教授。蓮類也罷，人類也罷，皆生存在冷暖幻變的赤道上；而無能為力的，總是相當的多。

每日進進出出學院，時而平靜時而激情逆湧。那是整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父親依在祖父的懷中越過千里汪洋停靠在半島的一個港口。登陸後就把一生的日子都種植在馬來亞的土地上。

紅的血鹹的淚，在這裏追尋了兩代的風風雨雨。而我是靠在母親背上在流淚中成長的。父親的手老了。母親背上的哭泣聲彷彿從一個神秘的彼岸傳過來，在空間迴旋輕盪彷彿說着別人說過的話。「在悲慘的國度裏，每個人都需要愛。」那人就是楊牧，也有人叫他葉珊的。講堂外面的陽光依然亮眼。外面的世界，有誰知道是不是在喘息呢？然我的雙親，或許還有別人的雙親，已經在半島的風雨中踏過了多長遠的心酸呢？

而我的彼岸就在冷霧狂舞的群山的那邊。每次觸及，登岸總是一種沒有喜悅的期盼。遠遠近近的你們和伊，告訴我登岸或期盼該有怎樣的喜悅吧。

我因此懷念故鄉。鄉情在此刻真是心酸的一回事。靜坐在這兒，可以很清楚的聽見遠處飄來熟稔的旋律，那輕喚似的音樂；使我觸及小學畢業時，同學們因我將遷居而贈送的音樂盒。當時音樂盒的旋律是絕對優美而天真的。只是不知打從甚麼時候開始，一切美麗的背面皆依附著令人擔憂的感覺了。昨日凌晨大選成績揭曉；最普遍的跡象是，早上在工程系裏和黃昏時在文學廣場上流傳的話是大同小異的。一如大選前夕，一些政治人物、知識份子和大學生三五成群的爭論到

深夜的情景一樣。但是，爭論對已成或未定的事實不會扯上關係。我冷眼旁觀的沉默着，不明有些自認對時勢關心的大學生，當聽到有人也守着電視到天亮時竟會說：「你也關心大選成績嗎？」好像關心時勢發展只是屬於一部分人的權利而已。

就在那個日落的雨後，我在圖書館裏和現在一般默默的聆聽那每一個音符的沉重想：我可以很真實的感覺到從遠方的一岸流來的黃河。而那音樂總在一個小時與一個小時之間撥弄幾分鐘。河已愈流愈混濁了。在你們的心靈中可有一條小河輕輕流浪嗎？

但是我多渴望這曲子會帶給我濃濃的溫馨。音符一從鍵上誕生便被我深情的收藏在心房中，讓它們醞釀成一條故鄉的清河。每在一小時又一小時之間流洩，像是忍不住要向離鄉的孩子浴沐一番。坐着的或者走著的外鄉人，盡在幾分鐘內成了知音。來自不同方向和角落的知音，我認為是幸福的。幸福的去感覺沒有種族情緒的悠然。在那樣一個幻覺的傍晚，也許雨絲會很溫柔地打着音符打著我，懷著淡淡的輕愁浪漫把黃昏擁着，我會輕輕依着迎接屬於和平的夜晚到來。一如迎接愛人的到來一般的溫柔。

三哥

* 無眉

第一日

當你的同事來公司找我，我還輕鬆地以為你祇不過弄傷了手或腳；修理電器偶爾被電流所觸是一件很小很小的意外。過去你也曾在工作時受傷。每回見你一邊眼睛敷着藥成了獨眼龍；一隻手臂包紮着紗布回家時，我們總是心痛地叫你當心，你也總是不在乎地點頭。所以，你同事在放工十分鐘前來找我時，我沒有一點不祥的預感，真的，一點點都沒有。他祇說你進了醫院。問他，你嚴不嚴重？他只重複一遍，要我去醫院看你。他走後，我還是輕快地哼許冠傑的「日本娃娃」。

然而，誰料到在醫院等我的，祇是一個蒙着白床單的你！

這是一場活生生的噩夢啊！

撥電話的手指控制不住的顫抖。當外婆溫暖熟悉的聲音從話筒那頭傳過來，詫異的問着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淚水再也忍不住，滂沱落下，對着話筒一迭聲喊了起來：「三哥死了！三哥死了！三哥死了！」

我撫摸你豐滿的面龐，握着你冰冷的手，枕在你還有些溫暖的胸膛上，喊你、喚你，淚水不停地落下，你可都聽見？

二哥紅着眼跑來，母親呼天搶地哭着跌撞而來，你可都知道？

二哥探你鼻息；槌你心臟；翻你眼皮；探你脈搏，你靜靜躺着。我除下你脖子上的金項鍊——這鍊還是年頭二哥結婚時，你特地買來戴的——從後袋掏出你的皮包，脫下你腕上黑色的手錶

，你靜靜躺着，胖胖的警察拿起相機對着你，閃光燈閃了又閃，你還是靜靜躺着。

死了，你是真的死了。你再不會像以往和我鬧着玩般，驀地坐了起來朝我大吼一聲，然後指着我哈哈大笑，你再也不會起來了。

兩個馬來工友用青色的厚帆布蓋着你，把你推出門外，這時我才驚覺下雨了——也許老天爺也為你流淚罷——雨水滴滴溶溶打在帆布上，也滴滴溶溶打在我們的臉上、身上、心上。二哥和我前一後默默跟在你身後，這斜坡路陡然像似永遠走不到盡頭的冗長。

這小木屋，一直祇是我路過的一張風景，每逢經過，總是淡淡地望一眼，然後把它遺留身後，然而，幾曾會想到，得陪着你來？

他們把你放在中間的空格，二哥還幫忙抬起你硬挺挺的身體放進去，我原也想幫忙的，祇是二哥不肯，我只好站在門外，看着你睡進這個陌生陰冷的地方。

馬來工友關上冰格的白色小門，然後又關上青色大木門，砰一聲，今後你將永遠留在黑暗裏了！

回到家，外婆早哭腫了一雙眼睛，嘶啞的聲音喃喃喊着你的名字。

家裏也還是老樣子，祇是在感覺上是那麼不一樣，連燈光似乎也黯淡下來了。偌大一間屋子，就祇有嚶嚶啾啾的哭泣聲，以及偶爾一兩聲激動淒厲的叫聲。

八點鐘了，媽催我吃飯，捧着飯碗，飯粒都哽咽在喉嚨裏；你竟然死了。桌上一盤炒蝦球，一盤鹹豬肉，都是你喜歡吃的。你踏上那茫茫的不歸路時，還沒吃飯呢，你餓不餓？困在那等陰暗陌生的地方，你怕不怕？想不想家？

你的夥伴、同事、老板、學徒、朋友，都陸續來了，說了許多話，我們一行聽一行掉淚，再怎麼說，你都回不來了。

躺在溫暖的被窩裏，朦朦朧朧睡去，半夜卻無來由地驚睡，想起你空着的床，想起你現在睡的地方，想起你回不了家，心一陣刺痛，眼淚頓如驟雨似的簌簌落下，我用枕頭蒙着臉，啞着嗓子想你！

第二日

醒來睜開眼，眼角就開始濡濕，我覺得自己像一個遊魂，空空洞洞地飄進你的睡房，坐在床上抱着你的耳機哭你，眼淚是無法把心頭千刀萬剮的痛楚哭出來。

客廳裏，爸媽和公會的代表談着土地的事。翻開報紙，頭版上血紅的大標題打出你的名字。他們叫你死者！死者死者死者死者的！你怎麼會變了死者的呢？拿着兩份報紙，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了許多遍了，還是無法教自己相信這一個事實。

你是真的死了嗎？

一切似乎都不再真實了。

太陽的光芒柔柔地照着，也不覺刺眼。連賣煤氣桶的笛聲也似從千里遙遠之外傳來的柔和，

一切都淡淡的，偶爾對面的陽台會有一個女人拿着掃帚或曬着床單，都是沒半點聲息的，活像一齣默劇。

一個早上，我就這麼呆呆坐着，對着報紙，想你、念你，憶你。

拿起小刀片，很小心很小心地割開你衣裳上的口袋和鈕扣。有一些是你愛穿的，有兩件長褲還是剛在明子的店裏新做的，簇新新的都來不及穿，現在我卻得把它們割破了。

小刀一刀一刀割在你的衣上，也一刀一刀剗在我心頭。

這麼簡易的工作，做來如千斤萬石般沉重。

你一向喜愛白色。我便要明子做一套白色大衣給你上路穿。而不久前，咱們一家才高高興興地去「金滿樓」喝明子的喜酒。那麼幾天的工夫，他卻要為你縫製最後一件衣裳了。

人生無常，白雲蒼狗，至此方深信不疑。

家裏來了很多很多人。

年頭二哥結婚時，家裏也試過這麼擁擠熱鬧。我記得，你還同人搓牌，輸了幾十塊，心疼地呱呱大叫，而這一切都清晰鮮明，恍如昨日，你一定做夢都想不到，這回這些老朋友老鄰居竟然是為你而來的。

我靠在牆角，耳邊儘是細細碎碎的談話聲，偶爾會有一聲高音，旋即又沉於喃喃低語。有兩個平時鮮少會面的老朋友紅着眼來了，外婆頤如見到親人般的激動，哇一聲喊了起來，看着外婆

老淚縱橫的辛酸，想着外婆最愛疼愛的你，淚也跟着簌簌落下，你怎會死的呢？

第三日

她們說黑白兩色都可以。

我於是換上白衣黑裙，到達小屋時，在腰間繫上白布條，除了我，大哥二哥都不能給你戴喪。

原先，她們都怕我無法冷靜，特地囑咐明子的妹妹伴我，也許這兩天兩夜的傷痛已使我逐漸麻木罷。上香、叩頭、供奉、跪拜，我一一照做了。

祇是，在瞻仰最後一面時，看着你安祥帶笑的遺容，想着你才這麼年輕，淚水再也壓制不了，我靠在大哥肩上，痛痛快快哭起來。

換上白色大衣打着領花的你，是這麼的英俊漂亮，咀角微微抿起，一臉的平和，你這副影像深深嵌進我心坎裏去。

此生，即使全部的記憶都失去了，你——仍活在我心裏。

車子開往那道絞痛心肝的黃泥路時，我並沒有忘記領你上路。上車下車、上石階下石階，過橋上斜坡，我凝視手中三柱香，喃喃同你說話，你都聽見嗎？

遠遠便望見那黃泥土的山頭，密密麻麻豎着一道道墓碑，今後你將永遠躺在這裏了。

大哥輩份比你長，祇能在路邊遠遠遙望。

我舉起香，領你一步一淚踏上這陌生的山頭，脚下張大口的黃泥洞，便是你最後的依歸，我也祇能送你送到這兒，前面的

黃泉路你祇好獨個兒摸索前進了。

他們一鏟鏟地將洞填滿，你再也走不出來了。埋下的除了你，還有我們的血、我們的淚、我們的心、我們的痛，這一切都將一直陪着你，永永遠遠的陪着你伴着你。

車子又開動了，我們把你安頓在佛堂裏，希望朝夕的清香經語，能早日超渡你轉世為人。而你一向虔誠信佛的性格，想你該不會反對罷。

你的放大照片暫時擺在壁上的玻璃櫥裏，你不會寂寞的，我會常來看你。

回到家，剛吃着飯，母親從醫院打電話回來，二嫂竟然生了。

我們都難以置信，然而，這幾天的震驚實在太多了。

生之喜悅原是無與堪比的。

然而小侄女卻在這心痛的時刻姍姍到來，一時之間，也不知應當是喜是悲。

我們用袖葉擦手，而我換上牛仔褲，趕上醫院看這個與你無緣的小侄女。

小侄女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整個身子軟綿綿的，皮膚黝黑，又如初生小貓似的紅通通。

摸着小侄女，聽着她粗重的鼻鼾聲，我總是忍不住會想；

三哥，這是你嗎？

是你再回家來與我們團聚嗎？



邁克散文六則



星雨

這一系列照片，嚴格來說，不能算一系列，因為它們的調子並不很統一，而且也沒有一般系列作品的一種略帶矯情的自覺性，要是把它們當作個別的照片，它們又有顯著的貫連，一幀幀夜間拍攝的天際，凝重或明朗爽的藍空，竟都下着碎細的星雨。

當然，較理智的人，會研究這些照片用甚麼光圈，用甚麼快門，沖印時有甚麼特別處理。理智的人的滿足，是有條有理，窗明几淨的滿足，感情用事的人，見到這星際奇景，只會得發呆，原來將無數個靜止疊在一起，竟可以製造流動的幻覺，這一陣陣冷而無限明麗的星雨，落到人間，將會是甚麼形態呢？一批拇指般大小的透明磨菇，還是觸及泥土，即幻化為色素的泉源，暗暗增添了萬物的澤彩？時間和空間的浩瀚無盡，一剎那間明澈如斯。

感恩節下午有點事出去。店舖沒開門，聯合廣場一帶靜悄悄的，疏落的行人大概趕着回家過節。三藩市背井離鄉的人特多，所謂回家，不過約了三數友好聚餐。倍思親恐怕也只是頭一兩年的事；後來習慣了，也沒有甚麼異樣的感覺。只想到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於是吃起來特別起勁興頭——一種報復和填補的心理。

倒是唐人埠照常營業。燒臘店窗裏掛着燒肉烤鴨，照紅了擠在櫃面前等待大師傅垂青的臉孔。天黑得早，雜貨店白亮的日光燈射在南北雜貨再反彈到街上，有種粉沓量亂的感覺，如沒有地方去的行人的腳步。餐館高朋滿座，各路陌生人擠擠一堂，把不快和猶豫暫時遺在門外，吃飽了再說。

門外是清冷的十一月。這種冷斯文淡定，沒有嚴冬的咄咄逼人，所以是可喜的。明天或者後天恐怕又要下雨，風暴與風暴之間的晴朗就像沙漠裏一片綠洲。歇腳者顯得客氣，因為知道是非份之福。連綿碎雨偶一喘息則似海市蜃樓，看見了還是不信。

街角一間屋沒拉上窗簾，只見一張長餐桌擺設一應皆全，卻不見人影。另一個窗望進去，早到的女客站在廚房門口與主人侃侃而談。兩小時後再經過，卻已烏煙黑火——散得這麼快？用餐時定然出現狼吞虎嚥的場面。可見是熟朋友，不然不會如此無拘。也只是推想，但是比起真實情況，或者還要多采一點罷？

感恩節



聖誕櫥窗

還不過十一月底，百貨公司已擺設起聖誕櫥窗了。那晚經過聯合廣場的I 默能，一組工作人員興沖沖工作着，非常大陣仗。櫥窗裏兩個女人蹲着佈置，另有助手將各式物品從後面遞進去，一個操縱無線傳呼機的男人站在行人道，透過機器傳達他的意見：「前面那袋小麥粉擺歪了。」「左邊的瓶子請移過一點。」就像指揮着一幕即將上演的好戲。

好的櫥窗設計等於一件件藝術品，色彩、形態、構圖都必需講究。聖誕櫥窗注重戲劇性和趣味性，務必做到過路行人駐足觀看不可。I 默能的傳統是用活動人物和背景，年年匠心獨具，巧奪天工。在沒有雪的三藩市，算是最有節日氣氛的了。

每一個櫥窗都有一個溫馨的故事，或者一個故事的橫切面。還沒有上裝的聖誕老人，剛剛在地圖上劃清楚路線，搖鈴傳喚他的隨從。於是馴鹿在木柵外探頭探腦小矮人興奮地從地窖跳上來。牆上釘着一張張小孩寄來的短信，一份長長的名單夾在書裏，上面寫着那一年新生嬰兒的名字——絕不能漏了任何一個！

隔壁櫥窗好心的老太太忙着籌備聖誕食品，幸好她懂得魔法術，雙手一扭，鍋中的大木瓢自動攪起來，冒着縷縷白煙。一隻小老鼠躲在抽屜裏偷食小豆，冷不防撞開了抽屜，原形畢露。可是沒人留意牠。世界愉快地重複着，大家在他們的軌道裏循環，魔法術的魔法術，偷吃的偷吃，旁觀的旁觀，自得其樂。

聖誕樹

穿得花花綠綠通常會被人笑「像棵聖誕樹」，但在十二月，像棵聖誕樹是名正言順的事。冬日陽光底下的建築物冷峻森嚴，鮮艷的顏色不但是及時的點綴，大概也是防止自殺協會衷心歡迎的——快樂有時只是一種假象，一種甘心被騙情況下的兩廂情願。

今年的燈飾一般上使人洩氣。聯合廣場中間那一座圓椎型的擺設夜間因為看不到細節，還算有種俗氣的喜悅，白天經過簡直疑心自己在作着噩夢。或者小鎮來觀光的人不會介意，沒有雪的聖誕反正就有強顏歡笑的意味，然而天天在左近上班購物，自命不凡的三藩市人，怎麼可以假裝看不見，縱容這種勞民傷財的醜陋滋長呢？

美麗的聖誕樹使人眼前一亮，那晚搭纜車經過諾比山大教堂對面的小公園就有這種感覺。其實也不算費心機，不過將四圍所有的矮樹掛滿各色小燈泡，但那艷麗和香甜真是不可言喻。或者是因為車上衆人短暫的溝通罷：每個人臉上帶着驚訝和一個情不自禁的微笑，嚓一聲有如劃亮一根火柴。

另有一晚，無意間蕩進密信區沒有光顧過的墨西哥小餐館。左右兩邊擺着四棵十呎左右高的塑膠椰樹，樹底企立粉紅色的塑膠費明高鳥，樹頂掛着塑膠鸚鵡，佳節將臨的關係，綴了聖誕燈飾。這種直接的燦爛，倒很少見到，雖然情調上是不合適的，精神上卻比百貨公司的矯情修飾更接近聖誕意義。

大除夕那天，打工仔和白領麗人下班之前，照例把桌上的舊日曆和各式不再有保存價值的文件扔出窗外，任由它們飄到大街上去。紛錯飛舞，一隻隻忘記了矜持的白蝴蝶，翩翩降落到城市街道上，一任勞碌奔波的凡夫俗子趕路時踢起。意志薄弱的花的鬼魂，覺得尋找自己是一種奢侈的執着，隨意便飛入尋常人家，從此消聲匿跡，以平庸，不起眼的臉目度過第二生。

也就是這種，想起過盡千帆這句話。每個人把舊的一年扔掉，三百六十五張方紙，張張都有一點無奈，一點快樂和許多太難記得的感覺。新的一本案頭日曆，我們又漫不經心地，以適當的速度一張張翻過去。

元旦那天起得晏，銀行區靜悄悄的，天氣意外暖和，樂觀者恐怕會說是好預兆，但因為身上還穿着先一晚狂歡的衣服，有時空錯亂的滑稽，於是特別清醒。抬頭一望，幾片紙張居然還在半空中婀娜往下墜呢，像是堅貞的烈女，固執地拖延，等待奇跡。頓時使人想到「一張白紙告青天」，正義而又纏綿地唱一齣苦情戲，誓要聽者流淚，否則絕不散場。不禁笑起來。笑聲中假如有自嘲的性質，那是因為太懂得自己了。況且不管如何，笑總是笑——健康的生存方式。

舊日曆



巴卡狄

十一月十四日，畫家唐巴卡狄在藝術學院演講。巴卡狄這個名字，對許多人來講是陌生的。然而，只要提起作家基斯杜化·依殊活，及他那一系列七十年代末重新印行的口袋書，馬上會得到這項反應：「啊，那個巴卡狄！」依殊活整整十本書，封面一概用了巴卡狄的畫。

巴卡狄一直畫人像，以前用鉛筆或者墨水畫，現在用油彩或水彩畫；一張張臉孔，許多時候顯着惶惶和不安，他解釋說，任何人突然發覺自己被別人研究，總會覺得不自在。所以人像畫裏的人不是自然狀態下的神色，而是自覺甚至自省時的情態——枯坐着做模特兒，可能會在腦袋裏掏出令自己吃驚的流光閃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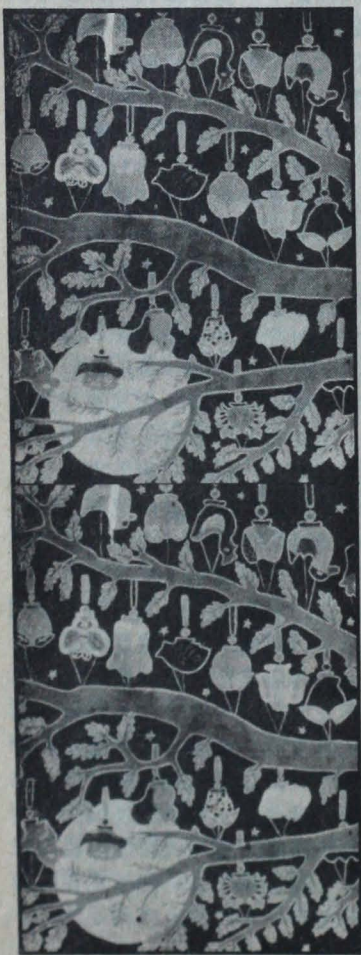
那麼演講的畫家，大概也不是自然狀態下的藝術從業員，而是面對着聽衆的發言者。這一晚的聽衆，包括許多美術學生。有一個坐在前排左角的男子，甚至一面吃香蕉一面畫素描。美術學生非常易於辨別，說得好聽是因為氣質形象。總是吊兒郎當地，優越而不在乎地，在不適宜的時間和地點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對社會和周圍的人視若無睹。他們都是年輕的；只有在那個年齡，才這麼看輕青春和一切自然規律。

巴卡狄一頭銀白的細髮，顯然不及這群學生耀眼。他年輕時候的照片也是很醒目標青的。此刻在講台上，他不厭其煩回答聽衆愚蠢的問題。依殊活坐在聽衆席，動也不動，不知道是在聽還是在等，總之使人想到「永遠」。

聞 笛

*
阿
細

元宵燈節



許多人回去了。今晚是一個例外。人不回去的，大抵心也飛回去了。樓下大堂傳來第一聲笛韻時，我收起筆記，決定離開圖書館。大堂在圖書館底下，因為佔地廣，除了作食堂用，也是許多晚會舉行的場所。天花板出奇地高，大抵是音響效果需求的空間，然而太高了，許多時不覺得它存在，彷彿露天廣場。紅色地磚一長排一長排往上鋪去，是現成的觀眾看台，最高處空了些地方，置放幾張長條板桌板凳，是圖書館下來時必經之地。

坐在其中一張板桌，我往下看。

大堂上騰出了一片空地，正中處揚起一面黃布大旗，迎風招展，上書「中秋晚會」，左右張燈結綵，掛了許多燈籠，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燈泡與燈籠相映成趣，燭光與燈光相輝相映，古今遙遙相望，對過處是觀眾席，成排成列，鬧哄哄，坐滿一堂。我坐在人群外圍，暫時忘了自己不是會員，往下望如武俠小說裏頭讀到的武林大會，規模雖不大，然而一般熱鬧，人聲漸漸靜下，黃旗下有笛聲悠悠吹起，初起是不甚在意的低聲細語，漸漸的

越見嘹亮，偌大空間容不下了，走了出去外面很遠很遠的地方。

（但聞人唱道：誰家吹笛畫樓中？）

吹起了笛子，就想起老吳，說到老吳，自然不能漏了小雄……還有那兩年陌生而美麗的時間，事後想起，那使人傷心的兩年，幾乎就決定了一生。

且不說它。那時年初，老吳忽然想起，要學古箏，他貪，偏偏一雙手又天份高，見甚麼學甚麼，學甚麼會甚麼。從前是從盆栽到剪紙，從剪紙到笛子，無一不精，現在大約是想發展到從笛子到古箏了，那也怪他不得。然而他一番遊說，說動了我，我又拉動了小雄，結果都加入了華樂組。

教我們的是別間華文中學的華樂團會員，在那間學校上課，時間是晚上八點半開始。他們都是業餘的義務華樂教師。

老吳自然是一心一意的要練古箏；他的第一志願。小雄看上了揚琴，因為揚琴在華樂器裏一向獨一無二，真的只剩了一具，而且看上去有動態，聽上去有動感，剛好合了小雄那愛玩好動

的性格。我起初選了笛子，轉念一想，拿了二胡。

古箏琤琮琮琮，細水長流，似有意似無意，彷彿不覺得它在那裏，然而回頭一望，卻是一直在那裏，古箏是一首詩，體會它，卻要人想一想的。揚琴急急切切，大抵是一篇散文，雖是字字如玉，語語動人，無限的好風光，然而質薄，輕不著地，大抵也不是一篇上好的散文。二胡拉過來又拉過去，用自己的語言，背過身去，低低的說自己的故事，曲曲折折，只可以算小說，別的不像。就算拉的是新年的小調，也是很低調的快樂，蒼老的快樂，怎麼看也不像真的快樂。換了在高地上細雨下聽，又清又亮又涼又冷，荒涼、寂寞、原始、孤獨，說不完，彷彿都是前生註定的。

以後，每個星期兩個晚上，大家都在教室裏，佔東據西，各自為政，很有《三國演義》的味道。先是小雄的揚琴來個序幕，亂敲一通，依節按拍，仔細聆聽，勉強的還可辨認出是那時新近上市的西《動舞》主題曲，間中聽到的二胡，拉過來又拉過去，沙石之音大作，彷彿有人很努

力地在刮毛玻璃，一去一回，拖泥帶水，玻璃屑紛紛掉下，是聽眾們給謀殺死去的音樂細胞。只有老吳的古箏，有骨有節，有稜有角地彈着，彈一下停一下，作沉思狀，彈兩下就停兩下，雖是斷斷續續，然而很爭氣地彈了一整個愉快的晚上。

因為沒有固定的老師，而且有老師指導的時間又短，許多時候，小雄和我總是跑去和老吳「合彈」一張古箏，有一回，大約是那古箏自覺尊嚴盡失，再忍受不了這種不「琴道」的虐待，大怒之下，把心一橫，玉石俱焚，人琴兩傷，「拍」一聲斷了一絃，一根長長的絃，瘦伶伶的半截身子死硬的指向天花板，彷彿是最後一個無聲的控訴。誰料驚變突生，眾人面面相覷，一時之間，音樂教室裏倒真是有了一種難得的肅靜。以後整張古箏是老吳的專利，沒有人敢再造次冒犯尊嚴了。

音樂教室不止我們這一間——我們這班是排名最後的超齡生丁班——來學華樂的自然大有人在。有一回，老吳經過某間教室，有人在裏頭彈古箏，叮叮咚咚

，小泉流水，是春雪剛溶時的小泉流水，一聽之下，驚為天人，巴巴的拉了我們一齊去朝聖，彈古箏者是一初中生，十三、四歲年紀，一臉稚氣，一手古箏，出神入化。聽者三人，甘拜下下下風，戲稱他為神童。此後神童一來，老吳「連人帶箏」搬往別處，餘者也很自量，紛紛轉移陣地，不想使自己的存在破壞了人家整個畫面的音樂美感。

還有一位學兄，比我們高一級的，拉得一手好二胡，人長得高高瘦瘦，一雙眼睛黑白分明，黑沉沉的，隔着千里地，看一眼就彷彿把人看個透明了，可巧姓莫——彷彿拉二胡的都該姓莫——他不來最好。他一來，我想把二胡拉得好一點吧，可惜仍停在入門——或者不入門——階段，手指與二胡又不咬絃，沒有一個音按得準，拉得對。不拉好像在偷懶，拉吧，拉吧，拉得一身汗水，一團糟。他們說，二胡是這樣的，難學難精，基礎打得足，以後拉得好，大抵耳朵要尖手要靈，專心學吧——聽上去彷彿是很長期的事業，這倒好，這個合我，我喜歡用很長很長的時間去

做一些事，只要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很好。

然而……彷彿每件事物發展到了某個程度都會來了個轉折，然而，然而家人反對我學這二胡（多麼奇怪的家人），事物到了旁人眼中往往變了個樣，理由是為我好，一不實用，二浪費時間（你是會考生哪），都是大條道理。換個角度，站到他們立場上想，學業也就是一門偉大事業了，一般人的觀念，沒有不對。

然而……然而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每個學二胡的晚上，都是我先到，七點半就站在門外了，因為門鎖着，要等到八點半才開。學校外有個車站，我就靠着柱子等，天黑下來，街燈把我的影釘死在地上，路上一輛車一輛車飛駛而過，看不到第二個人。我站着，靜靜的等，同時靜靜的想。是的，為我好，為我好，我就必須不可以做很多很多旁人有權利做的事情，是的，為我好，為我好我應該失去個人自由個人理想，為甚麼做父母的永遠不會進步，永遠把孩子當孩子，太多的愛心會使人活活溺死，然而他們永遠不明白。父母永遠是

對的。他們堅持。

我每學了一個鐘頭的二胡，等了一個鐘頭，還要對抗家人的反對。我的痴心有時是無法可想的，然而……然而我實在沒興趣朝壓力最大的路走，我值得堅持下去嗎？除了寫與看書外，我對其他我喜歡的事物沒有太大的熱心，二胡真是那麼重要？冷冷的想，想了又想，當然不。學業最重要。

後來就和小雄一齊退出華樂組了。小雄一向是陪太子性質，我要退出，他更樂得來個功成身退，反正他真正的興趣在「文化俱樂部」，由始至終不是華樂團。沒有學二胡的第一個晚上，我發覺時間出奇地多，剛好可以趕一趕退步了的功課，而且不需看人臉色，不用做家庭革命先鋒，百利無一害，真是一大解脫，一點也沒有思念二胡的痛苦，彷彿作了一個側面的印証，父母永遠是對的。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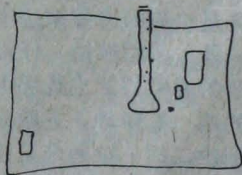
以後是老吳一個人唱獨角戲，彈了一整年的古箏，從年頭到年尾。

再以後……他去了一個城市發展他現在的第一興趣美術事業去了。我去了一個地方做了短時

期的臨教，隨後又去了另一個城市繼續學業，在家的日子少得可憐，少得使人很難得地思念起來。許久許久沒有見到老吳了，吹起了笛子，就想起了他。彷彿是小學時代的謎語，長兄在山東，小弟在城西，隔個山頭不見面——大抵是眼睛——是的，謎一樣的人生裏，許多人的思想是隔着許多許多個山頭的，誰也無法明白誰。

真的，笛為誰吹，花為誰紅，那麼眼睛為誰明亮……誰也不知道。就是太平盛世，誰的心裏都藏着一段無人在意的心事吧。大抵喜歡一種樂器，或者一種甚麼，都是一種姻緣。然而隔着種種姻緣，是人世裏重重的流轉，少年時的執着痴迷，少年時的愛上層樓，是一段短短的絃，很快就拉過去了。

誰家吹笛畫樓中——大抵是鄰家初長成的少年。 □



飛揚的髮

* 林極

我獨自一個人坐在快餐店裏頭吃雜飯，聽到一首歌，這樣唱：我們要靜一靜，我們要想一想，往後的日子到底會怎麼樣？我吃着飯的嘴巴忍不住要笑出聲來，哎這是茨廠街的快餐店吔！從哪跑來這麼不吃人間煙火的歌手？右邊桌子的兩個秀氣女郎奇怪的望着我，我閉上了嘴，然而那種感覺，嘖！我正正經經的吸着可樂，這樣想，他媽的，可惜又沒有大把大把的錢，世界又不是我的，不然還要埋怨甚麼生活日子？雞蛋糕。

哎！當然啦！我也並不是在憤怒些甚麼，反正不管世界給那些人翻成甚麼鬼樣子，而我仍是以自己的一套生存下去，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縱然現在的生活已大不如以前，到底大勢已去了呀！再怎麼西里嘩啦，亦是追不回來的了，可是我到底明白，不管怎麼樣，日子還得過下去。黃金時代過去，可是多少還遺下一些蝦米江魚仔吧？到了現在這個時候，如果尚不懂得醒目些打起十二個精神來做人，真的是渣都沒得剩呀！還要想想在狗窩的那些日子嗎？榮來張口飯來伸手，有事沒事還能捉住身邊的人鬧鬧情緒撒撒嬌。

可是現在，嘖！樣樣都得自己着手去做，一塊小香皂牙膏仔用完了都得勞動自己套上涼鞋下樓去買。又沒人疼沒人愛喝！一天三餐漏了兩餐也沒人會上街打包給我吃。吹風會感冒，雨季給水打。千山萬水外的老相好頻頻來信西里嘩啦！當然甚麼都會過去的，如果還要人頭豬腦的等待甚麼鬼奇蹟，那就算是摔得整身骨頭散去了也不會出現的。地球不會停止轉動，一如你的我的嘴巴不會停止缺德的數落身邊的人的不是？

而我只是一個再俗氣不過的傢伙，這是許多清高的人所不有的。我愛錢，貪享受，追求多姿多采的所謂墮落生活，看第二十九流的古怪漫畫鬼馬卡通，全蛇鼠一窩的豬朋狗友講不入流的黃色笑話，不看名家的詩詞散文小說，在大冷天的夜晚抽煙喝酒，你用怪異的眼光看我？對不起，我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並且絕對清醒。O·K？

而我到底還是說過，對於某些事物，還是很在意的。當然啦！我要求的永遠都是一目了然的福心如意，對於那些得辛苦撓個大圈子才拉開臉皮的所謂快樂，對不起我一律謝絕，太累人了嘛！

但是，
嘿嘿！生活嗎？
慢慢活。

守夜

* 也流

風打他身旁走過。走過了，偏偏就留幾個問號給他。

今夜他好靜。小小的頭僵在雙手環抱的腳間，坐在靠窗的書上挨着，幽幽的像隻受了委曲的貓。一對凝然的眼神，靜默的輕輕的讀着夜的語言，讀着燈的迷惘，和天的沉郁。

牆角竹架上端，一盆水植萬年青，用幽雅的姿態，散着一滴滴流動的爽然。散到他的髮上，卻被他恨恨一甩，跌個四腳朝天。

蟲鳴聲沒有，是嚇着了？他換一個坐姿，仰首瞥見老遠的一點燈光熄滅。燈光原本沒有；有了，終亦會消失，溶入夜的漆黑。

後來，守夜的樹睡了。輕微的風繞了幾圈亦回到山後老家。他撐着下來，息了燈，準備做個逃夜的失眠者。

新葉篇



一陣雨

* 李國七

燥熱中忽然嘩嘩啦啦一陣雨，令人不得不爬起來，收好應該收的衣服，把窗子掩上；炎熱天氣帶來的睡意全給趕跑了。剛才作的一場夢，還沒開始，就已結束；好像她的揮手，連愛情也來不及萌芽呢。坐在忽然間沉悶下來的房裏，還是那麼清晰，追求與爭取，從含蓄到洩露，從閃縮變張揚，像一道七彩的弧虹，燦爛是燦爛，卻擁有不了。也許不應該心碎，不過是純粹單方面的付出，誰也沒有允諾甚麼，也沒有傷害，只是心裏烙印上一道失望。一切也許是過渡期的低沉、孤獨中亂想，像沒有事做的主婦疑神疑鬼，然後詛咒一個下午是多麼的漫長和無聊。也許該養兩頭小狗，一隻雄，一隻雌，有事時把牠們丟在戶外，無事時弄進屋逗惹牠們，一種很殘忍的開心。也許自始至終都是不應該，就像窗外的一場雨，可以忽然間嘩嘩啦啦，忽然間無影無踪，隨心所欲極了。

矛盾

* 李國七

某天忽然間很想去看半夜場，不是週末，所以只得把慾望謀殺。另外有一次，很想在落雨的時候上街去；最好是晚上八、九點左右，行人擁擠、車輛川流，配上淡黃色的街燈，有很「詩意」的情調，可是雨夜時卻抱着枕頭，賴在床上。這是我的矛盾之一，其實也不是甚麼吊兒郎當，或就是個花心大少，只是在阿花身旁想着阿月，在阿月身旁想着阿娥，不能定下心來罷了。也許矛盾是我性格的全部，要改也沒有辦法改。也許我不過是在製造矛盾，只爲了逃避一些事，或者乾脆是想逃避現實。

小窗口

* 蘇于則

映入眼簾的窗口，在我思潮氾濫時總是靜靜的伴着我。萬籟俱靜的夜晚，透過這小小窗口，我可以看到那輪時常變化形狀和角度的月亮，只有這時候，我才能有條不紊的按下心情，想一想過去、現在和未來。我的童話、愛情、事業、生命，只能做緬懷和憧憬之態，而窗外的風聲在細訴些甚麼呢？

窗外的世界何其大，何其好險複雜，也許我只能在窗外經過一番混沌掙扎之後，再回到這窗口底下，憩息以及傾訴，然後帶着一顆剛痊癒的心，回到窗外的世界作命運的試驗品。

而小窗口，它的童話呢？它的愛情呢？它的事業呢？它的生命呢？它就是不艾不怨的守着那輪充滿神話色彩的月亮，還有不時出現的星星。而我永遠只能透過這小窗口，想一些我擺脫不了的事情。



日子

張寶瓊

還在上文選，外面就轟隆隆的響起雷來，大雨傾盆。

下課。隨着人潮走出講堂，大家同樣給豪雨留住了腳步。抬頭觀望紛密的雨水，心裏想到：只不過肚子開始餓了，不然也不在意能不能早點回去。下雨天，總是特別的一種心情。

到廣場上打個轉，整個地方空蕩蕩的，儘被雨水濺濕了，人打從那幾走過，一堆堆的水漬反映出一個個的身影來，像面鏡子。前幾天那個夜幕低垂的晚上，這裏有場歡宴，宴會上還播放着那首「夜來香」呢。

雨勢還不見小起來。我和玉鳳跑回講堂裏去，還有好些同學遠遠的坐在講台後面，做着自己的事情，我們也坐了過去，攤開了報紙。

講堂前，三三兩兩的同學圍着林老師，親親切切地在聊天。

玉珍、慧貞兩人在抄寫着韓文的課文，一邊相互地交談着。那種在小學時代逃不掉的抄寫課業，在學習一種新語文時，居然在大學裏重新操練了。我還真遺憾自己連一種外文都沒修呢。

時間靜靜的過去。

寫着寫着，玉珍突而其來的遠遠喊了過去：「喂，你們還不放老師走啊！」大家笑開了。那邊玉鳳也相和着：「老師，菜冷囉！」

林老師大概也沒怎麼聽清楚

，有同學轉述了，他笑嘻嘻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在談大選。」

大選。那迫在眉睫的選舉。是不是還在談着丹絨區的龍虎相鬥呢？是不是在痛心着呢？

講台前的同學散去了。

時候不早。這場雨，叫人漸難等下去了。

「走吧。」我向玉鳳示意，收起了報紙。

我、玉鳳、加上慧貞，三個恰巧是同路的人，於是一起走出了講堂。

「借把雨傘來嘛，你們共好了。」國忠看我們掏出了兩把雨傘，半開玩笑地開腔。

「我們是很自私的，雨傘只留自己用。非一人一把不可。」我笑說。

那麼大的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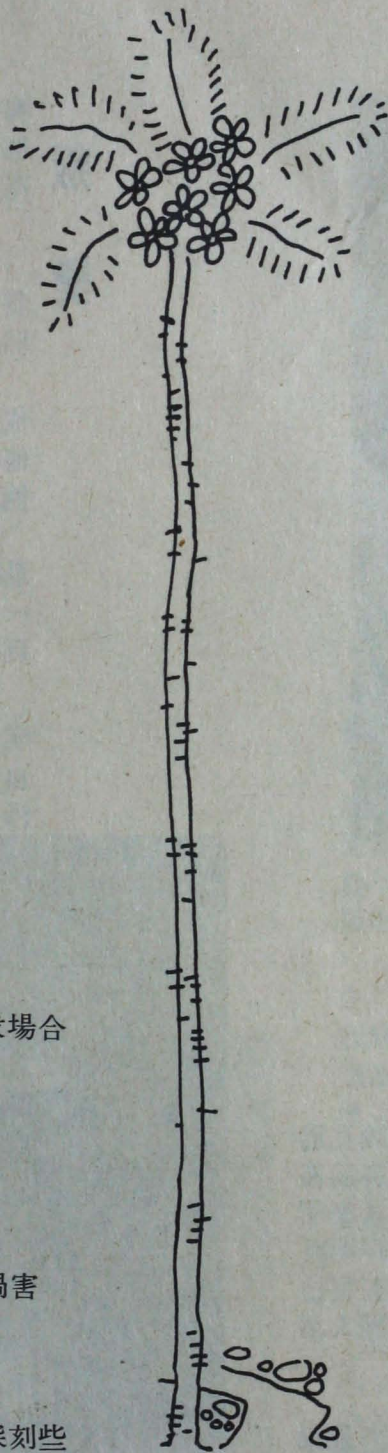
我們笑着向宿舍的路走去。背後還傳來國忠不認真的語調：

「……你們一個個走了……冷冷清清……。」

走過了大樓的走廊，我們就撐開了傘，走入雨中。我穿着母親的寒衣，抱緊了提袋，身上一片暖和。我行在前頭，心中其實一點也不在乎周圍的雨水。

漫天落下的雨水，沒有特別對人傾訴些甚麼，不過是只自顧自的下着。就這樣，我結束了這個星期中最後的一堂課。 □

林若隱詩二首



花樹街道

他說：在巴士車站的長椅
在曠野公園花樹疏落的草坪
在一面日日開滿繁華、喧囂
以及生活的窗子前面
寫詩，不寫詩是不可能的

他的堅持使我遲疑
雨季過完而花樹開放的時候
我聽見心底深處小小的遲疑
呱的一聲躍出枯井，說：
我就知道天空是遼闊的……

我終於看見信心成長繁延
在簾垂風輕的斗室窗戶
在言語夾雜、文化多元的羣衆場合
在穿叉交流的街道曲巷
或者夜深微雨的回家路上

我肯定詩的形成
是愛的形成
不爲衝着一場昨日的爭執
忿忿難安，設計未知的一場禍害
械鬥，或者放棄

在我們生活熟悉的街道
花樹的印象總會比路牌的，深刻些
感人些，路牌是必要的，花樹也是
如此海闊天空的胸懷才會

悠悠滋長，普遍，且長久

我們都走過那些花樹街道
延着隱閉的路牌
尋到一座陌生的城，或者
回到小時候遊樂的小鎮
記取了花樹開落的印象和意義

這些都是生命所能體認的
寫詩，我說，當然是可能的
在一面日日開滿繁華、喧囂
以及生活的窗子前面
街道花樹在墨筆下疾走成行……

遠行

因爲這一次我必須遠行
去一座遠處很深很入的山林
你一定要好好把我記住
不是服飾
不是已長的髮
不是憂悵的幻像

因爲這一次我不知可還回來
安然帶着我的微笑
回來這兒生長我的風雨區
那時候一定雨已很長很長
風也很大很大了
如果你真忘記
我只有生長成夢
風雨都生長成夢

傅承得詩二首



那晚夜黑風高
加入房屋和庭院的密謀
花草樹木，都沒睡着

（躲在陰冷潮濕的角落
我豎尖雙耳
聆聽叛變的理由）

他體溫下降，脈搏漸弱。枕被說
他看不到面目的扭曲。掛鏡說
他忘掉色彩與芬芳。劍蘭說

最後，羊齒植物建議
一聲不響的搬離
到甚麼地方都可以

明晨，讓我孤獨的醒在
自己營築的
沙漠……

難題

（我在鏡裏看見自己：
枯槁的蘆葦
黯澹的日月
一幅窮山和惡水）

爲甚麼每個清晨我得洗同樣的臉孔爲
甚麼晝以繼夜我得掛同樣的笑容爲甚
麼剃鬚刀雕不出一張新面目爲甚麼厚
日曆壓不碎那條死胡同爲甚麼睜開眼
要四處碰壁爲甚麼大白天要躲着哭泣
爲甚麼提問題被視作叛逆爲甚麼人活
着不能像自己

不要問我爲甚麼不像別人那般的乖乖
與昏迷；不要問我爲甚麼——
只因你心中也有同樣的難題



家室樂

* 方 昂



之一

我只有卑微的願望小小的一個
築個遮風避雨的巢在山麓在水湄
周圍有草色的青蔥水流的琤琮
園裏自植菜蔬一畦畦
晨早鴿羣啄食陽光夜晚蟲豸催眠月光
風雨來時聽爐火呢喃薪柴的溫暖

之二

我應該怨妻還是愛妻
這麼一個小小的精靈妻給了我
噢這麼一個剝奪我無數時間的小小精靈
一朵無邪的花她偎在我胸口
嬰孩的髮香猶帶母親的乳香
彷彿泥土的香是否鄉土的香？

之三

日子是隣居的白貓躡足輕悄走過
盈耳盡是芭蕉樹葉協奏的蕭蕭
最惱人的噪音不外鴉雀的喧嘩
我在庭前吟哦陶淵明與杜甫
妻在房裏把兒歌輕輕編進兒衣
兒子在搖籃吧吾把天籟訴說

王祖安詩二首



城市流言

——記在福利合作社的一夜

我們依約來到一個流言紛飛的
城市 在這個人潮洶湧的空間裏
沒有任何人能確實掌握得住
就連上帝也掌握不住 時間
與金錢的流失

一種歷史的空氣的膠着
一顆顆半天懸吊着的心
除了等待最好還是等待
等待中燃起一根孤寂的香煙
攤開一份明日的早報
讓政治的煙雲裊裊擲升
五十餘萬人的憤慨如墜入
五里霧中

我們依約來到
一個流言紛飛的城市
這原本與火山帶絕緣的城市
突然間我們看到地表割裂

滾滾的熔漿從罅縫中噴濺而出
熊熊的輿論迅速地在報頁上燒開

在這個人潮洶湧的空間裏
人們晝夜不眠的佔據着基地
企圖挽回付出的血汗
挽回將來的憧憬

可是人們忽略了隱蔽之處
有三五條蠕蠕欲動的蛇
正伺機從法律的漏洞
飛竄而去

當人們驚覺時
只徒留錯愕的嘩然
以及不絕口的謾罵
在這個人潮洶湧的空間裏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



楓

一瓣焦褐色的楓不知何時從詩集中
掉落，從痙弦的遠洋感覺中
飄出，靜臥在地板的藍色墊被上
忍受夏夜躁熱的一百伏特的日光燈

一片三角州，也是個小小的島國
萬川匯聚的源頭是把汲水杓子的柄
要掬起海水，海面卻冒起蒸蒸熱流
擴散，進而擁抱得人汗下潄潄

版圖上有些不起眼的輕輕柔柔的血絲
是那位青年咯在巾帕裏的血絲呢？
夏天他沿着污水溝旁行走

沉思着將一片青嫩的楓摘下夾入書中

而一到信心發生危機的晚上
他翻着復翻着像基督徒翻着疲累的聖經
慫慫復熱衷地尋索一點亮光
詩人告訴他：從感覺出發。於是他緊緊握住

而他竟握不住一女孩輕柔的手
更遑論永恆與鄉愁了
被投擲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相思的距離如斯
接近，那側臥床上的女孩肅穆得如一尊敦煌的佛

稿於：（一九八五年五月）

《翠綠》，一九八三，膠彩。



《自然之光》，一九七九，膠彩。

《綠光》，一九八三年，膠彩。



封面圖：《像一片陽光》，一九八一，膠彩。封面封底圖皆為雪裏花之作品。

ERRATA

Page	Column	Line	Word	Original	Corrections
19	left	15	4	Dullies	Dulles
19	left	5	2	ralles	rallies
23	left	1	6	loal	local
24	right	13	last	camaigned	campaigned
27	right	14	6	headliness	headlines
28	right	25	3	communites	communities
33	left	10	last	imdependent	independent
35	left	41	3	agaist	against
43	left	27	6	actvists	activists
45	3	10	6	the	to be deleted
58	1	15	1	for	on
59	3	27	last	gansters	gangsters
72	Caption under the photograph should read as: "Comrades Devan Nair, Lee Kuan Yew and Lim Chee Onn arriving for the 1979 NTUC Delegates Conference".				
73	Table 1: Caption for second row should be interchanged with that for third row.				
83	Table III: last total			2590	2599
86	2	23	3	unheavals	upheavals
87	1	2	5	unheavals	upheavals
88	2	37	4	employment	employment
100	1	23	3	54½	54%
100	3	4	1	Km	km
102	1	18	8	89	80
110	2	13	1	Singaporens	Singaporeans
110	2	13	The word "I" is missing after "coming decades".		
128	1	8	4	Pary's	Party's
128	1	9	4	bought	brought
132	2	6	5	coult	could
214/215 to be interchanged with pages 216/217.					
230		2	8	printers	punters
237		1	2	delibrations	deliberations
249	Date under quotation should read "24 December 1976".				